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extured, light brown paper. Large, stylized green banana leaves are printed on it, with some leaves overlapping. A thick black horizontal band run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cover, containing the title and author's name in white text.

子長

著 山陽 歐

華新圖書公司發行

子 長

著等山陽歐

上海 華新圖書公司 發行

目次

論文藝的民族形式	潘梓年	一
遇崇漢——一個宜撫員自述	羅烽	一一
長子	歐陽山	二八
牛車上的伙伴	王西彥	五四
總的破壞	劉白羽	七一
癩	黑丁	九〇
夜景	舒羣	一二三
受難者	艾蕪	一五五
追悼	草明	一八〇
在碼頭	沙汀	二〇二
曠野的呼喊	蕭紅	二〇七
風陵渡	端木蕻良	二四一
新生	張天翼	二六四

論文藝的民族形式

潘梓年

「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毛澤東），這不只是文藝作家的，而且是一切文化工作者的座右銘；不只是文化工作者，而且是一切救亡工作，革命工作人員的座右銘。民族形式，不只是文藝上的問題，同時也是文化上的問題，革命工作的作風問題。

文藝上的民族形式問題，應當就是中國化問題，而不只是「舊瓶裝新酒」的問題，不只是運用舊形式的問題，同時也應當是創造新形式的問題。

形式，是和內容互相統一着，滲透着的對立物。說它們是對立，是因為他們中間是有着矛盾，形式可以不切合於內容；但它們的對立，不是互相分離着，分隔着的對立，而是互相統一着，滲透着的對立，就是說，沒有內容，形式就無由存在，沒有形式，內容也無由表現。文藝作者對社會生活的體驗，觀察，了解，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種意識形態或觀念；這樣意識形態，在其表現在某一種形式上去以前，不但人家無由察知，就連他自己也有點摸不着頭腦。所謂

「不可以言語形容」，實在說，這種意識還未明朗化，還未成形，還是在依希恍惚，漂浮搖曳之中。我們很有理由來說，內容的形成，是跟着形式的形成而形成的；形式的不成熟，實在是表現着內容的尚未成熟。

中國新文藝民族形式的尚未成熟，正是表現着中國新文藝本身的尚未成熟，正是表現着中國新文藝作者所要表現，所企圖要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還在漂浮搖曳而未成熟，未深切而明確地把握得住；或者只有一個膚泛的輪廓，或者還有點散亂，動蕩而未能構成，或更確切些說，未能凝集成爲一個精鍊的形象——典型。常常說，「深入淺出」。就是說，要深入才能淺出；換句話說，要能淺白明顯的表現却必須先已深入。如果自己不能把自己的意見對人家表現得明白生動，實在是山自己對所要表現的意見還不够明確。所謂民族形式是什麼呢？實在就是一個入對一種思想，理論，不只有概念上的理解，而已經能夠在自己民族特殊的具體的生活狀態，生活情形中理解到了它的實際意義，而用自己民族特殊的，具體的生活狀態，生活情形把它表達了出來。能夠表達得出一個民族的生活狀態生活情形的，只有這個民族自己的語言。因爲一個民族的語言，正就是這個民族在生活的長期歷史中爲了要表現生活的各方面而鍛鍊出來，生長起來的一付特有的工具。

現在來談中國文藝的民族形式，不能不溯源到五四時代的新文藝運動。曾經用林琴南先生所譯的歐洲文學作品來開刀的。那時胡適之先生批評林譯小說，舉出他用「拂袖而起」來翻譯外國人的生氣，說西裝的袖子根本又小又短，叫它如何拂法？的確經他這樣一指摘，不免就要令人對林先生那樣的譯筆失笑。然而，在沒有穿過西裝的中國人，在讀到「拂袖而起」的句子時，倒不但不感覺到不合理，反而覺得這話把生氣的情形表現得很有勁。有勁儘管有勁，不合理的事情，大家總是不願意做的。從此推演出來，不但西裝無袖可拂，中國話原是表現中國人生活的工具，形式，要用以表現外國人的生活，處處都要發生問題，那麼，爲了免得不合理，最好還是用中文寫的外國話來翻譯表現外國人生活的文藝作品吧。這樣，就使譯文中的藝術歐化，就成爲很自然的趨勢了。所不幸的，那時候的新文藝，因爲作家的大都是與廣大羣衆的現實生活或多或少地隔離着的小資產者智識份子並沒有從中國社會的實生活中孕育出來，而是從模仿西洋文學而來——甚至有些作家自己的生活，如自由戀愛之類也從西洋文學中學樣而來，以致那時而後的新文藝創作，不管表現的是尚未與中國人民實際生活結合起來的理想也好，或是本身就是「來路貨」的作者自己所體驗的戀愛生活也好，其所用形式，不自知其所以然地，竟很多中國文寫的外國話了。於是中國文藝的民族形式，就漸漸的成

爲問題起來。換句話說，「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中國文藝作品，從那時以後，竟成爲不可多得的珍品了。

中國文藝作品的成爲不中不西，非驢非馬，成爲「半吊子」，其實是表現着那一時期中國人生活的改革上，或者說，革新上，是在脫離了廣大羣衆的，把改革者自己跳出了自己所「生於斯，長於斯，聚骨肉於斯」的廣大社會基礎，而廉價地，單獨地革新一下的「半吊子」革新。這種革新由於它的沒有生根，自然終於要歸幻滅。幻滅後再重新追求，就把中國革命更向前推進一步，向深推進一步，革命愈是推進，愈是深入，表現這革命生活的文藝活動就感覺到民族形式這一問題的迫切。直到抵戰兩年以後，中國廣大人民實際生活各方面都出現了新的姿態，逼得文藝作者急忙要把它們表現出來。然而，表現這一切所應有的民族形式，在過去已不知被遺棄到什麼地方去了。於是「民族形式」的呼聲——找尋聲——就從東南西北各方面喊出，把它提上了「議事日程」。

民族形式到底在那裏呢？似乎大家還正在找。我既沒有在過去有什麼人把它交給我保管，或看守，當然也無法來交出，說「在這裏」，或者指着某處地方，說「在那裏！」我只能貢獻一個意見，應當怎麼去找才能比較容易的找到。

我認爲民族形式的問題。就是中國化問題。所謂民族形式就是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要講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似乎不只是形式問題，同時也是內容問題，因爲必須要的是中國人的生活，中國的人情風俗，才能有中國氣派。其實，在擠裏，仍然還是形式問題。譬如前面所舉「拂袖而起」的那個例子，內容是人的生氣，而拂袖而起却是中國戲台上與書本中表現生氣的形式，中國人情風俗之一（固然，這已是古時的人情風俗，但因爲中國舊文化，舊文藝也同樣，是局限在知識份子的範圍內，他們從書本上習染慣了這種人情，所以一看到這一形式，就知道人在生氣，而這形式就成爲中國氣派。如果給一般老百姓看，他們就不見得知道這是什麼回事。因此，這還只能說是中國的舊人情舊習慣，因而也就是舊的中國氣派。但這裏所要用以說明的一點，只在於「人情風俗」實在還是形式方面的東西。）。

如果作者要表現一種黑暗勢力的橫行不法或進步力量在那裏艱苦奮鬥，而所取材是少數過慣歐化生活的中國人的：那在一般老百姓看來，就不見得會喜聞樂見，以至於不十分了然；在他們看來就不是中國氣派，中國作風。這樣，形式問題，實在應當包括題材問題在裏面。有一次朋友談天，談到「內形式與外形式」的問題，說過這樣的笑話：舊瓶裝新酒，被一般人引作說明舊形式與新內容的關係的習用語，其實，不只瓶是形式，酒本身也還有它的形式，如花彫，白

干，茅台，大麵，白蘭地，香檳，威士忌等等；中國氣派，不但要求用陶器酒罈來裝酒，而且還要求喝花彫，竹葉青，汾酒，大麵之類而不要喝威士忌之類。如果酒的種類可以作為酒的形式，那麼作品的題材應當就是它的內形式了吧？這個論斷如果能確立，那麼形式的問題，首先就要求作者採取「民族題材」，從一般老百姓的人情風俗中採取題材。

但題材問題到現在已不成問題，尤其是抗戰以來，大家都在抗戰中找尋材料，抗戰是道地的中國貨，可以保險沒有來路貨來攪雜其間，可是話要說回來，說這裏已一點問題也沒有了，仍還有所不能，尤其以安居在大後方的作家們的作品來講，不能這樣說。因為作者自己的生活，和一般老百姓距離的遠近，他就於不知不覺之間或多或少地把自己覺得或認為有趣味的，而在老百姓則有點漠然的歐化生活，寫了進去。這在抗戰期內所產生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所以，這一點，至少還值得在這裏提一提。

那麼，現在就撇開這一點不再多講，且只談一談其他方面的形式或者說外形式的問題吧。在這裏，個人覺得應包括語言，風度，格調等問題，具體的說就是語彙，語法（句法），章法，筆法等問題。

語彙與語法，是目前中國語言上的迫切問題，也是目前中國作家面前的一個艱巨問題。德

國的語言是經過哥德這一巨匠而發展起來的。俄國的語言是經過普希金這個大作家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語言問題，在現在當然不能說有如普希金以前的俄國和哥德以前的德語那樣幼稚，但以文藝的形式來講，確還有待於作家來努力，譬如說，到現在中國語言還沒有一部文法，馬氏文通要算是一部比較完善的中國文法，但第一因為這本書是用外國文法來註釋中國語言的法則，不是從中國語言自身抽譯出它自己的法則的文法書，所以一方面仍不免有些牽強附會的地方，而另一方面，中國語言在文法上的特點沒有能够被研究到，因而不能作為真正的中國文法書，第二因為它所研究的只是中國的文言——古代語，而不是中國的口頭語，現代語，所以它至多也只能是一部中國的「文」法而不是我們所需要的「語」法。再譬如說，為什麼「五四」新文藝運動以後，白話文戰勝了文言文以後，在文壇上充其量也只有「白話的文言」而還沒有產生出和一般老百姓日常用語合致的真正「白話」呢？這就是說明在中國作者手裏還沒有一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產生起來的中國民族語言，有的只是文言文，有的只是外國語，結果，雖然一時把文言文推倒了，找不到新的東西來代替，只好或者使用不文不白的「語體文」，久而久之且回歸到文言懷裏去，或者使用不中不西的「歐化句子」。在要表現稍稍複雜一點的情節或意思時，往往使作者感覺到：或者用白話倒不如用文言能够暢達而完整，或者必須使自己的句

了合法則才行，就不由自主的要在一句句子中連用上四五個以至七八個「的」字，讀起來，真使人覺得有點不够味兒，差勁。在中國作者手裏，中國語言還未成熟。就是到目前，仍然還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解決，一方面要求有豐富的語彙，另一方面更要求有完整的語法。這兩種工作，都是要作家們來努力的。語彙問題似乎比較單純，只要不怕辛勤，廣爲搜集。語法問題，就先要有充分的準備工作，就是說，先要有充分的普通語或可以普通化起來的方言土語，提供出來做材料，才能從足夠的材料中研究出一個中國式的語法來。要求文藝作家創作出一部中國語法來，恐怕是不合理的，但要求他們提供作爲語法根據的材料，那就是實無旁貸的事情了。

語法完整的語言，其來源，一般講起來，不外兩個，一是從古典作品中接受遺產，一是從活的語言吸收新的要素。但在這裏，都不是十分單純的問題。先就遺產來講，文藝界的古典作品是可以數得出的：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三國志，紅樓夢，金瓶梅，水滸，京戲，秦腔，楚劇，等等。其中有的還是文言，如詩經，三國志，有的雖是白話成份很重，但離開大眾話還很遠，只能說是上層社會中的語言，如詞，曲，紅樓夢等等；如金瓶梅，水滸，以及各種劇本，等，可以說是比較接近大眾得多了。但，其中仍然還有相當的距離，所以所謂遺產

，只能作爲一個基礎，而不能作爲「拿來就用」的「現貨」。這裏不只是一個挑選的問題，還有重新改作的問題。這裏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古典作品中的語言，大體上都是上層社會，知識分子的語言而不是廣大人民的語言。

活的語言，是不是就可以「拿來就用」呢？也還不能夠。關於這個問題，高爾基曾在蘇聯文壇作過一番精密的討論，（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出版的中華月報中曾有過翻譯）很可以作我們的參考，根據高爾基的討論，活的語言中，主要有兩種缺點，一是表現得不明確，一是不精煉，粗鄙，把這種語言用到文藝中來，也就是說，用作民族語言，是有害的。所以作家對於活的語言——人民大眾的日常用語，也不能是盡量採用的問題，而須要加以洗鍊。不管是遺產也好，活的語言也好，對民族語言，對文藝作家，都只能作爲基礎，都須經過一番挑選，改作等等，的琢磨工夫。這就是有賴於作家們辛勤的地方。

民族語言，或者說「國語」的來源是否只有這兩個呢？外國語言，是否也有可以「取材」的地方呢？個人的意見，不但是可以，而且還是應當的。不但在語彙上應當從外面儘可能的吸收一些新的東西，就是在語法上，這種吸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當然，這始終只能是「外援」，根本上仍須「自力更生」，主要要把上述兩個來源作爲我們的「兵源」，而且，從外國

語言中吸收新的成份，更不能是「拿來就用」，更須經過洗鍊的工夫。文言，也和這同樣，可以作為來源之一。

講到章法，筆法等問題，那更不是照抄老文章，模仿舊格式的問題，而是接着舊有的東西，按着目前的需要加以向前發展的問題。「氣派」與「作風」，經由章法與筆法而表現出來的分數很大，但這裏的變化也很大，要跟生活，鬥爭的前進而前進。例如詩，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的作品，難道一定要絕句，排律或者古風嗎？可以說斷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是新詩而不是舊詩，難道一定只能是從山歌小調等脫胎而出的東西嗎？不會的，山歌小調與詩始終是兩種東西而不能等同的。在這裏，更是有須乎作家的創造，不過不是作家憑空創造，而要根據着舊有的東西去創造。

最後，可以說到：民族形式的問題並不只是運用舊形式的問題。第一，運用舊形式問題只是民族形式問題的一部份而不是其全部。第二民族形式并不一定就是舊形式，很可以是簇新的新形式。例如街頭劇，茶館劇，等等是從未有過的新東西，但確是我們的民族形式。

一月廿日

遇 崇 漢

羅 烽

一個宣撫員的自述

行爲決定了我的人格。在行爲沒有證明我的人格改變之前，我無須將漫長的歲月——十二年了一——中，內心所包藏的痛苦，告白別人，希求在心理上減輕我的痛苦，而不再讓那無法洗滌的辱垢，隨着我的年齡增長下去。我無須要求人諒解我。在過去的漫長的歲月中，我也沒有那樣的知己。你應該比別人更瞭解我的處境，在九一八之前，生我的故鄉——大連，早就像目前的北平一樣。我受的是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我的視野，僅觸到那仄小的，被統治了的天地。生活環境的薰染，使我說不清楚中國話；使我學成了東洋式的禮貌——直到而

今，褻躬的樣子還是挺硬挺地，就想改變溫和一點都很難——總之，除了潛藏在肉體中的血液，還罷證明我是屬於祖國的，而外，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萬分地可疑了。就是因爲這個，直到現在還有少數的同事們，不大相信我，但是我並不怎樣爲此焦躁，用理論爲我的冤枉爭辯。我唯一的保障，還是那個：從前，無愧於心的；如今，無愧於祖國的行爲。

時至今日，我竊喜我也有攻擊人的權利了，我絕沒有向誰報復的企圖，我祇想，發揮那從我的人生經驗中所獲得的結論：誠是愛好以惡言詆譏他人行爲的人，他的行爲越不如人。

我的上司——我聲明，他不是我的敵對——他毀人，否則，我下面所要講的，無疑的，你便是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他應該是百萬大軍中的靈魂，指南針，但他用最昧的動作，損傷了它的機構，使自己走上歧途，同時，也不准更多的人們折回正路。此外，他還幹些甚麼呢？那是類似不顧祖國利害的商人正在進行的勾當

：走私——他的辦公室，成爲了交易所，他的下屬，成了經紀人，而他自己却經常而嚴肅的態度，刻薄的字眼，懷疑的無情的眼睛教訓人，指揮人……

你聽這些感到疲倦嗎？

自然，似乎這些我没有置喙的身分。同時，這些也不是你所急於要知道的事實，在我講述我的遭遇的經過開始的時候，請你通統把它遺忘了罷。但是，我要求你：相信那話不是詆毀人，否則，我下面所要講的，無疑的，你便視爲虛妄的故事了。

在故鄉，人們都失掉了自由：財產被統治，思想被統治，生命也被統治。今天做爲牛馬，也許在明天就做爲俎上的肉。當神聖的戰爭發生不久，在東北，失掉祖國的懷抱溫暖的青年們，就開始被日軍大批地押運到關裏來，這些不幸者，大多是僞裝日軍，在無情的機關槍監視之下，做爲侵略者的極先鋒，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接受着祖國難以諒解的子彈而死亡了！少數的僥倖者，被派到部隊裏當翻譯，或是被派到宣撫班裏担任宣撫工作。我就是屬於後者的。

然而，我並不認爲我是僥倖者；我寧肯飲祖國難以諒解的子彈而死亡，我不甘心活着用

我的舌頭和嘴欺騙那些被難的同胞。可是日本宣撫員總是強迫我向祖國被難的同胞們宣講類似這樣的話：

「你們不要恐懼，『大日本皇軍』，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他今天特爲來拯救你們的災難，『大日本皇軍』把「中央」和共產黨掃蕩乾淨，你們這裏就變爲樂土啦。」

「你們不要驚慌，家家安居樂業，這就等於幫助「皇軍」，「皇軍」自然是給你們造永遠的幸福的……」

這工作無異強迫我自殺呀，我已經說過：我不甘心活着用我的舌頭和嘴欺騙那些被難的同胞。說到這裏，我向你講一講侵略者的宣傳的矛盾，這一點也可以說明侵略者宣傳手段的愚：日軍每佔領一個城鎮，必定派宣撫班向

民衆宣講一套類似那樣的話。有時更向小孩子們散發一些廉價的糖果，他們利用甜蜜的魚餌，釣住婦孺們純潔的心。但是，同一個時間，那些「皇軍」們却在另一個地方，赤裸裸地填補他們的侵略的慾望：燒，殺，姦，掠……造成一個不可形容的極其恐怖的地獄世界！

關於侵略者的矛盾和殘酷暴行，不用說，你是比我更瞭解，更知道得多的。可是在這裏，我不得不約略地說一些，因爲那時，我的感覺完全跟你不同；你是被激起一種憤恨，想着積極地復仇，而我被激起一種痛苦，想着消極地自殺。你想想看，我算甚麼人呢？不能喚醒同胞反抗侵略者，反而勸告同胞做順民，供他們燒，殺，姦，掠。我除了死，還有甚麼方法免除我的痛苦和贖我的罪惡呢？

我懷恨我的父母爲甚麼生我在大連，假如

是生在東北另一個縣份，即使做爲侵略者的極先鋒，接受着祖國難以諒解的子彈而死亡，我的痛苦也未必像那樣深長啊。

我又講了一些你所知道的故事以外的話，

大概你嫌我太嘮叨了罷？不嗎？那才好，如此，我可以安心地把我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你聽，現在我就開始了——

從痛苦解放出來，唯一的方法是自殺。這方法，我不祇是空想，我却無時無刻在找一個決心的機會去實行。

那是去年秋天，我隨着宣撫班到趙城東南的一個村莊去作宣傳工作，日本班長又講出那套宣傳的濫調，命令我翻譯給老百姓們聽，我呢，託病拒絕了他。這理由自然是不太充分的

，因此引起他的不滿：

「老實人，你說實話，你討厭這工作了嗎？」

「是的！」

我的回答雖然異常簡單，可是，我記得我的面部表情，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那樣複雜；反抗摻淨了內心的痛苦，勝利中又浮起死的暗影，但是，死，不能威脅我，屈服我，因爲我正在海關天空地尋覓它，求之不得呀。

意外的是：他沒有當場發怒，但比我更其簡單地說一聲：「好，」然後就命令身旁的蘇慶育——他是我的同鄉，和我擔任同樣的工作，他比我大五歲——說：

「你，怎樣？」

你知道，他比我年長些，他比我會忍耐些

，他也比我更會在暗地裏嘆氣，那聲音，真是舍來。

使他自己的耳朵都聽不着。但是他在侵略者的面前。從不露出不悅之色，他鍛鍊得能在呵斥之下，笑咪咪地接受命令。這你想，他會「怎樣？」呢？

我很納悶，他爲甚麼不敢靠近我，在歸途

，他一直是避免和我並肩走。有時，他用多的眼神瞥視我，顯見地，那是一種不幸的暗示。

一進門的時候，他像條泥鰍似的從我身旁溜過去了，在那一掠的微風中，飄掃着幾個幾乎難解的字：

「把病裝得真一點兒罷！」

謝謝他的好意。我是健康地走進宿舍的。

蘇慶育，那個只會在暗地裏嘆氣的傢伙，對於我，竟像防預黑死病一樣，始終不見他走進宿

舍來。

榜黑的時候，一個兵叫到我班長篠原那裏去。天雖然很晚，當空的新月，還投下一絲使人感到森冷的光亮。我側過頭來看那個農民出身的兵尾崎的臉上散發着不平常的緊張，我就知道事情是嚴重了。

尾崎的性子是直慫的，在幾個士兵當中，他和我是最要好，最能互相傾吐的一個。可是這次他表示跟我疎遠，而且保持緘默。他的臉，一直是不平常地緊張着。彷彿更增加了月光的森冷。

那強烈的森冷。像一杯水銀滲入心的深處，更壓迫我的決心向下銷沉，我終於開始戰慄了，你知道，有智慧的動物，都是有他的慾望的，那慾望之中，並不包含着死。

於是，我的脚步不如方才那樣輕捷了，它很沉重嗎？」

變成一種病態的沉重，那情景，除非你自己感受之外，你是沒法用笨拙的嘴形容的。

日本軍人常自慰地說：「爲天皇而死，卽是永生。」，我雖不求永生，起碼也要明白爲

誰而死，我自己明白是：爲了嚮往着祖國，但

是，在世界上若想找第二個明白的，那才真是奇蹟。

我說過：我無須要求別人諒解我。對於死，祇不過表示一點遺憾罷了。

不管怎樣，我走進篠原的辦公室，他像一尊偶像坐在椅子上。彼此的異乎尋常的眼光首先接觸了，我努力使它銳利，免得在他面前顯出示弱和甚麼胆怯的樣子來。

「怎麼？」這是篠原的口頭語，「你的病

這是一句廢話，可是，你不知道，篠原的

話，有時是非常費解的。這次，我自然不想理解它。我也不願意多浪費唇舌，順便說一句：

「是的。」

「那末，怎樣？」他一邊拉開抽屜說：「你打算休養休養？」

「是的。」我注意他開抽屜甚麼東西。

「我很早就看出你的病狀，」他深深地抽一口氣，嘩嘩的響聲，聽去是十分地溫和，「是的

，你應該休養休養啦，」說到這，他從抽屜裏拿一件黑色的東西，於是伸手遞給我，「怎麼？請拿去，它一定能够醫好你的病啊！」

不盡忠於天皇的，免不了要受切腹自殺的膺懲。我不是天皇的子孫，因此他不給我匕首

，而是給我一支手槍。

「你懂嗎？」我把手槍接過來的時候，他迷戀我的已死的心。

說：「選擇不痛苦的地方下手罷。怎樣？閉上

「對準的頭！」

眼睛，對準你的頭！」

像晴天的霹靂擊碎了我的夢。那損傷我自

我沒有殺過人，我也沒有殺人的勇氣，但這次的聲音，告訴我一秒鐘也不許猶豫了，於是食指勾動着板機，我便像觸電似的倒下去。

的閉上了眼睛，而且閉得那樣緊。讓那冰涼的槍口摸索我的前額。我的無能的右手，總像遭受風霜的苦莖，微顫地向下垂折。啊，假如可能的話，我一定先用手指挖壞我的兩眼，爲甚麼呢？在平常我很想用幻想和我渴念的一切接近都歸於失敗，而這次，它竟違反我的心意，那末真切地讓我看見我的父母和其他的親人，讓我看見故鄉的海岸，讓我看見碧油油的大海，和從岸脚跳起的狂笑的浪花……這些，彷彿立刻被那狂笑洗掃清醒。手槍仍然握在手裏，狼狽的爬起來。篠原的長而白的牙齒還露在唇外。笑聲只殘留着尾音。他的肩頭正在得意地聳動。

我知道，我是被他玩弄了；可是我却不知道他在和我玩甚麼把戲。

「把槍給我罷，」篠原伸過手來，溫和地說，「怎樣？你這胆小的孩子。」

「爲甚麼不裝子彈？」把槍遞給他，抗議就等於忠於天學了。

地說，並且重複一句：「爲甚麼不裝子彈啊？」

這樣的厚譽，真叫我慚愧。你看，我簡直

「裝子彈你就不會再爬起來了！」

是個蠢貨，我爲甚麼手裏拿着武器，面對着敵人而不殺，反而要自戕，然而也早是不幸中之

「我不想再爬起來，難道說，你以爲我怕死嗎？」

幸呢，假如我是個聰明的，我不免一無所獲反被敵人消滅。

「不，孩子；你很勇敢……而且，你更忠

說良心話，當我把槍口抵住前額時，我真

心……」

「不，不，」我否認說。

有些後悔了。用自殺來解決痛苦自然是最澈底的辦法，但是，我不相信除了自殺之外，就沒有更妥當的辦法。

「怎樣？不嗎？」篠原嚴厲起來，「那末，裝上子彈，你打死我能！」

我原給我一個再生的機會，我再放過它，那我就太愚蠢了！因此，我用這樣句話壓住篠原的憤怒。

你明白這意思嗎？那是說：你若有打我的

樣句話壓住篠原的憤怒。

念頭，我必先消滅你。他很狡猾，他用一支空

「不，不，我是說我並不勇哪……」

槍試驗我的心。因爲我反抗他的命令，我自殺

篠原果然又溫和了些：

而不殺他，他認爲是忠心於他，換句話說，也

「哈，你勇敢，怎不呢？你敢把槍對準你

的頭……」

「但是，空鎗却把我嚇倒啦！」我說。

三月，從趙城移防到澤縣。你是知道。越向祖國的南方來，離我的故鄉越遠了……

「那證明你確實有病，」篠原又把手鎗放

我的同伴蘇慶育很會自慰地說：

進抽屜裏去，繼續地說：「安下心，你的病自

「越往南，氣候越溫暖了。」

然會好的。孩子，怎樣？你想家嗎？」

我問他：

「是的，」我說。奇怪，不知道受甚麼感

「溫暖，對於我們有甚麼好處嗎？」

觸，我的兩眼立刻溼潤起來。

你猜他回答甚麼？那才氣入呢，他說：

篠原笨笨地站起來。伸個懶腰，走到我的

「溫暖是我們的希望，攻到洛陽的時候，

面前，用棒硬的巴掌，拍着我的肩膀，彷彿耳

我們就有希望回家了。」

語似的說：

藉這個機會，我故意試探他，說：

「我有辦法，明年春天讓你回去看看，記

「有機會，咱們倆到洛陽去好不好呢？」

得嗎？人連也是有櫻花的呢？」

他拍着我的腦勺警告地說：

過了一個苦悶的冬天，春天終於來臨了。

「朋友，你不要這個了嗎？留着它，還有

篠原給我是希望，我根本沒有當做希望，所以

享受的日子啊！」

不如願的時候，我也不覺得失望。

他沒有第二個念頭，我對於蘇慶育這個人

算根本絕望了。從那以後，我打定了主意：我的事情一概不和他講。

，失望地喊道：

春末的一個小昏，司令部的哨兵來一個可疑的莊稼人。據哨兵的報告，認為那個莊稼人是中國軍的間諜。在逼供的時候，他受了許

說：「讓他隨便在這個村子找一個熟人保他就行，」完啦他向那莊稼人的臉上惡狠狠地吐口唾沫，「滾，混蛋！」

多的酷刑，然而他矢口否認是中國的間諜。看

他的腿被打傷得很重，我攙着他把他送到

來這人非常愚蠢，又非常可憐。安達大尉問他

拘留室裏，在路上，他問我：

的家在甚麼地方？他說離這裏很遠，再問他到

「你是中國人嗎？」

這裏來做什麼呢？他說是找他的老伯伯借的，

我點點頭，心裏真是難過。接着，他嘆口

可是他却說不出他老伯伯住在哪個村子。

氣說：

安達大尉問我：

「日本人是會攙扶我的嗎！」

「你看這混蛋像個傻子嗎？」

愚人儘說實在話，不錯，日本人是會攙

於是，我借口傳音地回答：

扶他的，那個安達大尉不是叫他滾嗎？祇要是

「恐怕真是個傻子呢。」

中國人，我應該盡可能幫助的。我很擔心他在

聽了我的話，安達大尉，用勁把桌子一拍

這村子裏找不出一個熟人來，果然，我問他的

時候，他儘管優裏優氣地亂搖頭。

我爲了營救這個莊稼人，第二天我做了一

沒有露馬脚，結果，那個莊稼人當天晚上就被釋放了。

件冒險的工作，我偷偷地去找村子裏的一個姓胡的閻長——我和這個老漢很熟，我和他說，一個很好的老百姓，被司令部誤當奸細抓來，

雖然這並算不了甚麼了不起的事情，但兩天來，我的精神非常愉快，彷彿我的痛苦忽然減輕了一半。

因爲逼不出口供，只好放了他，但是他在村子裏找不出一個熟人給他担保，最後，我用大義激動那老漢，說：

三天以後，我祕密地去拜訪那位曉大義的

「中國人不救中國人，還等誰呢？」

老漢胡閻長，寒暄了幾句之後，他從炕席底下拿出一張紙條遞給我，紙條上面一開首是寫我的名字，我還記得一字不錯，下面是這樣寫的——

那老漢低頭想了想說：

的——

「他的意思叫我怎樣呢？」

「謝謝你搭救我的生命。你既不否認

我告訴他，等司令部傳他的時候，就承認那莊稼人是他的親戚，同時，我教給他關於應付的細節。我回到司令部，又把莊稼人這邊佈置妥當。對詞的時候好在我是做翻譯，一點也

你是中國人，證明你還沒有完全忘記你的祖國，你救了一個中國人，是你的義務，當然你也不會希望我的報答，不過現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我並不像日本人眼

中那樣優，我幹的是頂聰明的職業，如果你有求我的地方，除了金錢而外，我都可以替你辦到的。你的信放在胡閻長這裏就行，我有辦法看到它。」

下欺寫着王堯。王堯？他無論寫甚麼名字，我知道他一定是那個莊稼人，同時，我也知道他幹是甚麼職業。他說，除金錢而外，無論求他甚麼，都可以替我辦到，那真是再好沒有了，想不到，我還有出頭露面的一天哪。

你知道，我的性，很急，當下就寫一封回信留在胡閻長家里，信大致寫這樣幾句話：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幹的甚麼職業我也知道。你能瞭解我，自然你更能瞭解我。

昨天我搭救了你，現在我反求你來搭救我了，越快越好，你是我的唯一的救星！」

臨走的時候，我再三囑咐那個老漢，千萬可別把這信弄丟了。

過了兩天，我偷偷地到山老漢那裏去聽信，他告訴我道，昨天晚上那個姓王的莊稼人來了，看了我的信，他很高興，走的時候他對胡老漢說：

「明天，太陽落山的時節，叫他在村頭那棵老槐樹下等着好啦。」

事情是意外地順利，我剛到老槐樹下不過五分鐘，他就來了，若不是他先招呼我，我幾乎不認識他啦，這完全是另一個人——儼個做小生意的。

「啊，你——」我興奮死了，我簡直像探險家發現了他的目的的時候那樣狂呼起來。但是，立刻被對方沉重的手勢打斷了。

「走罷，朋友。」

於是，他像一塊磁石似的把我吸走。他那雙神秘的，夜鶯般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

翻下山，在那黑如鍋底的山窪裏，閃動着螢火虫似的幾點燈火，它給我一偏希望，但這希望又給我帶來了疲倦。

搜查我。他那冷冰冰的長臉，簡直把我一肚子的傾述，都凝結在喉嚨裏了。我的熱情，也陡然低降下去。

我的猜測很不錯，迎面已經有夜哨問我們要口令。

像行屍似的跟在他的後邊。天越走越黑了

「必勝！」王堯大聲地回答着。隨後他像唱歌似的對我說：

同時，因為進了山，路也崎嶇起來，到後來，我便一陣陣地起了疑心：這傢伙不會把我引進虎穴裏去嗎？

「朋友，到家了——」

「你的家嗎？」我問。

「不，我們的家呀。」

心裏那末想，兩條腿却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向前走……他簡直像一塊磁石，把我活活地吸住，想跟他分離開都不可能啊。

一邊愉快地說着，一邊掣住我的手向大門裏走。把門的武裝兄弟敬個禮說：

「偵探隊長回來啦——」

我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混身全是汗，衣裳

「同志謝謝你們的關心。」

也溼透了。我的嘴更乾渴得要死。

這下我才知道，原來他真是個間諜呀。日

本人自以爲聰明，歸終還是被傻子騙了，若是

那個安遠大尉知道真相，他真的會氣發瘋的。

走進一間比較整齊的房子，我和王堯立刻

被許多官佐包圍了，一種突如其來的歡騰，像

把我推進狂蕩的海潮裏。與其說我像個傻子，

還不如說我像尊木偶更恰當些。我看不清楚人

家的動作，也聽不清楚人家的話。我非常難堪

——你想，像我這樣的人，還值得人家那樣熱

烈的歡迎嗎？——假如房子裏有個洞，我真想

鑽進去。那種狼狽的模樣，我現在回想起來，

還覺得可笑呢。

經過王堯的一番介紹，大家便圍着一張大

圓桌子坐下，我坐在那位軍長的對面，他的樣

子很和藹。他問我一句，我答一句，結果，把

我的身世，過去的不幸，和今後的希望全說出

來了。最後那位軍長說：

「我們非常敬佩你，你的勇敢，你的忠心

，祖國不會辜負你的，我馬上就給洛陽長官部

拍電報，他們一定表揚你，讓全國人都知道你

的名子。你在敵軍工作很久，對於敵情當然很

熟悉，休養幾天，可以開始協助王偵探隊長工

作，你們倆可說是患難兄弟了，以後更要患難

與共，甘苦共嘗，希望你們永遠合作一直到祖

國獲得最後勝利爲止！」說到這他先站起來：

「你們倆很勞苦了，請休息罷。其餘的話，我

們明天再談。」

說起來，那真是一個妙手回春的好方，只

那幾句話，立刻把我二十幾年不堪就藥的痛苦

完全根除！但是戰場我却不能制止地哭起來，

我哭得非常愉快呢，你相信嗎？

我沒有第二個念頭了——父母，親人，故鄉的海岸，碧油油的大海，以及從岸腳跳起的狂笑的浪花，……都不能誘惑我，迷戀我。我只想到一個死，那死絕不是愚昧的自殺，而是以死報效祖國。

這是因为祖國給我的温情，超過了我的父母以及故鄉的一切啊！……

他們給予我難以分割的留戀。我雖然也知道「那裏和這裏沒有差別，」可是，對於這個分別，總是感到悽愴與茫然。

三天以後洛陽的回電來了，決定調我到洛陽俘虜收容所工作。因為是上邊的命令，軍長雖表示不願放我走；但也無法留住我，臨別那天早晨，軍長，王偵探隊長和其他的官佐親身送我上馬。軍長和王偵探隊長都勸勉我說：

「到那裏和這裏沒有差別，那裏是後方，將有更多的人愛戴你，因此，你在工作上更當加倍努力。教育俘虜的工作，比在這裏的工作

看到了扣在他手腕上的手鐐。有兩個武裝同志維護他的左右，你明白嗎

？我實在替他慚愧死了！

我走到他的面前，爲了免得別人看出我們倆有關係，我故意裝做陌生的樣子問他：

「你到哪裏去？」

葉慶育略略地抬起點頭，臉紅得像一張年紅紙似的，用他那嘆氣般的聲音回答說：

「洛陽。」

「我也是到洛陽呢——」

我說完就後悔了，我不該諷刺他，你還記得嗎？過去，我曾對他說過「有機會，咱們倆到洛陽去」這話的。

他果然又把頭埋進懷裏。一直渡過黃河，上岸分手的時候，我未得看到葉慶育的臉。這個人我很可憐他，有機會我想找他談談，但現在我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

時間過得很快，我來到俘虜收容所將近四

個月了。初起，有幾個人當俘虜看待我，甚至還不如俘虜；把我軟禁起來，不給我自由，在食宿上給我許多侮辱。在從前，受到這樣的遭遇，我會羞憤自殺的；可是這次想都沒有那樣想過，因爲一則是我在另一方面接受到更多的安慰和同情，一則是我已決心以死報効祖國了。

結果，我的精神戰勝了他們，「正義亦卽是真理」這句話是很可靠的。現在我是在「他們」之間站起來了，而且站得更穩，更直。

教育俘虜的工作，我已經作了兩個多月了，這工作使我非常愉快，因爲現在我不是用欺騙替侵略者「宣撫」祖國的同胞，我是以正義爲祖國感化日本的士兵。

對於一個新的俘虜，我每次都向他們說這樣的話：

「朋友，日本和中國人沒有仇恨，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人民始終是好感的。中國要打擊的是日本軍閥，而不是日本軍閥指揮刀趨使下的士兵——日本農工大衆。日本軍閥大批地屠殺中國俘虜，而中國反而同情你們，敬重你們，優待你們這不單是限於國際公法，主要的是因爲：我們同樣是被日本軍閥壓迫着的兄弟：」

現在在後方工作並用不着甚麼勇敢，我祇有忠心就够了。

忠心是我們的義務，我絕不希望誰給我表揚我的名子。

但是，我希望你把的名子記在你的手冊上罷，無論你走到哪裏，我都期待着你的指教。

你還記得嗎？我的名子是：遇崇漢。

四〇年一月重慶

長子

歐陽山

鐵匠李長壽當他底後母所生的弟弟李萬福在仙馬鄉結婚那天的晚上，拒絕了回家參加婚禮的請求，一個人跑到一間小酒館裏喝酒。從下午六點鐘喝到夜裏十一點鐘，已經喝得爛醉了。

小禮拜堂的鐘聲在四月的暖^{*}和的夜裏緩緩飄蕩着，好像羽毛一般輕軟地降落在現在已經開始陰暗起來的柏油路上；牠沒有了什麼宗教的意味，只是使人們喚起了自己的快活或痛苦的回憶，感覺到十分疲倦。從羅浮山吹來的冷風擾亂了這和平的鐘聲，使牠若斷若繼地咽着。

柴煙，煙草的煙霧，油脂氣和酒香，人類赤裸裸的笑聲或其他聽不清楚的喧嘩，填滿了這狹小的酒舖。沒有一絲冷風，聽不見禮拜堂的鐘聲，這里簡直悶熱得和夏天一樣。

有一種嘲笑的聲音從旁邊的櫃子上發出，使李長壽搖搖擺擺勉強站立起來了。

——你說什麼？

——我說李長壽真是一個寬大的年輕人。不過這種寬大是要把世界攪亂，把世界弄得不像我們現在這個過慣了的世界的。……要是他在這里，我要和他喝一滿杯……

——你大概想死了，來吧！

他不管那嘲笑者怎樣，自己喝了一滿杯的雙蒸酒，才搖搖擺擺地坐下來，把腦袋靠在鑲嵌在土壁裏的圓柱上面，困難地呼吸着。

這原籍番禺仙馬鄉的青年是二十三年以前在一個販賣生絲布匹的商人家里出世的。那時候父親母親和他三個人客居在順德縣大良城。他才三個月大，母親便害急性帶亂症死掉了。到他滿十八個月，他底後母便生下他底弟弟萬福。照理算法他底弟弟只比他小一歲，但在體格上他比弟弟粗壯得好像相差三歲似的。人們常常以自己的愛好和憎惡去改變不可爭辯的事實底外貌。……他底後母，羅四姑，根據一種獸性的貪婪的慾望，當他們兄弟在小學畢業之後，便強迫長子把萬福做哥哥，隨後又把她自己親生，由自己指派的哥哥送到舅舅布店裏做學徒，把丈夫李鈞前妻所生，也由她指派的弟弟長子送到大良城王二禮舖裏學打鐵。一九三七年的春天，他們全家從順德遷徙到自己的故鄉番禺仙馬鄉來了。萬福和別人合股在廣州開了一間布店，長子也在同一的城市裏做了正子的鐵匠。照著政府規定的手續，羅四姑到鄉公所去正式登記過了。她登記着她有兩個親生子，長子是萬福，次子是長子，不過所有在鄉下和在省城認識他們的人都知道那里所登記的並不是事實。他們羨慕着萬福，嘲笑着長子，議論着四姑，特別深刻地抨擊李鈞底軟弱無能。李長壽在名義上雖然還是家庭底一員，實際上和那擁有約莫五千塊錢財產的家庭從來沒有存在過任何親密的關係。

嘲笑者鼓動着青蛙一般的跳躍不停的腮部，嚼起腫腫的細小的眼睛，朝着他搖頭。

——所有廣州的鐵匠都是好人，我敢保證這句話。要是我說錯了，大家可以拿我底老婆充公。看你，李長壽呀，你真是世界上最寬宏大量的腳色，你底肚子裏簡直裝得下八隻五千噸的海船！——這時候，你醉了，你底弟弟也醉了，他就真回去淘氣，週圍全是恭喜的笑聲，吉利的言語，全是紅利。般，鑄金鍍銀，週圍全是香的，暖的，全發着光。你呢，你還是照樣。進又黑又臭的板閣和那張又冷又硬的被窩裏，孤伶伶的只有你一個人……唉，我真是又同情你又可憐你——到底，你是一個好人呀！

那個人底同情和憐憫用松柴那樣的火力在鑄灸着李長壽，這年輕的鐵匠又在困難的掙扎中晃地蕩蕩，不能自制的跳躍起來了。

——伙計，拿酒來！給我拿兩碗酒來！

他底舌頭已經麻木不靈，聲音含糊而殘缺，好像經過了一個破裂的圓筒向外面壓迫出來的。隨後又低聲吩咐那站在他旁邊滿身油漬的伙計：「拿一碗真的酒，拿一碗冷水……把那碗冷水給我就行了。」伙計沒有依照他底吩咐，却給他們端了兩碗用酒精，酒精和冷水攪合的液體來。他底味覺已經給過多的酒精燒壞，端起白瓷碗一口喝乾了，覺得一點酒味都沒有，便勝利地縱聲狂笑起來。他那個把酒碗擱在檯子上的動作因為找不到檯子底位圓而落空，結果他底

手一鬆便把酒碗打得粉碎。他詫異地聽着那清脆的叮噠的聲音，又緩慢地將腦袋向四面旋轉探望了一下，便傾斜着魁梧的身體走出了酒館。

他並沒有走錯路，在一個簡潔，沒有什麼陳設，但是燈光非常明亮的小房間裏，會見了他的朋友大學生李廣沛。這是一間在廣州小北門內那種舊式磚牆屋宇中算是比較精緻的平房，門拱和屋頂都很高大，牆壁的青磚都是用水磨得很光滑的，而且存很高的白麻石牆基。大學生李廣沛就住在他舅父厝屋屋左邊第一個小房間裏，是一個焦燥，狂熱，容易發脾氣的年輕人，已經離開學校整整五年了。

大學生緊皺着眉頭，用一種衰弱而充滿厭惡的調子咒罵着：

——你這個混蛋，喝醉了酒，而且着着實實痛哭過了！爲什麼要哭呢？

——我哭過嗎？誰說的？……呢，也許我是真的哭過了。——我底弟弟今天晚上結婚呀！——呵？他結婚了？這是不公平的！……那學生很瘦瘠，但是精神很健旺，咳嗽着，隨後又十分生氣地繼續下去，——讓他結婚去，讓他養小孩子去，橫豈他是一個商人，外貌和頭腦都是純粹的商人，他不會關心中國底命運。

他把李長壽按在一張圈手的藤椅上，把痰盂移到他面前，讓那年輕的鐵匠儘量地嘔吐，自己已是痛苦地猛烈地在咳起來。鐵匠嘔吐完了，把腦袋埋藏在手臂裏，蜷屈在藤椅中間不動；李

廣市坐在他對面另一張藤椅上，沉默地深深地吸着煙捲。明亮的燈光把他們兩個寂然不動的影子清晰地畫在塗了白堊的牆上和洗刷得十分乾淨的紅地磚上。牆在書棹上的鋼索震動得使人想起一些昆蟲用牠們底鋸爪在剝裂樹皮。

這大學生是一個患了肺結核的病人，曾經在上海的一，二八戰爭裏面受過傷，後來傷口好了就回到廣州來養病。對於社會上一些平常人看見了以為沒有妨害的事體，他用憤恨憂慮的態度咒罵着。此外，他又用鄙屑的敵視的語言攻擊日本，日本人以及屬於日本的一切。他和李長壽的識是當他參加一二八戰爭以前，在順德大良城做宣傳工作的時候，那時候李長壽在打鐵舖做學徒剛回備師不久。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李長壽跟着全家遷回番禺馬鄉，他和這年輕的憂抑的肺病患者立刻成了很親密的朋友。

鐵匠粗魯地拿起他朋友底白棉布底一角揩去了嘴上的酒沫和眼睛裏的淚水，以一種醉後的鎮定明朗的語氣站起來說：

——崇兄，我一點不遮掩——告訴你，這不是生活！從我認識你的二十一年起到現在的二十六年，我又做了五年鐵匠了。在以前，做了三年的學徒，又以前，做了十五年的我底弟弟底「弟弟」，總之，這是沒有辦法的，簡直不是一條路！我要去當兵了！

他站着。那粗糙的，紅得和馬皮一般的皮膚在白棉布映照之下閃爍發光。他底全身好像是

由粗大的沙粒，碎石子，以及富於膠質的灰泥混合構成的。

李廣沛絕望地冷笑了。

——好，你去當兵，你到那裏去當兵呢？假如我們能和日本那些醜鴨子開戰，那樣你就有很好的機會了。我也要去的。可是，——怎樣呢，現在不是一點希望也沒有的麼？唉，真是！中國要是還不開戰，滅亡是免不了的！

酒力逐漸過去了，鐵匠仍然屹立不動。

——總之，我不能再讓我底後媽把我拋在一邊，眼睜睜地望着她胡作胡爲。我底爸爸是一個好人，我底弟弟也是一個好人，——我知道他們是沒有主宰的孱頭，什麼事情都可以原諒他們。我底弟弟對我很關心，他總是在我面前垂低頭，拿他自己的錢偷偷塞在我的手裏。我底後媽四姑，那完全是一個黑心肝的母狼，她張開嘴咬過來的時候，我真是不止十次八次地要拿刀殺死她，中國要亡就一定因爲這樣的女人太多了！……

——你講的這些話我聽過也有十次八次了！你老是說，却没有做出來，而且——你這個想法是不對的！

李廣沛手板向下地伸出右臂來，彷彿他正撫摩着演講壇上光滑的柚木檯面，繼續說：

——這裏面的一個是一般的社會問題，另一個是民族革命的問題……唉，你看你打這一個

飽嗚噴出多少墮落的氣味來？你能够當兵嗎？會變成一個好戰士嗎？

鐵匠李長壽切實感覺到他底朋友並沒有給他底境遇以應有的關心，在深夜裏，沒有例外地，在每一天的深夜裏他底朋友所獨自煩燥焦急的是一些打仗，民族革命等等……他又發覺那有肺病的人底額上已經沁出跟氣候絕不適合的汗珠，於是在他底痛苦的臉立刻浮露起玩弄的微笑來了，他對李黃市道歉：

——隨便你怎麼說吧。如果你向我要求，「打鐵師傅呀，你把酒戒掉，中國就不會亡的，

」——那麼，我就老實告訴你，有什麼辦法呢？我真是對中國不起了！

×

×

×

在中國，酒鬼比六月的蟋蟀還要多，關於他們的故事，比在各處流行的狐妖精怪的故事還要豐富。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不久以後的一天傍晚，有一酒鬼從廣州市回到仙馬鄉來了。他是李長壽底族叔，他底日子完全在酒氣醺醺的昏迷狀態裏過去，因為他對於人類底罪惡抱著一種不能理解的迷信，現在，他正穿過新大巷，用蹣跚不穩的步伐向利源雜貨店走去。不久就和李長壽底後媽四姑碰見了。

——你好呀，李鈞孺！你能够借四毛錢給一個正要去喝酒的人嗎？

——你好，大叔……

那服飾樸素高貴的中年婦人冷冷地回答，並且給了他四毛錢。她早就聽見別人說那醉鬼不曉得爲了什麼原故，整個鐘頭在街上走來走去，傳播一些離奇古怪的險惡的消息。這種迅速傳開來的風聲使她要立刻把那醉鬼找尋出來，於是她從扁圓的髮髻上找下金耳挖搔扒着腦壳，輕輕地探問：

——這半個月來，省城有什麼新聞？

——呵，不錯，李劍鏞，我差一點忘記了告訴你呢！鎮上的人個個都向我打聽，他們答應請我飲茶——想用這個法子買好我！……現在我通通告訴你吧：我們中國不會亡！我們和日本鬼子打仗了！恭喜你們底大少爺萬福哥，他就要出去打仗了，將來打完仗回來，說不定是一個師長哩！

——不要隱說，你怎麼曉得我們萬福要去打仗呢？他一點也不喜歡打仗！

不，他一定要打仗的。這是政府規定的呀，在省城，告示貼得滿街都有了，凡是長子，都要抽出去打仗！

他們兩個分手了。一會兒，李劍鏞又從後面趕上那醉鬼。

——大叔，你不要開玩笑呵……

——那里，我那我底腦袋擺在你家裏做担保！

隨後他就把他在省城所看見的政府告示一句一句地給那中年婦人背誦出來，他那流利的背誦和那熟悉公事的程度使別人不能疑惑。

——你聽聽看，不是千真萬確的麼？

於是他又邁開自己的膝蓋互相磕碰的顛顛跌跌的步伐走掉了。

那醉鬼在仙馬鄉與高彩烈地傳佈使他自己喜歡得發狂，使他自己得着中國不會滅亡的結論的中日開戰的消息之後的半個月以內，李鈞底以他自己，他底女人四姑，他們底新媳婦萬福嫂三個人組成的簡單家庭裏發生了可驚的變化。他們吵鬧着，互相怨恨着，把一切他們以爲將要降臨的不幸堆在那孱弱，柔懦，以口角爲最大的不祥的中國舊式商人李鈞底頭上。四姑用毫不猶豫，好像人們在爭取當然權利時所具有的確信姿態，簡單明瞭地提出她底要求，她要把他們底兒子長壽恢復到原來的長底地位，把她底親生子萬福貶降到次子底地位。這要求是違反她二十年來曾經以那樣大的努力使他次第實現的志願和理想的。李鈞拒絕用他底名義或由他出面到鄉長那里辦這個更改登記的手續。他說：

——隨你的便，你要改，你自己去改去！他看打仗也是不壞的事，我們有兩個兒子，出去一個有什麼要緊？說不定還替我們賺點光彩回來！

——要是打仗不是壞事，你叫長壽去打去，他本來是長；不然的話你這隻老鬼就自己去

打去！你去打個勝仗回來給我看看。至於我自己，萬福，和我底媳婦，他們都是我底人，我們是不去打仗的！

——那怎麼辦呢？

——我曉得？

他們底媳婦萬福嫂也號哭着加入這渺無邊際的吵鬧裏面了。她訴說着她自己的不幸的命運，嫁給李家，連李家那個是長子那個是次子都沒打聽清楚。最後她宣言了：

——我不管你們這里誰是長子，誰是次子，我是嫁給這里的長子的！

吵鬧和爭論是一條無窮無盡，汩濫橫溢的巨大的河流，不論白天和夜裏，不論下雨和天晴，牠總是以堅強無比的毅力向前一步不停一流着；牠淹沒了李家底的和平，寧靜，和全部歸隱故鄉以後所享受的幸福，牠沖激着牠們，腐蝕着牠們，毀壞着牠們……

X

X

X

一個炎熱的，鬱悶的末夏晚上，李家舉行了一次家庭會議。因為上海也和敵人打起來了，鄉間廣泛地流行着台灣的飛機過早就要到廣東來施行極端殘酷的轟炸謠言，鄉下人一早就把燈熄滅了。只有李家新房子底堂屋裏還懸掛着一盞用鮮艷的油彩塗飾着的油燈。

這天一早，萬福嫂匆匆忙忙地回外家去，一直到中飯的時間過了以後才回家。她去找着自

己的叔叔，向他詳細打聽關於長子和次子承受家財的法律規定。按照政府底法規，所有的家財是不論男女長幼一律均分的，於是萬福回家的時候她就向他說明母親底企圖。

——如果媽媽要你做次子，你就答應好了。

——爲什麼呢？這是說，你——爲什麼要勸我答應呢？

——家財是一樣分，只是做了次子就不必當兵了。

萬福嫂驕傲地回答着，這系來怕事的年輕商人憤怒起來了，他在他女人底豐滿的臉頰上重重地扇了一巴掌。從他結婚的時候起，他就對哥哥長壽抱了慚愧和不安，而覺得自己的僥倖是一種很大的恥辱。

和他同樣對長壽抱着慚愧和不安的痛苦的是他底父親李，他跑到村口——這軟弱的，偷偷地愛着自己的兒子的父親，去等候長壽回來。他和長壽一同走到自己的田地上，沿着狹窄的田塍路穿着現在發着晚稻的綠秧的禾田走。他們談着一些早稻底收成，南瓜和黃瓜底市價，以及捐稅底徵收等等有趣的閑話，李長壽告訴他爸爸廣州如何因戰爭而激盪起來，新聞記者，青年教師，一批一批的大學生，都跟着軍隊跑到前線去；廣東的民衆已經組織了廣東民衆禦侮救亡會，會所就離六榕寺底花塔不遠；省城各工廠商店已經開始抽取壯丁。……他自負地聲言希望自己有機會出去打仗，那會比留在廣州給敵人的飛機轟炸好得多。

——有一個大學生告訴我，——他複述道，——「火線上的戰壕比後方的防空壕安全得多哩！」他們把這句話叫做「真理」。

由于一種混合着憐憫和義憤的父性的愛，李尚有一種隱匿的希望，他想擁着那和牛牯一般強壯的兒子，把他緊緊摟着，用自己的有罪的熱淚洗去長壽臉上的污穢的烙印，並且詳細告訴他四姑正在用很毒的圈套來捕捉他。但是能見那兒子聲言自己要出去打仗的時候，他就什麼話都不說，沉默起來了。這彷彿四姑正在張開一個美麗的金色的網，長壽正在愛着那滿佈毒液的網，自願地往那裏而鑽。

晚上剛過八點鐘，他們底會議開始了。四姑對大家說出了一番她底聰明所編造的迷信的托詞：她害了一種奇怪的病，觀音菩薩給她報夢，說她有着什麼虧心事……因此她懺悔了。她準備把長壽仍然提升做長子，提全部財產分給他三分之二，並且立刻替他成家，只要他同意這樣辦，到鄉長那里去改正登記，事情就妥當了。

在平靜溫和的狀態裏面，鐵匠李長壽是善良，忠直，年輕而且快活的，爲防止自己粗魯的動作，他把兩手壓在大腿底下，安寧而拘謹地坐着靜聽那後媽懺悔。父親李尚用手掩住臉孔，藏匿着那因四姑底荒謬舉動而引起的無言的隱痛。萬福是愧怍而喪氣地，彷彿是習慣似地垂着腦袋，活像一個受着嚴厲審判的罪犯。萬福嫂始終在意味深長地微笑着，雖然聽着長壽將領

受全部家財「三分之一」的時候略略躊躇了一下。

空氣是沉鬱得和凝固了的一般。長壽和萬福對面坐着，他底右邊是四姑和萬福嫂，左邊是那軟弱無能。然而知道真理所在的老父親。對於一個不慣於接受恩寵的人，施恩是一種殘酷的虐待。長壽聽見四姑說出不像她平常口氣的話來，臉紅得和硃砂一樣，連頸頰都僵硬起來了。他困難地微微翹起頭，恰好交碰了萬福底閃爍眼光，他確實知道通過那種不自然地興奮的光輝，弟弟是在請求他饒恕。

除了長壽以外，大家都用祈禱時的虔誠的眼睛望着父親，準備靜聽他對於這不平常的變動的意見，但他却也同其餘的人一般靜悄悄地一聲不響。

——好了，就這樣辦吧！

母親說，她是着手把這事件迅事運結束了。……萬福突然離開了他底坐位。這動作使在坐的女人們發出了驚慘的呼叫。他並沒有立刻發言，走到小窗前面對屋外的黑黔黔的橘樹林呆望了一會兒，才轉身顫抖着喚子對長壽聲說：

——我不承認這回事！

——萬福，你怕我拿掉那三分之一財產嗎？

——不，不是的！

——我現在對大家發誓，我不要那些什麼家財！百分之一都不要，一個銅板都不要！我們做手藝的憑着兩手就過得活……

——不是的，哥哥，不是這回事！

——什麼哥哥？誰是哥哥？李四媽也怒吼着。

當這家庭會議顯然混亂不可收拾的時候，李四用鈍重的聲音把長壽喊了過去，大家才恢復了原來的沉默。

——長壽，我告訴你一條政府的法令吧！這條法令說，凡是長子都要徵調出去當兵，替國家打仗。

長壽好像突然受了木棍狙擊一般，兩手緩緩地放下。他走過去，用一種深思的步伐，雙手撫着萬福底肩膀。向他表示感謝。

——好，我知道你底心了。一個人肯把心掏出來叫別人看清楚，很不容易。但是不要爭執，好兄弟，我本來是兄弟呀！——隨後把脚跟大家旋了一轉，使所有的人都看見他底決心。然後昂然問道，——現在，還有誰反對我做哥哥的？有誰呀？

——我還是反對！我不能够在向家裏拿錢和娶老婆的時候做哥哥，到了當兵的時候却是弟弟了，這是什麼話？不成了一匹畜生了嗎？這回我要是不能够出去打仗，我這一輩子決不會有

一天好過的日子！

萬福縮着他的短小的鼻子回勃地說，萬福繃緊張而煩燥地嚼嘆着：

—— 唉，你瘋了！

長壽和四姑中間只有兩米突的距離，他那樣以闊大的步伐向她走去，好像他一下子跳到那女人跟前。

—— 你！哼，這是什麼觀音菩薩！

—— 長壽！你做什麼？

父親喝止着他。四姑把右手彎回地舉起來，使牠和肩膀齊平，以便防禦那鐵匠底敲擊。長壽惡作劇地十分不雅馴地冷笑起來了。

—— 把你底手臂放下來吧，四姑。你是母親，……世界上有兒子打母親的嗎？而且——我已經答應去當兵了。在你看來，和日本人打仗是會死的，你就把我推出去，要我帶着那三分之二的家財去送死；可是在我看來呢，那可就不一樣了——我要和日本人打仗才得活。我不信什麼打仗會把我打死。可惜……我要去打仗的時候，偏巧你也要我去打仗，這一來好像我是聽了你底擺佈了。……我簡直不想依從你底話，半個字都不想聽從，可是這回却沒有辦法了！唉，真是可惜，事情竟有這樣蹩巧的！萬福，你不要生我的氣，把你媽媽扶回屏間裏面去吧，——

她心地很不錯，可是她臉也白了，唇也紫了……

但是爭執並沒有因此而停止。爭執中間還夾雜着由父親李鈞所發出的嗟嘆，以及由母親和媳婦那方面發出來的怨咒和呵斥。最後他們決定用抽籤來挑選一個出征的英雄，這家庭底長子。父親淌着眼淚，兩兄弟也淌着眼淚，在這些各不相同的傷心，嗚呼，最後是長子底感激的眼淚中的抽籤結果證明着：長壽是出征的英雄，家庭底長子，他勝利了——李鈞和萬福也勝利了。

× × ×

然而所有這一切全是由於那酒鬼底胡謔而來的四姑底顯明的錯誤，——剛剛和我們底抗戰政府所頒佈的兵役法處於相反地位的錯誤。十月，鄉長，他曾經和一個訟棍共同瓜分過四姑爲了改正人口登記而呈獻的賄賂五十塊錢的，——把李家次子李萬福徵發出去入伍的軍事訓練了。

四姑好像狂人一般找尋與挽救這可怕的局面的一萬一的可能，但她顯然是陷在絕望的失敗之中了。她企圖再繳納五十塊錢的賄賂給鄉長，那又高又駝的瘦子告訴她，除非她能得到長壽本人底同意，否則他不能接受她底餽贈，她運用她全部的勢力，威脅，和恐嚇，壓迫着丈夫李鈞，但那衰弱的老人却表現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強無比的固執。他以爲這是四姑自己親手造

成的局面，任何的更改企圖都是一樁難以啓齒的事，凡稍有羞恥的人都不肯去做的事，同時又是一樁難堪，醜惡，屈辱，卑鄙，會給別人指摘一輩子的，嘲笑一輩子的！於是她和她底媳婦都完全絕望了。

萬福受軍事訓練快滿四個月的時候，有一天，李長壽回到仙馬鄉來過陰歷的新年。冬天已經快要過完，桃樹開始冒出淡藍色的嫩芽，大地籠罩着那片潮濕的霧氣。

這家庭發生了極大的變動。四姑拋棄了家庭和她所愛的人，到一個建築在隣鄉的山腰上的齋堂去做齋姑，吃素念佛去了。萬福給太陽晒得和焦炭一樣，頹喪而孱弱地嘆着氣。父親病了，媳婦也瘦削不堪，而且滿身散髒地在廚房裏蠕動着。堂屋裏，院子裏，房間裏，後園裏，不論什麼地方都是冷清清地非常寂寞：從各處堆積的灰塵看來，這彷彿是一所不幸的空房子。長壽不久就明白，這一切的變動是由於萬福已經接到準備隨時出發的命令而造成的。

長壽走進父親底病房，緊緊抓住父親底乾瘦多汗的手。李均也緊緊抓住他底手，但是沒有說話。他底弟婦，那美貌而結實的女人，無論在什麼地方碰見他，總是用那包含着奇異的聰明的眼睛不可解釋地望着他。

下午，他步行了二十里路，在一間荒涼的庵堂底又黑暗又狹小房間裏找着了四姑。這高貴而嚴厲的婦人變成非柔順，在長壽看來，這彷彿是一件全新的物品在一夜之間突然變舊了似的。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萬福拉緊了自己的腰帶，使身體暖和一些，靠近長壽底耳朵旁邊說：

——媽媽恐怕活不成了，可憐她底爸爸又病倒了，恐怕一時也好不起來，萬一我一離開，不是剩下我女人一個人對住那老頭子了麼？萬一我一出發到前線去……唉，是的，這樣辦吧！——你不要到省城去了，只管回到家裏來，管理一下田工，服侍一下爸爸……萬一我不回來了，你就把我女人……怎樣呢？我想我是多半不回來的了。隨她怎樣去吧！或許你就把她留下來……

鐵匠一句話沒有說，在他弟弟的腮骨上重重地擊了一拳。萬福抱着一邊臉投進黑暗裏，沿着小河向有幾盞漁船燈火的碼頭那邊走去了。在深夜裏，他聽見了隔壁弟弟房間裏有啾啾的低低的哭聲，這哭聲繼續很長久，透過尺多厚的磚砌的牆壁，彷彿似地插下他底耳朵裏。他不能辨別那是男性的聲音還是女性的聲音，以及這哭聲中包含了什麼性質的委屈和不快。他整夜沒有睡好，只是顛來倒地地在思索着。

很顯明地，從四姑，萬福嫂起，以至於這家庭其餘的人，每個人都抱着一個不能訴說的隱秘，——這鐵匠想，他們都似乎在要求着什麼……但是那被要求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呢？被要求的人是誰呢？不錯的，四姑和萬福嫂是在要求兒子和丈夫底安全。父親是在要求一個清和敬愛的

家庭。弟弟萬福是在要求自己能夠得到一次毫無掛慮的出征……是這樣的嗎？

——這是怎麼說的？

「不！他分明是害怕出征呵！他經不起士兵生活的煅煉，他從來不會在太陽和風雨中鬧勞動過，他從來不會看見也不會想像過叔人或給人殺死的事……結局他是膽怯起來的！」

雖然對於父親和弟弟的愛一直和對於四姑的厭惡在緊緊扭纏着使他不能平靜，但是他第二天一早就跑到那瘦長而駝背的鄉長家裏去，聲明完全不是出於威脅和誘惑，而是由於自動的決心，他自己願意代替萬福兵役。當天他便接受了萬福底藍色制服，三角的證章，和一條被汗液漬染得十分骯髒的皮帶子。結果什麼都好起來了。四姑也從齋堂搬回家裏來了。

只是那怯懦的年輕人用憂鬱的猶疑不決的聲音向他訴說着：

——你會犧牲了的，哥哥，萬一是那樣的話，我這一輩子就永遠不會有一天好過！

長壽輕蔑地笑起來了，「永遠！」他嘲弄地反問着：

——爲什麼會是永遠呢？你做一個壞人所做的事，可是沒有壞人底勇敢。你想做一個漂亮的好人。又一樣沒有好人底勇敢……你頂好是學一個完完全全的壞人那樣，把我忘記掉就行了。不過又有誰曉得，你就活得長久還是我能活得久呢？

一個晴朗的三月的早晨，李長壽果然出發到前線去了。剩下其餘的人在過着那冗長，無聊

，沒有希望也沒有安慰的太平生活。

X

X

X

在人和壩到高增嶺之間，在遙遠的紫色的天弧爲暗夜의 薄霧所溶化，又被連綿交錯的山峯所阻隔的狹谷裏面，一個龐大的部隊正沿着了滿佈野生的灌木叢的沒有人跡的草徑前進。夜深了，大地底脈搏緩緩地跳躍着，幽微的月色籠罩着荒涼的山巒。雨後的道路非常濕滑，到處都是把人滑倒的泥汙，深溝，和把人們底腿子陷了進去很難拔出的水坑。樹葉上面殘留的水珠灑在人們帽簷，水甕，和漱口盂上，可以聽見那清脆的響聲。不能辨別從什麼地方飛濺起來的水點常常打在人們底鼻頭上，甚至打進機械地睜大着然而什麼都沒有看見的眼睛裏面去。在狹谷裏和溪水底鳴聲一樣的金屬物品底輕微的撞碰聲，一到他們走出那狹谷，進入一個小村莊下面的低矮平原的時候就不見了。實際上這時候不論狹谷或平原的溪流都已經乾涸。變成裝載了一些亂石的泥槽了，這時候正是寒冷的冬天，貫穿人和高增兩地的蚌江也已經乾涸得和淺灘一樣。

他們底目的地竹料壩還躲藏在東邊一帶禿山的深藍色的土岡後面，一點也看不出來，他們依然嗅着那溼潤的肥沃的泥腥氣，嗅着那菜心底黃花底柿實一般的甜味，緊張地前進着。故鄉是可愛的，土地是可愛的，但是殲滅敵人的戰鬥欲望更強烈地佔有了他們靈魂底全部空隙。他

們在仇恨的沉默裏前進……前進……

這正是廣州陷落的六個禮拜以後。我們底正面部隊向北侵的敵人施行猛烈的反攻，因為敵人不斷增援的原故，在廣從公路的鐘落潭一帶彼此相持住了。爲了迅速擊潰敵人主力的軍事計劃底實現，指揮部派出××師××團全團的堅銳戰鬥員連夜繞過鐵路，跨越廣花公路向敵人側後方的一個重要據點竹料墟施行強力的壓迫。於是這一團人全體出動了。

他們是富於作戰經驗的廣東部隊，最初是在江蘇安徽作戰，後來調到河南，最後又調到江西，參加馬當封鎖線底防禦戰，輾轉走遍了中部的幾省地方的。

特務連正在全團底最先頭，而特務連連長李長壽是這一連弟兄底敬愛的領導者，他對於路徑的熟悉好像一個老水手對於沿岸的碼頭的熟悉一樣。

八個月的戰爭生活使他變成鋼鐵一般的人物，這鐵匠從來沒有受過傷，沒有想過家，沒有在命令之前退却過半步，這戰爭生活又使他看見許多新穎的地方，碰見許多奇異的人物，經歷許多不可思議的驚險，他完全快樂得入了迷了。他熱衷着戰爭生活，那把他從牢籠一般的狹小世界裏救了出來，那把他從平平無奇的人們之中選拔起來，使他成爲人人敬長的勇士，使他成爲××師××團的特務連連長！

他只想過一次家鄉和家裏的各人，那就是當他在南海線上作戰，忽然聽見廣州已經在十月

二十一日淪陷敵手的時候。不久，他們底部隊調回廣東來了。李長壽坐了軍車，經過湖南自巴的家鄉墨向前進。十二月初這部隊接上火線，和敵人展開了正面的戰鬥。現在他們底目的地竹料墟，是一個位置在小山羣中高地上的小村落，離他底家鄉只有六十華里左右了。

他在沉默的仇恨裏走着。他能望見離他不遠的茶田，荒廢的茅舍，田裏的儲水溝，和在陳約縱橫的田基路之間的沒有拆去的瓜棚，他想像他們底敵人在不多一會之後，將會陷於怎樣慌忙混亂之中，對這不明虛實的攻擊部隊怎樣感到害怕和憤恨，在被殲滅的死亡之前怎樣憶念着愛過自己的人而且深深後悔到中國以後屠殺無辜民衆的過於殘暴。他甚至真切確實地聽見日本那些醜鴨子在崩潰逃命的時候所發出的呼號，在陣地裏被我們擊中而殞命的絕望的哀叫……

——不過，那時候你已經遲了。

他惻快地悄悄他說，恰像他面前止躑着一匹在做臨死的懺悔的醜鴨子。

月亮從雲層裏流出來了，遠山和近山都緩緩地在一種尊貴的韻律裏改變了原來的顏色。深夜的天空平靜得好像熟睡了的好親，牠穿着純黑的長衣，露出那渾圓的雪白的乳房向在荒野之中爬行着的這千多個祖國底嬰孩哺乳。她以她底溫暖衛護着這一羣在寒風中完成自己的使命的衣服襤褸的人，在遠遠的地方，那東邊一帶禿頂的深藍色的土岡看來比剛才更加矮胖，牠們是

在這莊嚴的行列前面跪下了。

李長壽沉醉在勝利的預感所引起的如癡如狂的喜悅裏面……滿身汗泥地向前走着……

×

×

×

敵人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攻擊，顯得有些忙亂。立刻把隘路口，壘子口，以及每一條草徑都用嚴密的火力堵塞住。大砲開始盲目地轟發。我們底步槍，捷克式機關槍，手榴彈，雨點似地向敵人的陣地撲掃，我們底步砲以沉着，威猛的調子密集地給敵人以無情的擾亂和毀壞。從拂曉到正午，這運動部隊在一種艱苦的低窪的位置仰攻着，和敵人相持不下。傍晚，特務連全連的弟兄們加進攻底裏面了。李長壽提起了全部蘊藏着的精力朝一個單純的目標打擊。他奔跑着，呼叫着，射擊着，一下子仆倒一下子躡屈，同時在這種危險和危險之中，又冷靜地觀察着，精密地思考着……

戰鬥在第二天的中午結束，我們勝利了。爲了軍事上的緊急需要，團長在勝利的當晚舉行了一次一千多軍民參加的祝捷大會，並且歡迎向我們投降的八個日本俘虜和三個中國俘虜。

李長壽拖着疲倦的身體走進會場的時候，日本俘虜底演講已經完了，一個受了重傷的中國俘虜向台前走開來要求團長允許他幾句話，糊帶重疊地底裏着他腦袋，只剩下雙恐怖的眼睛。他是一個啞巴，只能用團長底自來墨水筆寫下他底演講詞，由一個政訓員朗讀着。

——我是一個罪犯，因為我逃避了國家的兵役。——他這樣寫，寫得非常簡單。我姓李，叫萬福，是番禺縣的仙馬鄉人。我底哥哥叫做李長壽，他代替了我去服兵役……

會場中騰起一陣說話聲音的波浪，但又立刻平靜下去。李長壽把軍帽蓋着眼睛，臉色好像死人那樣蒼白，仔虜底演講繼續着……他說廣東戰事一起，他就決心去當游擊隊，但一來因為自己勇氣不夠，二來因為母親拼命攔阻，到底沒有去成功。日本兵一來，給他打了啞巴的毒針，就把他送上火線了……

請你們和我底哥哥李長壽說，如果你們碰得見他的話，第一說我不是甘心附逆的，我想投降我底祖國，可是我底嘴不會說話；第二說家裏面的人都死光了，叫他不必掛念了……

李長壽歪倒倒地撥開衆人走到演講台上面了。在離弟弟五尺遠的地方站住不動。仔虜攪警地解開了頭上臉上的綳帶，指着自己的臉孔向他招手，嘴呵呵呀呀地，非常焦燥地叫喊。連長已經失了知覺，一步也沒有移動，彷彿他是一個插在地上的稻草人。仔虜一打自己的前胸，亂抓自己的臉孔，他底傷口重復裂開，淌下點點滴滴的鮮血。連長一言不發地用機械的步伐向他走去，他因驚懼而後退了。無論什麼時候，他都不會停止過那啞巴的凄慘的呼叫。

末了，那啞巴的仔虜挺直身子，用了他全生命底力量做一聲最後的尖銳的長叫……他是全身跌倒在地上，死掉了。台上的人們把連長和仔虜包圍起來。團長向台下宣佈仔虜因為血管爆

裏而死亡，台下的千多人起了一陣很大的騷動。

李長壽抱着他弟弟底屍體走出場外，聽衆沉默地自送着他們。有一個老百姓用男性的低音向他底同伴響聲說！

——一個男人大丈夫爲什麼要逃避兵役呢？……這就是下場呀！

他底同伴點點頭。用同樣的男性低音回答道：——膽大的死不了，膽小的逃不了！

對於殘暴的敵人的憤怒和對於孱弱的同胞的憐憫，沒有例外地，攔住了全場的千多個中國人底心。

完。三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九。在××

牛車上的伙伴

王西彥

天氣是少有的晴朗。一片白雲在高曠的天壁上輕捷地滑走——前面突然響起一下槍，從野地裏劃過尖銳的嘶聲。

噠……

趕車的莊稼漢驚嚇地把繩索一拉，兩頭黃牛站住腳，喘累着。

「臊他的……亂放槍……」

老高用肘子支起上半身，他的臉上做了一個吃痛的表情，齡了齡牙，揚着眉向前面警戒地張望着，像一隻機靈的獵犬一樣，憤憤地嘟囔。

前面是一個小莊寨，柵木同白楊把它藏埋着。從林叢裏，露出灰色的刺落的在圍子。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林樹下面黑色的斑點，那是拴着的馬匹，時時擺動着。一縷象微着旅人的孤寂的白色的炊烟，落寞的在林叢上面長繞着，追逐着疾走的浮雲。

我告訴那年老的莊稼漢道：

「——走吧。」

黃牛的兩支角又復低垂下去。板車嗚吟着，開始一搖一搖的往前移動。

老高低吟了一聲，又躲下身子。他的那隻被紗布纏紮着的左胳膊很困難地安放在一邊，而受了重傷的腰部下面那一截，由於閃動，他的右手按住傷口。蒼黃的臉痛楚地蠕蠕着。

「幹嗎要支起來啊？」

他對我注視了一會，他的眼角彷彿滴出了淚漬。

他的兄弟小羅子，這會好像睡着了，曲着一隻腿，隨着板車的竅動，微微地有規則地搖擺着。

穿過一個小叢林，初夏的太陽又復落在我們身上，感到燥熱。我把自己的鈕扣解開，敞露着胸脯，深深地呼了一口大氣，用手掌拭拂着胸口的汗。老年的人趕車，像巫師一樣的端端正正的坐着，顫動着他那兩邊灰色的稀小的鬍子，聊以發洩閃爍般的么喝：

「荷噢——呃——畜生！」

一條棒子在空中裝樣地揮動。

這條牛實在太慢了，還抵不上徒步。落在我們後面的人，都三三兩兩地打着口哨搶到前面去了。拖車的兩頭黃牛，一頭又瘦又老，一頭却還很小——好像是剛剛斷了奶子的牛犢。

「王同志……」老高把身子斜倚在車牆上，繼續他的嘮叨：

「——我是不甘心的！這樣的事情，王同志，這樣他媽的豈有此理事情，見得太多了，南口此回退却也是一樣……沒有打敗，却要逃跑，慌慌亂亂的，像一羣槍槍追着的雀子……你受苦嗎，也總算「到頂」了！去年，他媽的那一會，在高山叢裏，趕的是岩石崎嶇的山徑，吃的呢，生的「包羅牛」……這一會，在臨沂那邊，嶧縣南的山壑裏，我們一排人，在一個重重疊疊的山坳裏，整整三晝夜，只吃些帶皮的紅薯，連小米也找不到一粒……打包圍算是打着了，一個大勝仗幹掉上萬的鬼子！你說呢，追擊剛好追得上勁，一個命令退却——乾脆投了鬼子，乾脆認鬼子做乾爺不更省事！奶奶的……」

「別這義——輪着好了。」

「回口輪着——我要這條命幹鳥！」他灰黃的臉上這會騰起一陣紅暈，右手吃力地支住身子。「我高宏林……我今年整三十，扛了十年的槍桿，總算是有了個出落——死在打鬼子上頭……去年春天，我在綏遠一個大王廟裏，我相了一場命，AVI你說那位白鬍子道人怎講，簡直是「半仙」——他說：我一年之內要高升，我道塊天庭生得好。那時我是上士班長，我摘了符號去的——可是他馬上轉了口：「來人哪，你不要見氣。你的唇中太短……」——我趕忙接應說：「我懂得，我懂得，唇中短，就是命不長……」王同志，如今真的應了他的話！」

這時，小羅子也已經揉揉眼睛坐起身來。板車在朝向一個下坡道。木輪子笨重地不規則地

滴轉着，發出噪耳的轆轤聲；而車身也特別簸動得利害，好像要把它的負載物拋出去一樣。黃牛們，由於板車的追逐，牠援擺着頭，喘着氣，加快了步子，泥塵像液體一般的從輪子邊飛濺出來，在車前拖着一個長的尾巴。

趕車人放下竹棒子，愛惜地嘟囔着：

「畜生——唔——唔——唔——」

「王同志……我勸你有空兒也去看一場……你別不相信，一個人相貌真有道理——我有一個結拜兄弟，他姓韓，山東人，大夥都叫他「韓大個子」：他有一會，在太原府看了一場相——王同志，你別不相信……你知道那位相師怎麼說，他端詳了端詳，開言道：「你這來人運道末，財運劫運——發小財，遭小劫；唔，不要見氣，大財可萬萬發不得！」……王同志，一點不含糊，他不去發洋財，却受了賞。正待寄點回老家去，得到信，說是女人一病歸陰了——這就叫做「福無雙至」……」

他彷彿很憂傷地嘆了一口氣，頹然倒下身去。從他臉部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激烈的談話又增加了傷口的痛楚了，小羅子曲起那隻綁着紗布的右腳，望着哥哥的臉，小聲埋怨地說道：

「總是這樣——總是不肯安靜！」

一陣風，帶着涼爽，從原野上匆匆地馳過。還沒有收穫的麥子被激起一層金黃的浪，發出

吵——吵的絮聒。而那些碧青的高粱苗，好像是一種點綴，同波浪組合起一幅壯麗的畫面，打着細微的皺褶。幾個落伍兵，騎着馬或驢子從牛車旁邊掠過，留給我們一陣塵土……

「臊他的……」

前面黃色的蜿蜒的道路上，蠕動着散散落落的細小驢子，每個點子都帶着一抹塵土。

老高右手攥了我一把——他揚了揚眉：

「王同志……提到當一個軍人，你瞧我流過多少同的血——以前內戰的時候，在江西，在福建，我都吃過子彈……去年在南口，一顆子彈穿過我的胸，現在還箝在脊骨上。醫官說這樣並不礙事，不過却做不得劇烈運動……別人都勸我，還是退了伍吧，回老家去弄點本錢做點小買賣營業好了——王同志，你說我這志氣怎肯幹這個？先前我都沒退過伍，臨到打鬼子就退伍了！我不幹這種辱沒祖宗的事……你瞧，我還是回隊去了，而現在，我又受着這樣重的傷……」

一個白楊林迎近來。在夏日的夕陽下，林叢呈着疲憊的顏色，靜止不動。空氣很暢爽，彷彿秋天一般的使人感到空曠，明朗，而且潔淨。在左邊的一條已經被破壞了的公路上，這時有一個小小的隊伍從那裏穿過。

在西天，在焦紅色的彩霞上，一架敵機像一朵瑕點一樣的飄浮着，傳過來一種隱隱的喧嘩

……聲。對於習慣了的我們，它已完全失掉了威脅意味，而那種馬達的嗚吼只不過輸給遠行的人們以一種憎惡，慵懶的感覺而已。

牛車搖搖擺擺地繼續着它的旅程，在鋪封着一層厚厚的塵土的道路上劃出兩道車輪的影子，

「老鄉——今天趕了幾多里啊？」

那老莊樸漢拙笨地回過頭來，露出一付勉強的笑容回答道：

「四十里總該有了，四十里……」

「四四」小羅子暴躁地捶用板牆嘍叫起來，「才四十里！那末到菟邑不是要趕夜路了嗎？」

「牲口乏了喇，老總，咱們起身又不早……」

到達一個小寨子，一訊問，說是到菟邑還有二十里。可是天黑了，夜的翅膀無聲地掠過天空，原野，叢林同村落。流淚在地平線上的灰朦朧的烟霧已經被黑暗所吞蝕，大地變成純一的深黑。

小羅子催促着：

「——走，今晚一定得趕到菟邑！」

老趕車人憐惜地望着自己那兩頭喘累不迭的黃牛，拉着繩索抖索着說道：

「老總……牠也是命啊，又沒料喂牠……俺總得讓牠活得了命……不是說明兒還得趕路嗎？俺總保給老總送到鹿邑就是了，哎，就是了……」

這個固執的老人已經自己撤下黃牛，牽到一株桑樹下拴着了，一邊還在咕咕：

「俺祇有這一對牛娘仔……」

我們把老高扶下牛車，在一家民屋里借宿下，這是小寨子最高大的一所瓦房，牆的上半截是用厚實的磚砌疊成的。當我們推開虛掩着的大門時，一隻黑色的長毛大狗迎接着我們，兇惡地吠着，露出牙齒，好像要撲過來一般。

「黑兒……黑兒……」

一個小女人臉從裏面探出來了。她喝住了長毛大狗，驚異地怯弱地張望着我們。

「老鄉……我們是落伍的軍隊……在你屋子借宿一下，我們一起四個人……」

那小女人頭上包紮着一塊藍布，她的面頰很豐滿，挺着一個健康的感人的胸脯，袖子高捲在胳膊上，對我們貪婪而悵惘地睜大了眼睛，却不答話。

我們又把自己的意思同要求覆述一遍。

她估量地望着滿身血跡的老高。從她的眼睛裏露出一種惶懼的顧忌的神情。她那付紅潤的

嘴唇，水煙蟲一般的微微顫動，她的面部表情在說明着——不敢拒絕，但又驚駭。

「老鄉，」小羅子大聲央求着，「他是我哥哥，是受傷的同志……前線退下來的……趕了十來天路了……」

好一响，她才喃喃地出聲道：

「好的……好的……」。

我們走進一間低矮的瓦屋裏去。跟那較高正房相比較，這間矮屋彷彿是一個雞雛似的。而且，很多積疊着的傢俱什物已經滿滿地佔領着屋子的全面積。我們把半屋子的麥糟鋪平了，騰出一塊容身的地方，讓老黃輪在那上面。隨後，又重新進行我們的開拓工作，把鐵子，竹籬木耙……塞到犄角裏去，抄出兩張篾席，便鋪在麥糟上面，構成我們的床鋪。老趕車人還向那小女人討得一捆細白的麥秸，作爲牛料。

老高早已發炎，開始腐爛了的傷口，發散着一種惡劣的臭氣。他的元氣是大大地不濟了，一躺下身，便闔着眼呻吟起來。

「痛嗎？」

「不不不……成……成了……」

聲音是急促的。

我到上房女主人那裏借來一盞油燈，見到亮光，麥楷上的傷者張翕了一下眼，隨即乏力地闖起，一隻右手在空中茫然地揮動着。

「三弟……三弟……」

小羅子無辦法地蹲在身邊，一時按住他哥的左手，過一會又企圖着去撫摸那結成血塊的腰部——那兒，這時滲出多量的血濃，在已經乾結了的紫黑色的血疤上又加添着殷殷的液體。

燈油裏彷彿滴進了水分了，火苗不住的爆裂着，發出細小的 Pw-Kua Pw-Kua 的聲音。老趕車人已經熟睡了，打着粗大的鼾，翻身的時候，便作起斷斷續續的，意義不明的謔譁。院子外面，那兩頭拴在二株大葉欖樹下面的黃牛，吹着鼻子，反芻時的嘴腔的拌動聲，也規律的響着。而在對過的上房里，嬰兒在嘎聲的啼哭。

灼冤在我心里刻刻的加……

我按了按老高的額部，熱燙得很，並且還有一種黏膩的感覺。在黃慘慘的火光下，傷者的面容呈着暗黃色，脣中困難地往上翕張。

小羅子慌亂的抖着嗓音呼喚：

「大哥……你熬着……到鹿邑總會有辦法……」

傷者搖搖頭，在他的喉嚨裏發出一種嘶聲，沒有血色的嘴唇嚙斜着：

「給我水……」

那會，我們才想到已經整一天了，自己還沒有飽餐過一頓，而且又渴着。渾身的疲憊都一起鬆懈下來。看一看那歪伏在篾席上的老趕車人，他連水也來不及喝呢，就被壓倒於過度的疲倦，急求睡眠來償整天的勞苦，便有一種可憐憫的感情在胸口活動起來——這種感情如其說是對老趕車人的，倒不說是爲自己的。

小羅子侍候着陷入暈迷狀態中的老高，而我，便走到上房去企圖向女主人買點小米來煮稀粥。

天時的幻變是不可測的。這會天壁使成了黑漆漆一團，淤塞着沉滯的，濃厚的，孕蓄着雨量的雲。我走到上房門口，就聽見裏面那個小女人的說話。

「——請他們到廚下去吧！」

未待我喊出「嶽鄉」，房門開開，一個老婆婆出現在我面前，她在黑暗中吃驚地站住，發出楞異的聲音。

「老鄉……」

那小女主人蓬亂着頭髮，手裏抱着嬰兒，移動着一個高大的影子，走過來說道：

「老總，沒有好招時，俺煮了一鍋小米稀粥……」

她又吩咐老婆婆：

「你快去弄碗筷！」

道了謝，我回到房里去。首先我把趙車人叫醒了。他滿嘴角都垂道唾涎水，蹣跚蹣跚的舉步。我們走到左邊的廚房里去，老婆婆已經盛好一小桶小米粥，正冒着濃厚的熱氣。

老趙車人本是個沉默寡言的人，這會或許是被那小米稀粥的香氣勾引起極大的愉快了吧，跟老婆婆搭上了嘴：

「真香味……你燒得一手好稀飯……」

「俺算啥呀俺富家奶奶，你別瞧她年紀輕，她心腸可真軟……男人在鎖上掌舖子，一家大小事兒那件不是她親自經手……化緣的，過路的，一年她總要佈施些——」

但我無心聽她的嘈囂，盛着半碗稀粥回房去。

小羅子支起老高的上半身，把自己的胸部挺着他。我們把稀粥吹涼了，我們看到老高那一副食婪的飢餓的眼睛，但當碗緣湊上他嘴唇時，僅僅吸了幾口，便推開了我的手。

「怎麼——不多吃點嗎？」

「不……」他打着呃，「不成……不成……」

他做着手勢，叫小羅子讓他重新躺下。燈光在牆上劃出三個矮胖的影子。

我同小羅子又到廚房裏去時，那兩個老年人的羅叨還沒有停止。老趕車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弄來一支旱烟管，這會自得地吸着，發出Pau——Tsu的聲音。

小羅子吃一淺碗就放下了，他唏噓着。

「王同志……要是……要是……」

這小兄弟才十八歲，同他的大哥一樣，有着十分非常的剛強性格。在大哥下面當一個上等兵，却往往爲了一點小事，兩兄弟鬧得天翻地覆，有時候甚至於使得作大哥的拔出手槍來槍斃他——在戰壕裏，他的冒險，他的機靈同勇敢，曾經造下不少可驚奇的事蹟。這一次，在連防山一場劇戰裏，他一個人在退却時落在後面，繞過敵人的陣地，經過三次格殺，他受了傷，但仍然趕回自己的隊伍裏來了。

我們回到房裏，老高已經沉睡着。

老趕車人以同一的姿勢倒在篾席上，吃蠶豆一般地，很有味地磨着牙。這時，天已經飛起濛濛細雨，兩腳踩在院子裏 Sano-Sano 作響。由於那不可抗拒的缺乏，我們熄了燈，輪下了身。

夜半，爲一種聲音所擾醒，我聽見了老高的大聲囑語：

「Ah·衝啊……奶奶的……」

到了翌晨，我們發現老高又沉入昏迷的狀態。他半闔着眼，瞳仁顯示着死亡的顏色，沒有光彩。彷彿一片磨玻璃。他的嘴張開着，作着呻吟。

天下着雨，浙浙溜溜的。天氣也驟然變成了冷冽。我們僅有一件爲汗漬同泥污弄得發臭的單軍衣，在潮溼的空氣里禁不住顫慄。

我們催促老趕早人架牛車。

院十里的黃牛被夜雨淋得溼透，背脊同腹部的毛粘成一縷一縷的，下腹墮滴着醬色的水點。那匹可憐的牛犢顯得更加瘦小了，緊靠着母牛，不住的哞——哞地鳴叫，好像在發洩着無限的委屈一樣。

「這個天……怎趕得路啊，又滑，又餓着……」

老莊稼漢惋惜地痛卹地用手掌撫摸着黃牛的身子，從背脊到腹部——弄得一手細毛。

我們，冒着雨，把討得的麥楷填在牛車上，一張破舊的污黑了的軍氈覆蓋着老高，準備趕路。我們這時只有一個單純的急切的意念——趕到鹿邑。彷彿到了那裏，生命就可以得救。

老莊稼漢不住的咕噥着：

「就在這里歇一天不是好……俺今天五十八咧，這樣的雨天，俺還對牲口……」

小羅子暴躁地威脅地嚷道：

「你走不走——奶奶的，不走送你的終。」

那個頭上包着藍布的小女人也已經起來了，她惶惶着眼睛，長縮地說話：

「老總……再吃一點稀粥……煖煖肚……」

但我們還是走了。不走又能怎樣呢？在這小寨子里，我們不能救活老高——而他是必須活着的，我們已經把他從敵人的包圍中救出來了，我們已經和他一起越過無數道死亡線了，他不應該在路上死去。

那隻長毛大狗開始在我們身邊吠着，隨後却突然地吠叫了起來。

車轆在溼地上劃出深深的紋道，嘩——啦啦的響着，輾滾起細小的污泥。天被蒙着一層白茫茫的雨幕中，空氣變成沉重窒息，叢林村落……失却了往常的明晰。黃牛彎曲着背脊，一步一步的拖着牠的重負，時時打着滑。

老趕車把一隻手臂掩護着頭，那根竹棒挾在腋下，對着自己心愛的牲口打着招呼；

「噢啣……脚……脚……」

小羅子的半個身子坦露在外面，嗶嗶的咽着喉嚨。

雨稍稍霽了。變成絨毛一樣的細點，不着邊際地輕飄。我的上身完全溼了，從帽簷上滴溜着雨水。

望着那白茫茫的天，一顆心往下沉落。

「王同志……」

這聲音是軍氈下面發出來的。我跟小羅子同時肅然地坐直了身子。一種不幸的預感，驀地闖進胸口心開始了一陣激動。

把氈子掀開，我看見一張完全癡變着的死灰色的臉孔，他揮着手：

「我——我不成……成……成……」

「不……我自己……心里明白……等不到……我有話跟你講……三弟……你支起我……」
我按住小羅子的手：

「你說好了，不要坐……」

「不，」他固執地搖搖頭，瞪了小羅子一眼，「你……三弟……你支我起來……」

小羅子汪着眼淚。把一隻胳膊輕輕地伸進老高的肩膀，把他的上半身仰起來。牛車這時停在一株大白楊下。黃牛喘息着，閃動着腹部。

老趕軍人悲戚地望着我們。

「大哥……」

老高微微地闔了一下眼，又復張開了。一個痛楚的表情浮過他的臉。

「——我是不成了——三弟……你大哥……總算給國出了力量……當了八年呢……八年兵也總算……呢，總算落到這樣一個……呢，一個……呢，好……好……結……局」

「大哥……」

「只是不，」他的眼睛直瞪着遠天，身體開始軟癱，「不甘心，呢……只是……呢死……在，呢……死在退却……呢，退却的呢……途，呢……途……呢……上……」

積壘着的雲塊在逐漸舒展。移動。雨已停止。有一股涼風湯漾着。原野變成陰暗了些。白楊上滴落下一陣雨點。老黃牛悲聲地命鳴了一下。

老高的可怕的眼睛突然地瞥了我一眼，舉起一隻手在空中捉摸着什麼。突然在那張完全沒有一點血色的臉孔上，隱隱地掠過一陣癱擊。他的嘴瓣抖動了一下，舉着的手乏力地垂落下來。我連忙伸過自己的手——他緊握住它。

「王……同……志……」

他的手鬆了。艱辛地打了下呢，他闔上最後的一下眼。

小羅子把他放下，滴着淚，用顫抖的聲音俯着臉說道：

「大哥……你三弟不會丟臉的……我記得住你死在誰手里……你放心……」

半晌後，老趕車人揉着微紅的眼睛，坐上板車，頻頻地回頭作着訊問的瞥視——小羅子用

軍甦蒙好了死若的肢體，挺挺地吩咐道：

「——走吧！」

牛車又搖搖擺擺的向前移動。

一九三八——一，一，陳家嶽

總的破壞

劉白羽

一

王區長早晨一爬起來便去桌子上亂揪了一通還喊着：

「蔣同志，起來，去貼標語吧！」

太陽還沒出來。只幾隻蒼蠅，在半空打着

平靜的迴旋。床板吱呀吱呀的響了一陣，叫做

蔣同志的，也伸出個懶腰想爬起來，一邊還打

着呵欠——昨天夜裏，他們爲了寫標語，一直

熬夜到一點鐘，現在，那堆紙條子：紅的紅綠

的，白的，都塗滿了刺激的句子，有的捲着，

有的遮在一齊。揪！揪！王區長他笑了，從他

那黃焦焦的臉上，倒垂着的粗眉下，眼睛珠是

發出破裂似的紅色來，動着，……

院裏，昨天落過雨，還有積水，長了綠銹似的。

突然——從那稀有的幾根黃稍竹竿後面，

一個人跑來。喊着：

「老王——……老王」

他是瘦瘦的，繫在腰間的皮帶上，掛着只

八音子，東北口音，一進來，就抓着王區長談

起來。

從這黑暗的，連窗戶紙也沒有的屋裏，蒼

蠅更多了，嗡嗡的響。

他們談着——在這一帶，這一個禮拜裏，

是「七·七」紀念週。在七月，河北燒着火一

「你等着瞧！……」

樣的熱，太陽就像個火盆，烤在頭頂上，從那綠色的莊稼地上噴着旱氣——這些天，王區長是忙極了，西面的三個村莊，都在前兩天開過了紀念七·七大會，每一個會場上，他的發抖

支隊的團部裏的指導員黃振九，興奮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頭，告訴了他——事情配備得差不多了，在南面的一團人，今晚已向東北方向指定的地點開拔了。……

的噪音喊嘶了，他更從各處帶來一致的一句話，這句話像鐵一般結實，激動着人的心，他興奮的記着它，叨唸着它，準備今天下午，冬溝集的大會上喊出來。可是他的喉嚨嘶了，現在是喝水也沒用了。

冬溝集的街上，牆頭，出現花色的標語，一條條的閃着金的陽光。

下午，在村外頭的關帝廟空場上，開會了。王區長蒸熱的淌着汗，他站在木台子的右角上。

蔣同志提個漿糊筒，挾着標語，走出去。

風，簡直不會從田野上吹來一點，幾棵柳

「你的動員工作做得怎麼樣了，老王？」

樹，也是乾燥的。農民們，坐在地面上，往上

「差不多吧！我相信，今天，明天，後天，我有把握！」

看着，那橫着的，寫了「紀念七七大會」的布條是沉重的，紋絲都不顫動。在那下面，瘦瘦

「什麼把握？」

的黃同志，正淌着汗，嘶裂那早就嘶了的喉

囉說着話。

人們的聽神經，跟着聲音波動着。

去年今天，一把火從蘆溝橋上燃燒起來，田野上像放了荒一樣，襲擊，砲，子彈。

然後，是走了又來了的中國隊伍，農民們也跟着站起來。

從那時起，組織起來了，人們的眼睛看着，他像一顆流星，王區長在會場上，在飯館裏，他走了，去開會，又回來了，……

跟着那喉音，人們想起這樣一個不平凡的年頭。黃同志因為激動，臉是紅的，一只手在揚起來，揮着，最後，他停下，喘了一口氣。突然，從右角上，突出另一條劇烈的，顫抖的喉嚨響了：

「紀念七七——我們要把鬼子趕出中國去

！」

農民們低聲說：「王區長！」他一只右手攢着拳頭，向上擊去。因為喊的用力，身子是傾斜的，抖顫的，一只腳提起來，像一個爆雷前的一條閃電，跟着還充溢了熱情，爆跳着火星的一聲喊，整個會場上的嘴，都張開了，叫着口號。在宏亮的音的洪流裏，那一條抖顫的聲音，是堅強的起着融合的領導的作用的。立刻在那些樸素的、棕紅的農民們的，婦女的，孩子的臉上，展開了一片笑痕，朝着燦爛的從額頭上斜垂下來的太陽光線。他們有的是從田坎上剛丟上鋤頭跑來的，身上還滿沾着泥土，一面聽激動的，伸手去摸放在身旁地下的鋼標，標子滑滑的白蠟桿。婦女們，有的抱着小孩子，她們的臉是更紅了。他們都在聽着。有的，

也在看——那是他嚟，王區長，他今天穿了一身白的土布衣褲，禿頭上的頭髮是稀疏的，搵不着汗。他一只手攢了手帕擦着，……

一會——來了一陣鼓掌聲。

呵，瞧！王區長跳到中間來了。很多人讚嘆的笑了，悄悄的：

「他叫王二禿子，是胡村的，……」

「呵——他天天忙哪！」

「嘿，他在瞧你呢！聽，聽！」

這樣，王區長的眼睛光亮的動着，他沉痛的說了，喊了，是不啞了，他說：

「……鄉親們！前天上午，我到胡村開了

會，李村，石盤，都開了會，這是個什麼日子

呀！七·七，……不錯，你們該還記得，去年

，日本鬼子佔去了北平，天津，一路殺人放火

，現在一年了，明天，後天，就是了，咱……

們來開這個大會，不用說啦！咱們要死也不改換的打日本——打日本，日本一天不走，咱們就打，咱們邊區更大了，更結實了，……」

他興奮起來，唾沫星濺起來，白沫子擁在嘴角尖。他伸直手：

「可是咱們拿什麼來紀念七·七，這個日

子呢！……我要告訴你們，誰說空話，就是放

屁，可是他們說了，胡村的，李村的，各各

村子上都說了，說拿咱們的血和咱們的肉來紀

念七·七，就是說要拿真的行動來紀念七·

七！」

台底下，海面翻個大浪一樣呼的噴起來；

「對呀——好呀！」

「拿真的行動來紀念它呀！」

他們的眼睛都紅了，瞪着遠處，心是碎碎的，遠處三十幾里外，就是平漢線呀！

雄壯的歌聲，由人羣裏沖出。他們是站起來了，揮着樹根般結實的有楞角的胳膊，——王區長笑着，淚在眼睫毛上閃盪。他面對着人羣，在他的腦子上更閃着；火盆般太陽照着的田野上，胡村，李村，石盤，人，一排排揮着手畫畫的站起來了。

一一

四點鐘開過會，連茶也沒喝一口，他騎上自行車去參加了東面一區的大會。

「西瓜——塊大龜高呀！西瓜……」
圓的，還白蘇蘇的瓜，在一片青石板上切了。
開來了。

街上，從浮腫的變黃色的暮天的灰塵裏，白天的餘熱，還是更狠毒的留在着在賣瓜的小攤旁，正有一個山東口音的老頭子，打開那盛滿薰魚肉的紅漆桶裏，掏出那肥肥的灌腸來，這樣聚集了一堆人，食錢的圍攔來。透過那一只紙燈籠上閃出的白花，饑餓擔子上沖出骨髓香的水氣來。一個中年的人，他本來正斟着碗酒要喝，突然，他欣快的告訴旁人說：

「王區長回來了！」

是的，那個瘦窄的人，剛剛從十五里外趕回來，推着自行車，……

「老王——老王……」

在雙橋成門前，給誰拉着，鬼灼的談話
等他回到那匪政府的廳裏，悶熱，使他再

也忍不著，他把小褂子削掉，露出結實的黃色
的胸脯和臂膀，在那胸脯上的汗毛上，掛着一
片細細的汗珠。他站在那裏，悶煩，灼急，落
在他的胸上。——這時，從後院，那平日是陰
森森的磚樓上，送來婦女救國會的同志輕鬆
的笑聲。他想小蔣這孩子一定在那裏，……在
他的四圍是一片漆黑，他憤怒了，在這蒸悶的
黑夜裏，他捏着拳頭，想罵人，……

後面，歌聲愉快的透過來。

他一下跳到院裏，他簡直要叫喊了，拚着
撕裂了的喉嚨。

風，輕輕的從頂空吹下——他靜止了，他
暗暗的笑了，低低的責備自己：

「爲什麼呢？……小蔣也一樣忙，該玩玩
的，爲什麼呢！……」

重新回到房裏，因爲幾天來興奮；奔波，
他的身體實在疲倦了，——等到把自己濕漉漉
，黏膩膩的背背倒在那床鋪細細涼席上，聽着
街裏有人在彈絃子。他長長的舒了口氣，疲倦
使他很快的睡着了。

胡村離冬溝集七里半地，王二禿子兩年前
還在保定唸書，後來，就在這兒關帝廟小學裏
教書了。

現在——一稱喊聲從大平原的各處喊出。

這一年是在血與肉當中過來的。跟着敵人的炮
火，這兒是落在敵人的後方了。但是，從冬天
，一個名字帶着勝利的意味出現了：「晉察冀
邊區」，這像強有力的太陽，擁出在道北都從
恆山山脈中遙延的更遠的平地；河川；樹林的
上空。從這裏送出響亮的歌聲和槍聲。從這裏

，由滹沱河，磁河，沙河的肥沃的岸邊，人和風一樣撲起來，他們把着最艱苦的哨崗，守着國土。——從關在籬笆牆裏的人叢中，舉起手來，王二禿子如同每個區裏的流星似的，他由泥閣中間，朝着戰鬥走去。因為二十里地外就是長長的一條黑綫，平漢路，常常是在戰鬥着，砲聲經常的落在農民的耳朵裏。四五天來，他跑着聽着：

「拿血肉來紀念七——七……」

跟了羣衆的希望和要求，從遼遠的核心裏，早來了命令，是：「總的破壞——向平漢路！」

一團人，往東北方向去了。支隊長騎着密紅色的馬出發了。這冬溝集的一部分，也是等待着命令的。

軍隊是和羣衆分不開的，王區長是始終緊定的抓着這一點，……

夜。一只螢火虫飄飄的從窗口飛過去。

他醒來，跳起來，——他點了煤油燈，燈火照着，他臉上已經沒有汗漬，粗粗的眉毛，往下興奮的、沉重的垂着。眼上，突出那堅強的光亮，……

「老王——你醒了，我到團部去過了！」

「小蔣——他們怎麼樣了？」

「差不多。」

「呵哈——小蔣，你一天差不多，差不多！」

「是嘛！他們準備齊出破嘛！」

燈光下——小蔣的圓臉是發紅的，低着頭，去翻桌上的油印東西。突然翻着星一般的眼

說：

「東面區裏怎麼樣了？」

王區長正欣快的望着他，還會便坐下來：

「差不多。」

他們倆都笑了。這爆烈的笑聲，鉄鍊一般

跳盪着，碰着夜腳。王區長收着笑聲，用那

巨大的手掌拍了小蔣的脊背一下，——他肚子

裏有點飢餓，可是被愉快遮掩了。他閃着火的眼

睛，望着窗外濃醺的黑色，他說：「喂……

新的戰鬥又來了，小蔣，——咱們不是說過嗎

？喊完了，要行動，行動，也不要你的準備隊

，農民們，咱們的好鄉親們——喂！你的鎗呢

？擦一擦吧！」

「擦……我早晨還擦過呢！慢點，有頂門

子呀！」

王區長抓着這年青的熱情所珍愛的手槍，很熟練的拉門栓，讓子彈一顆顆跳出來，……

「這穗子，噢——請同志給你打的？」

燈光下，跳着兩顆年青的心，青年的力量

，鮮酒一樣沸騰着。

那青幽幽的槍膛裏沒一粒土。——他然後

從腰帶上掏出自己的一只「拐尺子」，開始擦

起來，帶着戰鬥的期待的忍耐，他咬着嘴唇，

站在那裏，細心的檢看着，擦着。一會，小蔣

的眼皮合上了，他在擦，蚊子在胳膊上叮了一

個泡，他還在擦，夜漸漸深起來，他還在擦，

……

三

七月五日，這天，冬溝集上來了幾個村

裏的人，談論着：準備了的動員工作的進展。

整個的莫西的平原，是動了。——在一個堅決的號召下，人們是忘不了他們的敵人的醜恨，人們都是摩挲擦掌的，緊緊捏着那滑滑的白臉杆子……

太陽的光，消逝了海霧似的淡煙，照在街角的牆頭上，在那兒：

一塊塗了黑灰的四方框上，寫着：「……米振香女士，真是婦女的模範，她把賣小豬的五塊錢，買救國公債了，……」

從下面走過去的人，都興奮的笑着，盯着。

王區長突然出現在這兒——也勝利的，看了這好的消息，然後，很迅速的走過去了。

他到過幾家的場院裏去過：在那黃焦焦的

坪院裏：牛散開的擺着尾巴，……一處，小夥

子正把黑驢子架到轆上去，長長的套繩拖在地。在車轆上拴着一個小小的黑油瓶，他正蘸了油往車軸上點着。——王區長他看見各處忙碌着：在轆邊；廚房裏；響着馬牙嚼着木槽咯

咯——咯咯聲音的草棚前，他達到他要尋找的人，這些人，都是好的農民，都是耐心的早就商量好，單等他來送信的。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一次上戰線了，光是拆下來的青鋼鐵軌，帶回來交給鐵匠來打出的槍頭子也不少了。他們是常常希望再來一次，再來一次的。一會，當他到了一家，……那個人正拿斧頭修理着木限。他們談起來，突然，從後面來了一個人，那是一個有鬍子和星星眼的老人：

「王先生！你可別欺老，這話就滿我嘴

？」

「不是——老燕子！」

「那就好，哼！別忘了我就行，哈哈，……」他狡猾的；靈靈的笑着，去餵豬了。

王區長到了團部，那裏是相當亂嘈嘈的，電話鈴不停的叮鈴鈴的響。那個尖鼻子的團長李紫宸，打着湖南腔，在隔壁打電話：「……呵！是呵！冬溝集，團部呵……呵！支隊長到

了嗎？怎麼樣？……呵！××團他們今天出發了！……好，我們去取得連絡呵！一定……」

牆壁上的地圖，一張張掀下來了。好多木箱子在裝東西。

黃振九同志理了一捲細細的地圖，和王區長走出來。他們商議着，……

從這天到第二天，六日的早晨，——整個

冬溝集的人們都知道要「出發了」！各處都活動着，從那潮濕的路子上，一批批的部隊出發了，他們揹着槍，交叉的子彈袋，水壺……，走了，各連，各排，各班，留下來的掃營底子的同志們，忙着清理經手的事情；門板；掃帚；要籬，一件件的送回老頭子，老媽媽的手裏去了。交通兵抗了短的梯子，爬上去拆除着電線，一盤盤繞到手臂上……

早晨的霧，還遮蓋着遠遠的莊稼，莊稼葉上掛着詭祕的大顆露珠，黍粒一般垂着。

李團長，黃指導員——十幾匹紅的；黑的；白的馬，噠噠的跑去了。

由那黑森森的屋裏，透出清晨的歌聲。趙同志興奮的跑出來，王區長，蔣同志，他們都要出發了，她是負責這短時間的區裏的工作

的，正像現在從各個村莊裏，很多男人，農夫，要暫時離開，而那些查路條；放哨的工作，就落在王三嫂，李二姑的肩子上一樣。她看看他們出去了。王區長他們，迅速的左腳一沾蹬子，一個右腿，上了自行車，輪子嚙嚙——嚙嚙的擦着地上的沙土走了。只有活潑的小蔣回過身來招招手。

冬溝裏二十幾個農民，是吃了早飯，掖了兩塊絲糕出發的。

王區長一面蹬着車，一面吸着清涼的空氣

……

到一個岔路口上，一個高個子大眼睛的，昨天才從敵區的×縣裏回轉來的。他一直往東去，往一區的區政府去取連絡了。另一個寬肩膀，眼皮上有塊傷疤的同志，是往南十五里的

白露坪去取連絡了，——這樣，只剩下王區長，小蔣和一四章團材同志，往前進。陽光把他們的黑影，從小徑上投到高梁棵裏去。過了一片沙地。又繞過一條小小的河流。他們然後一直朝向東北了。從此便完全走出半山地了，一眼望去是連一個坎口也沒有的平野。順着小小的沙河的支澗，那莊，在七月的微風裏，沉甸甸的搖也搖不動了。

三個人都流着汗。到了城家莊的村外邊，便遙遙看見：

那面，兩匹馬在絡上急馳着，——前面一匹紅的，後面一匹白的。那刨起來的塵土，花朵一樣捲動着。等他們趕過去一看，那前面跑着的是李團長，尖尖的鼻子上帶着微笑。他們一齊走向滿是囊樹林子遮着的村裏了。——在

村裏，滿街是共，有的替賣飯的拉著風箱撲打

——撲打的，有的在啃燒餅。那面，一排排架

，擺在牆根下，靜默的等候着今夜戰鬥中光榮

的負傷同志。那面，馬隊堵塞了路線。他們

一露面，便從各處來了呼聲：「王區長！」

來了——呵！——王同志你追得真快呀！」

喂——喂！——來了嗎？一塊走，……這是

多麼感、的親熱的招呼呵。王區長揚起那尖尖

的下頰，笑，使他粗粗的濃眉更變成八字樣的

往下拖垂着了。一面，他還舉起來一只左手朝

各處招着。——那邊，幾個十二三歲的小鬼揹

着背包，提着馬燈，很迅速的跑走了，……

在這兒，王區長他們是不要停留的，他們

還要趕到距離鐵路線二十里的地點去。

黃同志從人叢裏出現了，抓着他的手：

「老王——你不停下吧？」

李團長憤慨說：「今夜十點，我們的目的

是×縣，同時也封鎖沿岸各處，……」

是的，新的戰鬥來了。就在今夜，也許是

露水止涼的時候吧！我們要拿血，肉來紀念「

七·七」了。天一亮，就是這悲涼的日子來了

呵！今天，我們要向平漢線上一齊動手。往北

，我們要一直衝到蘆溝橋上去，……人們心底

想着：「克服這座橋」吧！這座橋離這兒也不

過三百里呀！

王區長笑着，那樣堅決的笑着。

黃振九同志走攏來，沉重的說：「因為有

另外一個任務，我不能同你一齊走；晚上見，

……」他一面跨上馬走了。

從悶熱里，太陽晒着大地的胸膛和人的胸

聲。

等王區長他們到了目的地淹脚，已經有一排騎兵歇息在樹陰涼下。

這個村頭，敵人來過兩次了。在四五月裏，來了半天，農民們都躲到田地裏去了。只燒了三十幾間房子。

現在，是平靜的，——一處，有木匠嘯嘯嘯的拉着鋸鋸木頭聲響。牆根下，有人打盹。

透過綠陰陰的槐樹，那殘破了的石頭牌坊，是靜靜的。一排排高大整齊的院牆，是靜靜的。突然，人們看到王區長來了，他們跳起來看着：

「早晨——東北角上砲響了！」
很快，那個一區的區長來了。談過話，又

回去了。他們五個等待着時間。

黃振九同志騎馬跑來，馬吐着白沫，……

他下來，便展開地圖，細心的尋視着，然後，跑向村政府去打電話，和在××縣的游擊隊取連絡，決定今晚行動，……

支隊長騎匹黃馬和大隊隊伍往前去了。

四點鐘——很多由遠近集攏來的農民，愈聚愈多了。在村外，一片柏林的修家墳那兒，差不多已有一千五百人以上了。一隊隊的兒童團，給人包圍着。他們張開稚弱而是嘹亮的喉嚨唱歌了，……林樹密實的槎子，遮着焦灼滾燙的陽光，紅纓標槍在人們的頭頂上搖幌着，大家笑着，——在眼中，那鮮紅的紅纓是動人的，跳盪的，從他們粗獷的胸膛上，噴吐出來的汗氣是濃郁的。

那面，一個人欣快的笑了：

「來了——走來了！」

灰塵蔽滿的道路上，王區長歪着頭，廠着白布小褂子，腰帶上掛着槍，還佯僂了手憐，換了張木桌。

人們騷動了，人圈展開了，……

王區 跳上了那搖擺着的木桌，顫抖的喉嚨，石頭的崩裂一樣，劃過樹林下的空闊，——一層，一層的人們，咯膊挨着咯膊，靜靜的，而不十分安穩，那些紅纓槍，總是搖來搖去的。人們聽到：——「到了！現在已是四點鐘的。我們的隊伍佈置好了，我們怎麼樣呢？不錯呀！在冬溝那個老頭子的話，我還記得，唔！就是他」……王區長一手插在腰帶上，那槍柄是溫暖的，沾濕了的，貼在肚子上。他伸出一

只手，筆直的指着。人們亂哄哄的回轉頭去，尋找着。然後把眼睛盯在一個老頭子的臉上，他有鬍子，和兩顆星星眼。舉着紅纓槍，透過鬍子，他是那麼甜甜的，狡，而又豪爽的笑着。……「他說過，別忘了我就行……鄉親們！你們有李村的，石盤的，胡村的，誰也不會忘誰的，……」

太陽赤紅得那麼熱的落在大地上，從順着林腳外來了一個趕着驢的人。他喊：

「好消息呀！」

人們給這聲音驚着。這時，那個人已經滾過來說：

「……喂！開火了，在溝里，十二點鐘，你們沒聽到放砲嗎？……喂！」白沫子在他往上翹着的嘴角上淤集着，他臉是棕紅的：「我

到×縣去送芝蔴，瞧見鬼子的傷兵，一挑挑的往回抬呢！……」

「好呵！……」平空的；綜雜的翕響着。

像是灼燒的一條鞭——這第一聲勝利的消息，漫着幾十顆心。

「還提到五個活的呀！」

「走呵！趕緊呵！——你說呀！王區長！」

「去！到火線上去呵！咱們的事情是拾傷

兵呵！老鄉們！幹吧！瞧見那電線杆子別忘記斫斷，電線拿回來，那回不是捨了幾萬斤黑皮線嗎！去呀！破壞鐵路呀！……」

下面瘋狂的喊叫了：

「對——我們要拿鐵道再來多打些鎗頭子

！

「拾不了，給他媽的扔在井里！」

「去呀——報名呀！」

突然，瞪着眼的，鐵的顫抖般微笑着的王

區長，吼着：「誰去誰舉手哇！」

手，一千多只，粗獷的，磨出胼胝的手舉起來。如同你站在山頂上望齊遠處一大片白樺林一樣，岿然不動的堅立着。人的外圍是那麼多婦女；穿着白布的，紗的，豈青色的樹上的，拉着孩子，用眼睛找尋着，很費力的跑着，看那一隻手是她丈夫或兒子的。不知道是關心的還是怎樣，黍粒似的汗掛在臉上，但是從他們的老實的眼睛上是看不出一點憂傷的；捨不得；留戀的。只是想多看他們一眼，因為他們就要走了。——龐雜的聲響，騷擾着整個的柏林。風也搖動着吹着呼哨般的音響，……多磨頑強呵！堅固呵！這一團，他們沒有想什麼的

要走了。村莊上，驢在嘍，豬打着滾在泥塘里了。

叫，是高梁穗駝駝的時節了，可是，去吧！放心吧！把村莊，莊稼，牛，馬，在這一夜里，交給媽媽老婆們，她們是會好好照管着的，……

四

兩旁乾溝邊高起來的地方，莊稼在七月的晚風里搖着，晚霞，已經紅得沒有力量了，——在那上面，突的，一個粗野的把犁的孩子，擺開刺人的葉子，赤着紅的臂和胸，跑過來，朝着這鐵的行列高聲喊：

「你們去破壞呵！好——去多捉幾個活的日本鬼子拴在馬屁股後頭帶回來呵！」

大家嘩笑了，答應着。王區長也因致的笑

這時，午間勝利的消息，已普遍了大地，到處傳說着；活捉了五個鬼子的事，……

西邊里和隊五匯合，在等着時間。這兒離鐵路沒有十里路。現在，天還是灰色的，——在村莊口上，地下，樹林里，很多人和拴着的馬。一桶桶的水，由那些堆滿莠草和麥穗的院子里抬來。很多老頭和赤裸裸的小孩子，端了水碗，到處問着：「喝一碗再走吧——喝一碗再走吧！」

擦黑了，駝背的殘缺的月亮，已出來在天空了。

一隊隊的，沒聲響的，站起來，走了。——旁邊有一行，打頭的是王區長，他的槍在手里，後面是農民們。路上，兩個莊稼還在趁着

月亮把地·官道那邊，一輛大板車的鐵皮輪，

咕嗒嗒的響着。田埂上，矮瓜的黃花，眼睛般

瞪在黑暗里，——與這同時，在整個大地上，

由西往東，幾百個行列，朝漸漸接近鐵路線的

地點移動。他們要在這深夜執行一個總的破壞

，等曙光一來就是血的「七·七」了，——王

區長輕捷的走在前頭。農民們的工具：刀，鐵

鏈，鋤頭，揹在肩膀上，這樣，到了槐樹嶺，

離鐵路線六里了。

王區長跳向後面去，好多人在那邊哨哨的

商量什麼，一會，他又星一樣出現在農民們的

面前。

「蔣同志來！」

一會，一千多農民的隊伍，分成三堆。

一堆由小蔣和那個眼皮上有疤的同志帶着

，悄悄的斜刺里往偏北的方向去了。

接着——那些隊伍在動了。那個大眼睛的

同志，移動了高高的個子，和那個章國材同志

悄悄談着。然後，一支農民，隨跟着朝南的一

片樹林下走去。王區長看着他們都消逝了，

他微笑着，把鎗拴拉一拉，一顆子彈頂上槍膛

來。隊伍，又……的往前進。他顧着自己的行

列走過去，一邊走一邊輕聲說：「不要咳嗽！

——脚步放輕點。不要咳嗽——脚步放輕點……」

……農民們的心微微顫悸了一下，隨即平復了

。他們開始隨着隊伍往前走了。整個的田地，

已經睡在月光里，是那麼安靜，只那田埂上，

驢子不停的拉着井口的鐵轆轤叮哪——叮哪的

鈴鐺樣響着，這是整夜不停的音樂。前面：馬

一面走，一面嚼着路旁的高粱棒子棵。

走，走……

前面；大地上起了一陣轟轟的震響，是一

列火車，在鐵路上急駛過去，遠了，響來幾聲汽笛響。

兩年前，王區長也是常常在夜間趕這條路

——一樣的夜，一樣的月光——去坐上火車到

保定去的。那時，火車是中國的，牠奔馳着，

黑夜，白天，震嚇着大地，……這樣想着，他

是有點難過了。忽然，一只飛奔的鳥一樣，一

股憤怒，不能遏止的衝上來，他感到嘴的乾灼

，他想到應該喝點水，便急縱了兩三步，跳向

田埂上去。

黑夜下，一匹黑的馬，迅急的跳着柔順的

車急駛來：

「王區長！」

唔，這是與他們取連絡的黃振九同志。王

區長跳出來。

「時間快了——戰鬥要開始了，你看！」

黃同志在馬背向下彎着腰，伸出載有電光錶的

手腕：時間是差十分十點。

「好，開始吧！」

「我們的連絡哨不要斷，我們先兩面截斷

，你們就動手，槍響不要怕——噢！給我點水

喝！」

黃振九就他手里喝了滿滿一口水，立刻，

一提繩，那馬頭昂昂抬起轉過身跑了，……

隊伍慢慢更疏散了，——在王區長面前，

一個連絡哨兵走着。

拐過一片地角，看見鐵路線上，一串燈亮

着。

——噢，敵人的警戒嗎？……不是。哨兵來了，傳說着：是老百姓給敵人強迫來站崗的。剛才，哨兵一出現，他們看清是中國兵，便都把燈掛在電線杆上熄了，……

激動的喊：

一陣跑步，王區長首先衝到平漢線上面來。

「動手呀！兄弟們！」

兩旁是敵人掘下的二尺多寬的戰壕。兩面

……

鐵軌和枕木接連的釘拔動了，電線割斷了

，武裝的同志，平舉着槍，朝四面警戒。月光那麼明亮的從一塊滑動的薄雲里出來，發着深夜十點鐘圓滿的光輝，照在災難的祖國的田野，鐵路，電線杆上，……王區長大量的呼着氣，捏着鎗，——這時，一公里遠外，鎗繁密的響起來，大家爬下了，一會遠去了，停了，……

給太陽晒得紅紅的。

：一匹馬橫躍過來說：「有二十個鬼子啦，退

三九，一，七，——十。

一個小個的楔子

一個鄂扎克人曾經在我病中對我說過：同志，你安靜些吧，想想蒼藏在你心中的，一些值得回憶的，沒有忘却的事情吧。聽了這個心情暢達的鄂扎克人的話，我却有着一種幸運似的愉快的深感。那時，我患的病，是類似傷寒，每天每天，我是在不會減退的高熱暈迷中，靜靜的踰臥在一個冷曠曠的山村里，一家窮苦的人家中。那真是使我孤獨，寂寞，而憂鬱！我還能去想些什麼呢？然而，現在我却又病了。病了已經三個月了。每天從騎士的身邊離開，我用手按摸着那生在我左背上的，一個腫腫的，腐爛的，血膿模糊的癰。我痛苦的呻吟着，再不能靜靜的臥在床上。從此，我變做一個沉默的人了。生活上的遠大的影子，好像不屬於我了。從小窗口向遠處凝望，那山野彷彿在冷嘲着我。人類彷彿也在冷嘲着我。我是在沉默而深思嗎？

於是，山野的戰鬥的夢，人類的遠大的希望，又開始在接近我的身邊了。我沒有忘却我的痛苦，正像我沒有忘却別人的痛苦一樣。偶然想起了那個鄂扎克人曾經對我說過的幾句話，我腦子裏立刻浮出一個像癱一般的腐爛的故事來。是不逝的灰色的死魂癩呵。……

河邊，夾谷，山巒，村鎮，遼遠的野地……凡是能够被一陣拂人的風吹動的地方，已經是散着一個新生的春天的，那種清新的澗然的氣息了。厚厚的黃土層，混雜着幾千年代積壓成

的煤質的，發黑的，肥沃的高原上，一片血花似的醉紅，綴滿在桃樹的腰枝上，綠的葉叢中，和低空的炫耀的陽光的線條下。……

春天的沉醉的太陽，帶着睡夢一般的微微的暖意，溶解了大地的一個冷凍的軀殼。隔河不遠的山谷中，那裏正進行着流血的戰鬥。砲聲隆隆的震響着。機關槍有時噠噠的叫了一陣，却立刻寂然無聲了。

那隱隱的步槍的響聲，是不容易傳送到山野的每一個小的角落上。

郭主任帶着一種恐懼而不安的神情，他從幹部學校的大院子裏，慌慌張張的幾步走到大街上。他用着低沉的發顫的語聲，對着站在他面前的那位教育副官劉淑英說：

「劉同志，你先跑回去，給我收拾收拾東西。這一次恐怕敵人一定要衝過來！」

劉淑英現着很鎮靜的樣子，她像平常一樣睜大了那一對水溜溜的迷人的眼睛，向郭主任投了一個笑，便帶着輕捷的身子跑開了。

「劉同志，把我牆上那套西裝，放在箱子上層，可不要壓了呵。桌子上的文件，都送到總務科，不要往我箱子裏放呵。」郭主任搖擺着一隻手。大聲的喊着。

劉淑英一邊笑着點點頭，一邊也搖擺着一隻手。

郭主任走了沒有幾步，他回過頭去對跟在他身後的那個勤務兵說：

「張金祥，你快到參謀長那裏。問問前方戰況怎麼樣？回頭，你再到幹部學校叫朱主任趕快把那件事辦好，你一提，他就曉得怎麼事了。」

勤務兵聽了郭主任的話，他慌忙的跑到參謀長那裏。從參謀長那裏出來，他又到幹部學校去見朱主任，就把郭主任的話照樣一句一句說出來。他沒有立刻回去，他溜到學校大門外一家小攤旁邊站下，安閒的吸着紙煙。

不一會光景，四個學生被特務營的四個武裝弟兄，用繩子綁着絡膊，從院子裏牽出來了。他們走出村莊的街頭，一直向軍渡黃灘上那邊走去了。

「我們不是漢奸。我們來學習，來工作……爲什麼用繩子來綁着我們呢？爲什麼用手槍來威脅我們呢？就不給我們一個辯別理由的機會嗎？……」

四個青年的語聲，隨着河流湧起一陣波浪的怒吼，向山野的極遠，哀哭的控訴了。

那個勤務兵像受了深深的感動，他心裏充滿了一種解答不出的謎樣的疑團。他一邊走着，一邊思索着。剛剛走回去，他聽到郭主任在房間裏這樣發怒般的痛罵着：

「……那四個混蛋東西，他們一開口就批評我，簡直是在侮辱我呀……你們想想，我能忍受下去嗎？我總是一個主任呵，來領導一軍的政治，他們批評我，其實就是瞧不起我。我知道他們是有企圖的，企圖着摧殘我的領導權。這不是可能的事呵……」

沉默。在沉默中，那個勤務兵悄悄的來到屋門口了。他立正的姿勢站着：

「報告！」

「進來。」郭主任轉身向外瞧了一眼。他低沉着臉子像在思索什麼。兩隻手插在馬褲襠子裏。他走來走去，馬靴底碰着磚地，却發出一陣沉重的勻稱的聲音。

「報告主任，參謀長說，前方剛才有電話，戰況很好。」

勤務兵剛想退出去，郭主任把臉子一仰，問道：

「朱主任那一件事辦了沒有？」

「他說就辦嗎。」

郭主任嚥了一口吐沫。他用右手捏着下巴，左手貼着右腋。他聽了聽站在炕邊下那三位科長，又開始繼續他的話：「我受到他們的侮辱，可說是我生來第一次。我有感情，我的感情因此也要受損害。那四個混蛋東西，真氣死我了！中國人都像他們那樣，國家那會不亡呀！他們目無官長，真是豈有此理。我們這個團體不需要這樣搗亂份子……假若幹部學校都是這一類的學生，我都讓他們滾。政治部的同志都是這樣，我們祇有把工作停下來……。」

郭主任剛剛鬆了一口氣，這時，那個曾經當過縣政府收發員的，總務科的卜科長，他把兩隻厚厚的上垂的腫眼皮往上一抽動，蒼白的臉立子刻爬上一層陰冷的笑。他搖搖剔得淨光的禿

腦袋，兩排發黃的牙齒往嘴外一裂，說道：

「主任，你把他們押過黃河去，這懲罰是對的。不必再生氣吧！生氣是值不得的。一點也值不得的。」咳嗽了一下，一口濃痰吐到地下。他把眼光投到那曾經在正太路當過辦事員的，民運科的汪科長的肥胖的臉上。他清了清喉嚨，接着說：「那四個傢伙常常說統一戰線，他們一定有背景，準是危險份子吧。你說是不是，汪科長？」

汪科長的臉上筋肉一抖跳，點點頭，認真的說：

「那到一點也不假。我早就注意他們了……」用眼睛向郭主任那邊注視着，「主任對他們這樣的懲罰可說是太輕了。」

「那麼，你是說我應該槍斃他們嗎？」郭主任向汪科長面前移動了兩步。

「就是不槍斃也應該叫他們吃些苦頭才是呵！」

「那倒是對的。」卜科長一面吸着煙，一邊嚴峻的說：「對於目無官長而又是危險份子，在軍隊上是要以軍法從事的。黎科長是研究法律的，還教過大學，你說像這樣份子應該如何懲罰？」

始終在沉默中聽着別人談話的，那位宜訓科的黎科長。他猛烈被卜科長這一問，心不禁突的跳了一下，他笑了笑，紅着一張圓圓的臉子，兩隻近視眼像怕看見人似的，却低低的往地下

聽着。他是一個不善於說話的人，對人是充滿了和藹，溫柔，而熱情。在他的一張圓圓的臉上永遠是浮着一層舒適的笑顏。作一送到案頭，他很快就把它辦理完結。他是牢牢的守着自己崗位的。

他兩隻手從袖筒里伸出來，失措的抓着厚厚的棉軍褲。他瞧瞧汪科長，再瞧瞧郭主任，他不自然的笑着，這聲「答」科長：

「如何懲罰？就照主任這樣懲罰，也可以吧……」

郭主任輕輕的笑了笑，他沒有說什麼。卜科長把煙頭往地上一丟，他一隻手在嘴上摸了一把，像是有點發冷，他抖了抖兩個膀頭子，便把兩隻手互插在袖筒子裏。他看了看郭主任，特爲把喉音提高了一點，自語般的說：

「現在青年真可怕呀；動不動就想反動」。語音一遲頓，他咳嗽了幾聲，用親切的聲調接着說：「主任，幸虧你平素的日，常常對那些學生們講話呀！不的話，不知他們又怎麼鬧法呢！」

郭主任剛想開口，却被汪科長的話截住了：

「學生們就是怕主任呀，祇要主任一站到他們面前，他們連動都不動。」

顯然，這些話是使郭主任高興了。他得意的樣子在地上跳來跳去。他如同在回憶着自己的

一個美滿的夢。兩隻像女人的又白又嫩的手。輕輕的在按着他垂在頸頸上的梳得油光光的整齊的長頭髮。他的有着兩道濃濃的眉毛，一對圓圓的大眼睛，一個高大的鼻子，和嘴唇上蓄留着一些黑鬍鬚的嘴巴，那樣一張長長的瘦臉子，這時，已經爬滿了一層欣喜的笑影。他從案頭上的煙筒裏抽出一枝美藏牌的香煙來，一邊吸着，一邊輕聲地說：

「在他們面前，我就得擺出一個尊嚴的架子來。」

「那是應當如此嘛。」卜科長很快的附和着說。黎科長仰起面孔來，他瞧瞧卜科長，心中像是有些厭煩，他悄悄走到案頭前邊，把自己的兩隻近視眼睛緊緊的放到一張報紙上。

汪科長轉轉身子，屁股一掀，他就坐在炕沿上。用着並不大的聲音又把卜科長那兩句話加強了一點：

「不但應當如此，爲了要建立一個新作風，主任更應當時時刻刻使用自己的職權才對。」這句話又正說中了郭主任的心了。他是頂喜歡聽人家對他說這類的話，其實，這一類的話，他每天都在心頭上想想去。不但要想，而且還要堅決去實行。所以，每當他要對學生講話之前，他照例要把推放在案頭上的幾本書，一本一本的翻着，抄襲了許許多多的新的名詞，和許許多多激動人的句子，來臨時充實自己的空虛的肚子。等到他把兩隻穿着馬靴的脚，有力的踏上高的土台，他的兩隻手便插在馬褲袋子裏，盡可能的瞪大了他的眼睛，他立刻嚴厲的叫起

來了：

「還說話嗎？還說話嗎？閉上嘴！」

於是，他開始對學生講話了。

有時，他爲了要明瞭學生們對於他所講的話是起着一種怎樣的反應，他常常把三個科長帶到他的身邊。有一次回來，郭主任用手拍着卜科長的肩膀頭，小孩似的天真的問：「我今天講的話怎麼樣？」

卜科長不加思索的開口忙忙的說：

「很好，很好，學生們沒有一個動的。」

沒等郭主任說什麼，汪科長立刻插上嘴：

「主任的話：簡直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郭主任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輕輕捻着嘴唇上一簇黑鬍鬚。他得意的笑起來了：

「我和他們講一次話，我就得消耗一次精神。那一天晚上，我不是整整預備一夜？」

這些話，其實他說得一點也不錯，本來自從他兼任了幹部學校的政治主任以後，他確實是把整個的精神都集中在學生身上來了。所有關於政治部的一切工作處理權，他完全交給了他科長。他一天到黑現得很忙，忙着對付學生們講話，忙着找學生們個別談話。他對講話是頗有研

究，如果說一個人在社會上必須具備一種特長，那麼，郭主任的特長便是講書了。他雖然從來沒有好好的讀過一本理論書，可是每天報紙上登載的名人講演，他却會一連讀上几幾遍，字字記在心裏。所以，他每次無論對政治部的同志，或是對幹部學校的學生講話時，他總是滔滔不絕的把人家講過的話，刪頭去尾的搬過來再重複一遍，而在最後的結束時，他照常要握起拳頭來，蹣着馬鞭，高聲的這樣喊叫：

「……我們要給敵人一個大的打擊！我們要戰鬥！我們要戰鬥到底！」

生活在戰鬥中，然而，郭主任缺少一顆勇敢的戰鬥心。他從來沒有到過一次火線，幾次，慰勞前方將士，或視察部隊士兵生活，他不是派科長去，就是派政治員去。

爲了要爭取那七百多個，在他認爲可以作爲他搖旗吶喊的盲從羣衆的學生，他曾經費過多少心血，用過多少手腕，才把原先那一個精明強幹的政治主任，使他自動請了長假，離開了學校。這樣，郭主任便一身兼了兩個要職，每天在政工員和學生面前，玩弄着他的可笑的把戲。他對那些找來個別談話的學生，往往把不必要的話盡量在幾分鐘結束以後，他做出一種特別激動人的表情來，懇懇切切的這樣說：

「……我說什麼話，你就聽什麼話。你好好努力學習吧。祇要你能叫大家不反對我，在你畢業之後，我一定給你很好的工作做，要當縣長，我也有辦法……」

像這樣的話，差不多所有的學生天天都聽厭煩了。今天，使郭主任意想不到的，他竟在政治課上受到四個學生的批評了。原來郭主任在講完了課後，他曾經用謙虛的態度對學生們說：「……呵，諸位同志，你們看我有什麼錯誤，無論那一方面的！關於工作上的，關於我的為人，給我一個批評。」

立刻，有四個學生站起來批評他了。說他官僚習氣太大，說他好空談，不求實際……郭主任聽到這些談，他有些不安起來，他用了許多辯解來否認自己的錯誤。也許感情激動了他的內心，他又憤恨又惱火的可就和那四個學生爭吵起來了。他冒着火性頭子，走出教室，找到了軍事主任，開始商談他所遭遇的這種難為情的，不堪忍受的批評了，這樣，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那四個學生的命運，便被決定到開除到學生圈子以外了。

「朱主任，押他們走的時候，把他們綁起來……」最後，郭主任又連連這樣說。

三個科長在郭主任的房間裏走來走去。他們覺得無談可說，一個一個走出去了。卜科長剛剛把腳步踏到院子裏，他向後一轉，上半身又探到房門裏，他關切的對郭主任說：

「主任，你不要再在心裏想這件事情吧。你好好休息吧。」

郭主任感激似的在臉上投了一個笑。他一邊點點頭，一邊用眼角送走了卜科長的背影。

沉默。

郭主任靜靜的躺在鋪着紅花的俄國毛毯的土炕上，他左手放在頭底下，右手拿着一枝香烟。他不住的用眼睛睜視着繚繞在他面前的一團一團的灰白色烟圈。他右腿蜷在左腿上，時用腳踵去碰着那直立的左腳尖。他的右腳尖，又是隨着腿上的筋肉抽動却有意無意的往兩邊一扭一扭的在搖着。

忽然，劉淑英手裏握着一束桃花，領着兩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子跑進房間來了。她邊笑邊說：

「郭主任，小蘭和小美來看你啊。」

郭主任把身子很快的一轉，立刻笑起來。他一隻手握着小蘭的手，一隻手握着小美的手。兩個女孩子一點也不羞怯的就把臉子靠近了郭主任的臉邊，不約而同的高興的這樣說：

「爸爸，媽媽問你好呵！」

這被叫着小蘭和小美的兩個女孩子，都是郭主任的乾女兒。她們是鎮上的人，差不多一個星期要來好幾次。有時，一來要住上個半月才能走。郭主任是喜歡認乾女兒的，他的乾女兒不單是小蘭和小美，還有什麼小春啦，小紅啦，小環啦……常常來玩的有八個，最大的年齡十八歲，最小的年齡十二歲。她們像小蘭小美一樣，有時來玩玩就走了，有時一來也要住上個半月才走。走的時候，郭主任照例要給她們買布匹，買鞋襪，買好吃的東西，還要派勤務兵趕着馬

途。

劉淑英等小蘭和小美把所要說的談都說完了，她握着桃花的那隻手往郭主任的面前一擺，活潑潑的說：

「郭主任，你看！」

「呵……」郭主任趕快把那一束桃花接過來，他放在鼻子上聞了聞，然後又輕輕的用嘴唇吻着。他兩眼望着窗外的遠山，山上的紅綠，詩人似的吟味着：「呵，春來了，」

劉淑英只是微微笑着，她從沒有說話。

郭主任再吻着桃花，依戀的說：

「多可愛的花呵。把它插到花瓶裏吧，當心別傷害了花瓣呵。」

小蘭和小美坐在郭主任的體旁她們時而瞧瞧郭主任的臉，時而瞧瞧案頭上的花瓶裏那一束嬌嫩的桃花。

劉淑英站在郭主任的面前；也沉默了。她的心好像有着一種難以表露的寂寞的隱憂。她面孔上那嫣紅的笑影消逝了。她遲疑着用着細小的幽幽的語聲問了：

「郭主任，前方戰況怎樣？沙同志怎麼去了這些天還不見他回來？」

郭主任沉默着，盯了劉淑英一眼，接着笑了笑，慢聲的說：

「參謀長說戰況很好嘛。沙同志沒有回來，也許他的視察工作還沒有完結吧。」

這個被稱爲沙同志的，原來是劉淑英的已經同居的愛人。他像劉淑英一樣，除了擔任政治部的幹事外，又兼任幹部學校的政治主任辦公室的教育副官。他們愛人一對是住在郭主任的院子中，對面一個小屋裏，他常常要被郭主任派到部隊或前方去做視察工作。

劉淑英聽到郭主任給她以安慰的回答，她點點頭，羞怯的笑了一下。

突然，不遠的山谷中又發出幾響震動的大炮聲了。

郭主任把身邊的小蘭和小美用手一推，他的屁股在坑上跳了幾跳，爬起來伸手在坑沿上抓起一雙馬靴來就往腳上蹬。

「怎麼炮又響了？」郭主任驚恐的說着，繼而大聲叫：「張奎祥，張奎祥！」

勤務兵跑進來了。郭主任慌慌張張的對他說：

「張奎祥，你快，快快快到參謀長那裏去，問問前方戰況到底怎麼樣？怎麼大炮又響了？」

快跑去，快快快跑回來呵……」

當勤務兵跑出去沒有多大一回光景，忽然，外邊的天空上又響起了一陣由遠而近的嗡嗡的震動的聲音了。等到劉淑英跑到院子裏，仰起面孔向陽光所照耀的高空探望時，三架銀白色的敵機漸漸低飛着向村莊上迫近了。

郭主任兩手披着一件夾大衣，他呼呼的喘着，大步向街頭一條小窄路上跑去了。當他正想往一個低坡奔時，一架飛機嗡嗡的打了一個旋，便在他面前不遠的一個地方，丟下一個炸彈來。他驚叫了一聲往地上一仆，兩手牢牢的箍着自己的頭頂。他神經質的又爬起來，向左邊望了望，一轉身直朝着前低坡跑過去了。飛機在他頭頂上嗡嗡的響。他的心突突的跳着，眼睛一發黑，他的身子像不自由的便跳進一個坑窪裏了。

「郭主任，那裏邊有很深的水呵……」劉淑英隱伏在一堆叢莽中，她在大聲的叫着。

等到飛機過去，郭主任從坑窪裏爬出來，他左腳上的馬靴已經失落了，而他的衣服完全被一些污臭的泥上漿子浸溼了。

晚上，郭主任被一種激憤的，苦痛的，叫囂的聲音糾纏着了，那猶似大海中的一個潛伏的暗礁，被萬匹激流的奔馬所踐踏着了。十個被全體同學推舉出來的學生，站在郭主任的面前，用着同一的，堅決的語聲，質問般的在嚷着：

「……我們不能同意主任這樣開除他們……他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他們也沒有危害了抗戰。主任這種開除他們的理由，我們是反對的……爲什麼還要用繩子綁着他們的路膊呀？這是傷害了四個工作同志的人格，這是給我們一個最大的刺激呀……」

郭主任現着異常不安，他身子顫顫抖抖的依靠着案頭站着。他的面孔漲紅起來。他兩手牢牢的抓着馬鞭。對於學生前一段那幾句話，他聽來好像不放到心上，但後一段那幾句話，他聽來心中却感到有些不十分自然了。他蹙蹙：，瞪着大眼，搖着頭說：

「怎麼？綁起來？我並沒有讓誰把他們綁起來呀！我不騙你們。我既然開除了他們，我就不會再去侮辱他們……」兩隻手掌拍着案頭，發急的接着說：「難道我就這樣的混蛋嗎？我會叫人用繩子綁他們嗎？這，這，這一定是特務營的弟兄們弄錯了。他們照着過去的老習慣，以為要押送一個人，就必須用繩子綁起來！真是豈有此理，可惡極了！他們那樣蠢，蠢到了連事情都不會做……」

「主任、你不要騙我們吧，假若沒有你的話，或是軍事主任的話，就是當弟兄們的再蠢，他們也不敢用繩子綁人啊！」

郭主任的面孔又是漲紅起來，他連連拍着胸脯，表示着自己的坦白，尖聲地說：

「諸位同志，你們真冤枉我，我有良心，我有良心呀……」

任憑郭主任用怎樣的話來給自己辯解，可是學生們好像已經知道自己是受了欺騙，所以一直沒有停嘴在向郭主任爭執着理由。郭主任被他們糾纏得沒有辦法時，最後，他氣憤憤的跳起來，怒聲的說：

「怎麼辦吧？就算我用繩子綁了他們，但是你們能把我怎麼樣？好好當你們說，你們總是不肯相信我的話，你們簡直不通道理！你們再噲噲噲的，我把你們都開除，看看你們能把我怎麼樣！……」

「怎麼樣？我們當然不能把主任怎麼樣！可是用不到你開除我們，我們自己也會走！我們在這里沒有保障……我們學習到什麼？……」十個學生生着氣，一邊說一邊走出去了。

房間里面只剩下郭主任一個人了。他像陷進了一個深的泥沼中，懶懶的邁動着兩隻失力的脚步，呆呆的站在房門口。他沉默了半天，粗聲粗氣的在喊勤務兵。當勤務兵從院子里喘着氣急急忙忙的跑進來，郭主任的眼睛一瞪，嘴皮抽抖着，他伸手便在勤務兵的後腦杓上擱了一巴掌，罵道：

「混蛋！以後不准你再走開！快去，請科長們到我這里來！」

勤務兵哭喪着一張臉，輕輕的走出去。住了一回，三個科長來了。郭主任對他們發呆了半天，他才把學生們來他房間里這一種事情告訴了他們。

卜科長聽了郭主任的話，他心里一陣充滿了恐懼與憤恨。他下意識的思索着，一隻手在額頭下輕搔了幾下。看了看郭主任，他吞吞吐吐的說：「主任，事情既然到了這一步，我們一不做二不休。應當叫特務營派弟兄們先把學生們看起來。」

郭主任點一點頭。這時，汪科長對黎科長瞧了瞧，用着徵求意見的口吻說：

「黎科長，我看卜科長的辦法很對。你認為怎麼樣？」

科長的心困惑的震跳了一下。他的臉子發了紅，害羞似的微笑着。他喉音低得幾乎聽不大出來，這樣沙啞的說：

「可以吧，不過對事情處理，我們要去完善方面去想才對。」

郭主任好像沒有聽見黎科長的話，他只是低垂着臉，在屋裏踱來踱去。他的兩隻手總是不肯離開馬鞭。他沉思了一會，決然的說：

「那麼：卜科長你趕快到特務營去見劉營長。我想馬上召集學校的政治員講話，叫政治部的同志也參加。」

匆匆忙忙的走出去，郭主任帶着汪科長和黎科長踏進了會議廳。

夜很靜。黑黑的天空失去了星海的照耀，那陰鬱鬱的，灰濛濛的，沉霧似的一面風沙的大網，網着死靜的街道，網着幽暗的空野。在每一個被黑暗所控制的地角上，無形的惡魔的風暴，時時做出一種粗獷的，沉悶的，尖銳的吼嘯。這不是一隻 撲的寂寞的野獸嗎？那用眼睛探望不見的昏黑的邊際上，却瀾漫着從遙遠的荒邊吹來的一些鬱冷的溼雪的氣息。呵！黑夜的脊，它的美麗的窈影，現在是悄然斂跡了。

遼遠的深山中，一串馬聲嘯叫起來了……

當然，一陣不可阻擋的冷風，像無數隻粗糙的大手掌，從高空伸下來，一直朝着燈光熒熒的會議廳的兩扇虛掩着的門板上撲去了。當兩扇門吱吱的閃開時，站在一列長長的桌子一端的郭主任，他的頭頸子往大衣底領子里蜷縮了一下，而他的正在說話的苦澀的喉嚨，像被一個人用手使勁扼住似的，立刻發着沙沙的尾音，停止了。這時，圍坐在他對面，和左右兩邊的五十多個政治員，一齊把眼珠子凝聚到在被一枝燭光所映照的，他的那發着慘白顏色的不愉快的臉上。他雖然是在對大家講話，但他的話如同失去一種誘人的力量，是絲毫不會使人受感動的。他那過於善變的表情，若是偶然被一個陌生人看見，那真會相信他是一個言行一致的忠於工作的人了。現在，他站在這五十多個政治員面前，自己的一舉一動，被大家是完全當着一幕滑稽劇中的一個使人發笑的丑角了。他有時笑笑，有時氣憤，有時竟幽咽的哭泣了。

會議廳沉於了靜，窗外大風沙在吹動，在激揚……

郭主任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咬咬嘴唇，右手從馬褲袋里掏出來，重重的在桌面上掄了一拳。他又哭了，把臉子轉向牆壁，他抖擻着肩膀，一塊手帕按着眼睛。他慢慢的回過臉來眼睛發着溼紅。他微微笑着，聲音充滿了熱情，

「諸位同志，你們應該相信我的話，我已經說過了，我愛我的同志，勝過愛我的弟兄……」

我雖然開除，四個學習的同志，但是我的心已够痛苦了……你們想想，我再怎麼能够叫別人用繩子去綁人家的胳膊呢？……我冤枉，我向誰去申訴我心中的話呢？……」

郭主任的任子又轉向牆壁，他用手帕在擦着眼睛。慢慢的轉過身來，這一回，他不再笑了。他注視着坐在他身旁那幾個派在學校工作的政治員，他突的暴怒起來了：

「現在我想要說的話就是，你們在學校的工作同志，太對不起我了，太對不起我了！你們想想，你們工作沒有給我做好，而我們已經開除的學生，又被人家綁起來，受了侮辱，難道說這種責任，你們就不負一點嗎？我開除學生，責任當然由我來負。可是這個呢？難道你們的眼睛全瞎了嗎？……」

這使人難以接受的，一頓毫無理由的熱罵，鐵似的擊痛了大家的心了。一個政治員生着氣，面孔變成了青色，他幾乎要哭起來，立着身子大聲說：

「主任！我們的眼睛並沒有全瞎，但是，你如果做一件使我們看不見的魔鬼祟崇的事情，我們又怎麼能够知道呢？」

郭主任的臉發紅了。他的拳頭又狠狠在桌面上一掄，制止着說：

「不許你說話！不許你說話！你要知道我是一個政治部主任，你把我看當一個什麼東西呀……」

這時，黎科長站起來，把那一個政治員勸慰下了。郭主任直着眼睛，他漸漸的消了氣。他笑了笑，聲音異常溫和的說：

「諸位同志，我覺得我剛才所說的話，並沒有錯誤，可是，這位同志站起，就用很難聽的話來激刺我！對嗎？你們想想。我說你們工作做得不夠，事實是如此。學生所以向我搗亂，這正是你們工作沒有做得好的原故……我希望，你們回去，把我所講的話，傳達給學生們，叫他們安心學習，不要把事情擴大……」

談話完結了。在郭主任熱烈的期望的微笑中，那五十多個政治員，每人帶着一顆苦悶的心，跳出會議廳了。

……

夜深，郭主任已經睡了。黎科長和幾個失眠的政治員，冒着風沙吹打，他們走上了河邊，圍坐在草地上，他們開始談話了：

「……………」

「目前要想把工作很快展開，我們應當先去克服一切困難！」
幾句沉毅的語聲，從黎科長的鐵一般的喉嚨里抖跳出來。

立刻，一個政治員懷疑的問了：

「那麼我們用什麼態度對待郭主任？」

黎科長不加思慮的說：

「要把他看做自己的一個親愛的工作同志，克服他，影響他。」

另一個政治員忙忙插上嘴說：

「可是，他往往會失去人性，對待自己的同志。」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呵。一個個人主義者。」彷彿在解釋着，黎科長說着笑了。

「他還是一個領袖慾很強的人呵。」又一個說了。

「對的。你認識得很清楚。但是，無論怎麼樣，你們每一個同志，都不應當放棄他。」

風沙在吹着。河流潺潺在響着。但瑣響聲，有時清晰，有時却瘖啞了。

一個政治員微微鬆了一口氣，他在黑暗中一對燃燒着的眼睛投向黎科長的面前，於是，他

溫柔而快樂的說了：

「黎科長，我用一句最愛護你的話，向你說明了我們的希望吧：你在主任與科長面前，缺

少火一般的魄力。」

黎科長聲音顫抖着：

「我脆弱，我自己曉得，但是，我的苦悶也許你們懂得的，你們知道，我在主任與科長之

中，我是一個失去一張嘴巴的人，我是一隻鼓不響的手掌啊。」

「正面爲這樣，你更應該拿出你的魄力來。」

「是的，我總要尋一條路。」

……第二天，幹部學校的學生，向郭主任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今後，保證不許再以不正當理由開除任何一個學生，這樣，黎科長竟做了一個調解人，在主任與學生中間，來往奔走著，結果，學生們得到了郭主任的圓滿答覆，便在當天的上午照常上課了。

這一天的政治課，是卜科長去給學生們上的，郭主任一天沒有吃飯，一天沒有出門，他悶悶的躺在炕上，像一個神經錯亂的人，他看見卜科長和汪科長走進房間來，兩隻拳頭一連的在炕上亂掄着，嘴里嘩嘩的叫着：

「我的威信失掉了……我還有什麼辦法叫學生們來聽我的話呢？……我還到學校去幹什麼？……你們說，你們說，我不去了，我真的不去了……他們現在不聽我領導，畢業之後派他們工作，他們更不會聽我領導呀……」

卜科長啞着喉嚨，顫抖的說：

「主任，你不要難過吧，我們總可以想一個辦法。」

「想一個辦法，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呵，我的政治主任簡直不要幹吧，我的威信一失掉，

學生們那一個還怕我呢？……」

卜科長有些茫然了，汪科長喘喘氣，半天，他才囁囁說：

「主任，只要你能堅決使用你的職權，一切還是有辦法的，」

郭主任苦笑着，一隻手抓緊了自己的下巴，憤憤的說。

「好，我就這樣辦。」

然而，苦惱抓住了郭主任，從這一天起，他幾乎沒有一時一刻心中感到快樂的。他的思想滲透了憂鬱的雲雨。他自己已經說不出來他是變成一個怎樣的人了。似乎在地面前的一切事物，影子，對他都是面生的，對他都是冷嘲的。他深深的覺得從他身上是失却了一種搏跳的血脈的力量。那力量彷彿一個巨人，傲岸而堅定的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心冷却了。他沒再到學校，也沒有再到政治部。學校應當經他手所處理的一切事情以及課程，已由黎科長代理了。而政治部的事情，仍像先前一樣，還是由卜科長一手去處理。

時光帶着捉摸不住的翹翼飛奔着。郭主任沒有走出院子去，整整有兩個月了。在這兩個月的時間內，他忘却了天空的浮紅的太陽。他不知道窗外的春，在什麼時候遠遠溜走了。猶如害了一種不可治療的病，有時，他寂寞的徘徊在房里面，有時他靜靜的躲臥在懶倦的睡眠中。

從前方回來沒有幾天的沙同志，十天前又被郭主任派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了。這樣，郭主

任就把劉淑英看當是自己的愛人，每天跑到房裏來給他做一些生活上的瑣碎的小事情。

幾個乾女兒送走，但接着幾個又接來了。眼前只有細瑣的話語，只有銀鈴似的笑……郭主任漸漸的陶醉在生活的夢幻中了。……

砲聲久不響了。郭主任顯然是忘却了在不遠的山谷中的自己的戰鬥的弟兄了。現在他是沉默着，沉默着不說一句話。一個充滿了春天的萌芽的，有意義的集體生活，却被他從身邊兩手推開了。

有時，政治員因爲一件必需解決的事情跑來見他，他往往張着兩隻好像永遠睡不足的鬚倦的眼睛，失意般的幽幽的說：

「還是去見卜科長吧，他可以替你們好好解決的。」

「這件事情由主任親自解決比較好。」

「那也不必。你知道我近來生病呀，身上不舒適、精神又壞，……」

這是郭主任，對待工作同志的態度，大家放棄了郭主任，不如說郭主任放棄了大家。

有七個從遙遠的江南跑到山西去的青年，他們以偶然的機會參加了郭主任所領導的政治部。但使那七個青年覺得奇怪的，他們來了一個半月始終沒有見到郭主任的影子。他們每天躺在政治部的宿舍里，除了翻翻自己帶來的幾本書，那再只有用被頭蒙上頭睡覺了。他們爲了要求

工作做，曾經給郭主任寫過三封信。可是，郭主任在接到他們最後的那一封信，終於以勤務兵送來一個語句很簡單的小紙條來：

××諸同志。

關於工作問題，請即與卜科長詳談。

郭瑞鑑×月×日。

那七個青年見了卜科長，在幾分鐘的短短的談話中，他們都盡情的把壓在內心的苦悶的言語吐露出來了。這時，站在卜科長身邊的黎科長，他還沒等卜科長發言，就搶着開口這樣說：

『那麼，就派你們到我宣訓科去工作吧，近來有許多工作要計劃開展。』

卜科長一陣不高興起來，他吞吞吐吐的說：

『那也好。不過，我們應當去徵求徵求主任的同意才是。』

『用不着徵求吧，主任不是說叫你来決定這件事嗎？』黎科長微笑着說。

卜科長默默的點了點頭。

一個星期又過去了。但郭主任的脚步仍然沒有走出院去。一天上午，他坐在房門口外一把椅子上，兩眼矇矓的在閉着。一隻手懶懶的撫摸着頭髮，一隻手輕輕的在膝蓋上拍動着。一回兒，他睜開眼睛看看西去的太陽，又看看掛在屋簷底下一條繩子上的一套黃華達呢夾軍裝，

他站起來，朝着自己的房間里叫：

「劉同志，把我的軍裝拿進去吧。」

等到劉淑英把軍裝剛剛拿進去掛到牆壁上的衣掛上，郭主任從院子里急急忙忙的走進房間去，他在案頭上一個皮包找出來從來沒有用過的，一對全金的，鑲着一個星花的領章。他凝神的看了它一眼，愉快的說：

「劉同志，你把這給我綴到夾軍裝領子上。」

劉淑英眼睛一大，驚喜的說：

「好，郭主任，怎會全是金的？真漂亮呀……這不是少將階級嗎？」

郭主任在嗓子里輕輕的笑着說：

「是呵。」

「郭主任，你不是上校嗎？怎麼？怎麼……」劉淑英手一停問了。

郭主任又是在嗓子里輕輕的笑着說：

「上校固然是上校，可是等到新編制一下來，我就是少將了。」

「呵，少將，怎麼上邊有這個消息嗎？」

「消息早就有了。本來一個軍部的政治部主任階級就是少將呵。」

郭主任一隻手捏着綴好的領章，他幻想的眼睛迷迷的閉上了。

是在一個星期日的夜晚，政治部照例又開小組會了。主席是卜科長，他向大會簡單的這樣報告：

『諸位同志，今天小組會是檢討批評，凡關於軍部，政治部一切工作做得不夠的地方，或是任何一個同志有什麼錯誤的地方，都希望大家提出來檢討和批評。』

像往日一樣，這個會是被沉悶的空氣壓住了。一個並不怎樣大的密洞，竟充滿了死的寂靜，這寂靜的程度，竟連每一個人的呼吸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很清清楚楚的了。

卜科長的眼睛搜巡着每一張面孔，他重復的說：

『希望大家不要沉默，每個人要熱烈起來發言。』

在一盞幽暗暗的油燈的光耀下，許多隻眼睛是在默默的互相瞧着。大家彷彿很疲倦，又彷彿要睡眠。這時，坐在坑沿上那七個新來的同志中的一個人立起來了。他態度和善的小聲說：

『主席，請允許我發言。』

卜科長兩隻肩膀頭子向前一聳動，點點頭。

那個同志慢慢的說了：

『我要批評郭主任……我來了眼睜快一個半月了，但是，我沒有見到郭主任一面。他不到政治部來，他不和我們同志接近，而且他也不來參加我們的小組會……我要批評郭主任的就是這些。』

卜科長的面孔一陣難看起來，如同自己已受了別人的批評，他顫聲的說：

『這個。我給你來解釋吧……你們是不知道的，郭主任，他，他近來正生病，所以不能見你們，所以不能夠出席來參加我們的小組會。』

會場驟然熱烈起來了。那新來的同志，以及舊有的同志，他們都起來發言，有的說，郭主任就是有病，也可以和同志們發生一種聯繫；有的說，交換工作上的意見，這是每一個工作同志必需有的態度；還有的說，郭主任，始終不能和同志們過一個艱苦的共同的生活……

卜科長被這些激刺着，他的心突突的跳來了。他的手不住的去擦動着胃汗的額角。他的喉嚨有些乾渴，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檢討着，批評着，一個半鐘頭的時間，很快的過去了。

從會場上出來，卜科長一邊思索着，一邊默默的走着。在初夏的夜月光映照着的死靜的街巷里，卜科長有如一個可怕的鬼影，蹣跚的走着，他一直朝着郭主任的院子里走了。唯恐讓別人聽見，他輕輕的用一個手指敲着關閉了的兩扇門。忽然，那發着一片幽光的小小的窗戶，倏

然的黑了。卜科長一隻耳朵貼在門上靜靜的聽了聽，他小聲的說：

『主任，怎麼睡了？我是，我是卜科長呀……』

『有什麼事？』

『你快快開門吧，政治部又發生了事情。』

門開了。等到卜科長剛一進屋，隱藏在門後頭的黑暗中的一個人影子，悄然溜出口，便溜到院子裏對面的一個小屋子裏去了。

點上了燈，卜科長的眼目在四週搜巡了一遍，他低下頭，奇怪的笑了笑。忽而，他仰起面孔，做出緊張的表情來，急聲的悄悄地說：

『主任，今天小組會上又有同志批評你了。……真是豈有此理……』

郭主任把披在身上的那件棉大衣，兩手緊緊一掩，紅紅的一張面孔上的筋肉跳了幾下，他眯眼，慌忙的問：

『怎麼？』

這樣，卜科長就把小組會上的情形向郭主任詳詳細細的報告了一遍。最後，他又以遲頓的聲音重複的說：

『若是沒有新來的七個混蛋站起來，我想恐怕黨同志誰也不肯要育的，大家是受了他們惡

毒的傳染，才一個一個都站起來……」

郭主任茫然了：

「呵……」

突然外科長想起了剛才他站在門外時，聽到房間里有幾聲女人的動靜，而進來時又覺得從他屁股後溜出去一個人影，於是，他的臉子一沉，立刻在心里生出幾句使郭主任聽到非震怒不可的話來。身子向前運動着，眼皮往上一跳，嘴巴子便湊近了郭主任的耳邊，他鬼鬼祟祟的啞聲喉嚨說：

「主任，還有一件事情，這件事情簡直有害你的名譽……」

郭主任焦急的問：

「什麼事呀……」

「什麼事？你知道，現在外邊給你傳播謠言呀，……我告訴你，今天在開小組以前，我到政治部宿舍，我剛一進院子，我聽到有好多同志在屋裏談論你……那七個新來的同志，也不知他們故意造你謠言，還是從那裏聽來的，他們就對大家說，說你和劉淑英同志講戀愛，已經同居了。……他們還說你認了那麼好多的乾女兒，是人說的話嗎？多難聽呀……」

郭主任生氣了？

「……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卜科長瞪着一對大眼說。

「我看這七個傢伙也不是好東西呀……他們說不定都有背景，有意來搗我們的亂……」

郭主任連在腦子里想都沒有想，他伸手在坑邊抓起一隻勃朗寧手槍來，怒沖沖的罵：

「混蛋，我去鎗斃他們！」

卜科長嚇了一跳，他連忙伸手抓住了郭主任的胳膊，啞聲的說：

「主任，主任，你看你又發火啦……我們爲什麼要去糟踏幾粒槍彈呢？有鎗彈我們留着好打日本鬼子……他們犯了錯誤，我們乾脆叫他們滾開，把他們押過黃河去就算完啦……」

郭主任想了想，恨恨的說：

「好，好，那麼，你趕快去給我辦……把他們在天亮之前押走……」

第二天早晨，黎科長被突然傳來的那不幸的消息所激動了。他忙忙的走到郭主任的房間的遠遠凝凝的望着。他的聲音低沉沉的，惋惜的說：

「……他們是七個工作能力很强的同志，可是又讓他們走了……」

「雖然工作能力很强，但是我們沒有辦法來使用他們……我還是獨一無二的主張：工作寧

肯不做，也不能叫他們在這搞我們的亂。……」郭主任恨聲的說。

「不過，這件事以後你想想會痛苦的。你對一切應事情該觀察，探聽，思索。你要相信自己。對別人的每一句話……」

還沒等黎科長的話說完，郭主任搶着說：

「那麼，你認爲卜科長的話是不可靠嗎？」

黎科長沈默着，他悲感的說：

「我並不是要在你面前指摘別人的錯誤。想想工作，想想你所站的地位，我總認爲昨天晚上你所處置的這件事情，是失去理智的分析。」

「那麼，你是說我做錯了嗎？」

「是的，你已經錯了。」黎科長抖着細小的聲音，他的面孔是浮着一縷從來沒有的溫和的笑。「我已經說過，這件事以後你想想會痛苦的。」

郭主任默然了。

黎科長喉嚨張大着，他堅毅的又說：

「我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我常久的沈默你是看出來的。在今天，我用了儼對待每一個工作同志一樣的熱誠來勸你，你知道我的心是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快樂……」

郭主任清苦的笑了：

「黎科長，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知要用什麼話來向你表明我的心情呢？現在我彷彿在做夢……過去我也在做夢。……我在三十歲的時光中，好像天天都在做夢……」

「一個善於做夢的人，也許他的脚步永遠會停滯的。」黎科長有力的抽動着嘴唇。「在這流血的大時代中，夢是不會存在的。你過去的生活不要再管它吧，但是明天，你就應該離開你的房間，去接近同志，去抓緊你的工作……放棄你的個人主義，放棄你的領袖慾的幻想……」

郭主任只是默默的瞧着黎科長的臉子，但他半天沒有說一句話。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病中。

夜 景

舒 羣

在目光與燈光相混的明亮下的街路上，我遇見一個赤裸裸身體的女人，向我跑來，跑近我的身邊，她拖住了我。

即使我不是一個勇敢者，我也絕不承認自己是一個懦夫，不過爲什麼我的全身都抖動呢？使我想像着世界上確有傳說中的魔鬼嗎？不然她爲什麼不向我說一句話呢？我抑制着自己的恐怖心情，鎮靜了一下，我在細細地檢視着她：臉面被她那長長的開散着的髮絲與淚痕遮沒着，不讓她的眼睛，鼻子，嘴唇完整地露在外面，在她那般枯瘦的身體上，卻有着一雙飽滿的乳頭和飽滿的腹部！——藏着臨產的胎兒，腹部以下，便是僅僅被一層皮膚包裹的兩條腿骨，支撐着沉重的上身，我幾乎担心着她的上身壓斷了她的軀骨，她的手，彷彿是巨形的雞爪，抓着我的肩膀。在我檢視以後，我認爲她並沒有一處失脫了人形的常態，相信誰也不敢把她分割在人類以外，指爲任何的動物之一吧？可是，她爲什麼仍然不說話呢？祇是讓她的嘴唇顫抖着；她的話，好像都留在她的顫唇以內。

「你告訴我——你是誰？」

我終於問了。她擺動一下頭，讓遮蔽她眼睛的一束髮絲隨着夜風飄向頭後，她認真地看了一下我的臉面。於是，她尖銳地叫了一聲——經過顫抖的嘴唇，好像沿着一條曲線，起伏地傳入我的耳孔，使我感受了她所感受的驚奇，恐怖，羞愧。然後，她立刻放我了，繼續她的路跑開去。

我留在路上，注視着漸遠的赤裸着的背影。這時候，我被好奇心所激動，轉回自己要走的路，追向她去。

我追上她的時候，這次我拖住了她。她看看仍然是我，她要立刻在我手中掙脫：

「你放開我！」

「我不，我要知道——！」

「你要知道什麼？你這個討厭的大兵！」

她憎惡地望着我，好像要把我身上的軍裝撕成粉碎。可是我向她仍以友善的態度：

「我要知道你是。誰」

「你想我是誰就是誰！」

她用一隻手打起我握住她的另一隻走的手來。其實，我該放走她，任她去。可是，我卻仍在問着她：

「我問你——你要做什麼？」

「我要去，去就是要去啊！」

「去向哪裏？」

「去追一個人！」

「哪一個人？」

「害了我的一爲人？」

我聽了她的話，不知爲什麼沒有經過一些思索，便很直率地問了她：

「害了你的那個人，是強姦了你的人嗎？」

「放屁，放屁！」

隨着她就在我臉上打了一掌，我爲了隔住她的第二掌，我的手指觸了她的胸脯——這彷彿故意毀弄了她那女人的尊嚴一樣，狠狠地又踢了我一脚。我如果以一個軍人的身份，我不該讓她這樣侮辱我了吧？不知爲了什麼我還在問她：

「你追的那個人，究竟是誰？」

「我的丈夫！」

「你們爲了什麼事情呢？」

她不肯說，同時我也沒有再追問她，因為夫婦間永遠保藏着不肯外傳的祕密，所以我放開她，讓她跑去。並且我也沒有更多的餘閒的時間，在一小時內，我要辭別幾個好友，不然，在明天我將要隨着軍隊開出西安。

我剛剛走開幾步的時候，便聽見了她又在背後喚我：

「你回來，我要問你——」

「你問我什麼？」

「你是從這條路上來的嗎？」

「是的。」

「那麼你遇見我的丈夫了走？」

「你問的真奇怪，我知道你丈夫是什麼樣的人？」

「你不知道路上在夜間很少人走嗎？」

「這路上，在夜間，是很少人走。可是我也不敢說我遇見的人，就是你的丈夫吧？我知道

你丈夫是什麼樣的人？」

「他和你一樣，也是個大兵！」

於是我記起了在路的轉角處，有一個士兵，叫開了一家已經關閉了門的酒店，進了去了。

我告訴了她的時候，她那憂傷與憤怒的神情，才淡了些。她要回家穿起衣服，再去會見她的丈夫，請求我先爲她看守她的丈夫，她未來前，不讓他離開酒店。

「你爲什麼不先穿好衣服再追他呢？」

「他怕我追他，他才趁着我睡覺的時候跑了；等我穿好衣服他跑得更遠了！」

「你想想，我有什麼權利看守他呢？」

「你做些好事，你可以想一種方法，讓他在酒店裏多等些時候嗎？我告訴你他是愛喝酒的！」

我因爲忍受不了她那小羊一樣的哀求，便允許了她。我臨去的時候，我決定祇是去監視一下她的丈夫，並不讓他知道我是爲她在看守着他，因爲我不知道他們夫婦間究竟發生了如何的幽件。

她向回路跑去，我又問了她：

「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呢？」

「我告訴你我的丈夫在機關鎗連，他叫張海山。」

然後她去了，我也去了；我們中間的距離，漸漸地延了長。

天上分散一些着異色的雲團，有的染着鮮豔的彩色，靠近日邊，有的在天上，辨不清確定

的色質，是陰灰，又是慘白，凝集一起，似一片失了常軌的海潮，湧上天面，有的，如同透明的白紗，輕飄地游覽着天空的每處。它們絕不被其他靈色所渲染，更不被其他的靈魂給留住，好像它們最愛自由，最愛自己高貴的本質。雲間，有一些散亂的星子，不住地在施展着自己僅有的一些光亮，有時候，被行雲遮沒了，彷彿從天上失落了一樣。天下充滿着幽明的月光，使我感受着一種氣氛包圍了我。

路邊的人家，沒有一些聲音，騷擾着夜的平靜，我想他們已經睡熟了，怕是沒有再知道我從我們門前走過吧？

我走着，我的身影，跟隨在我的背後，它總是不肯離開我，更不肯消滅，好像它永遠要伴着我，要安慰我這樣的一個孤獨者，這使我更感受了獨身的悲哀。因此我在敬慕着張海山，他與我是同樣的一個士兵，可是他已經有了女人，他該比我幸福，在他們夫婦中間不應當再發生任何的不幸——像今夜我所見到的事件。

我走進酒店的時候，酒店的人幾乎都睡了，祇有一個年青人在招待他的主顧——一個士兵。我看了那個士兵胸前的記章以後，我知道了他就是張海山。他並不是一個高壯的人，臉上也沒有一絲野蠻的神情，從此，我幾乎完全默認他不會害了他的女人。他的一隻手撐着頭，另一隻手握著酒杯，倚在桌上，已經是半醉了。我爲了監視他，也要來二兩酒，與他坐了同桌。他

看看我，又要來一些殘餘的酒杯——向我表示着同情，這也許正因為我們是同樣的軍裝，又被注定了同一的命運；雖然，既不相識，又不是同一連部的士兵。

我們兩人舉着酒杯，隔着桌子的距離，相敬一下，各自飲盡了一杯。他第一句話問我的便是：

「朋友，你結婚了嗎？」

「沒有。」

「沒有家在這嗎？」

「沒有。」

「好！好！」

你說的很響亮，爲我豎起大姆指來。我與他又相飲了一杯，我問：

「你這是什麼意思？」

「哼，什麼意思！不要說有家，就是有了女人，不是也累住了腳嗎？」

「我想有女人總比沒女人好！」

「像我這樣的有了女人，可真倒楣！」

他搖着頭，表示不相信他的話。於是他的拳頭把桌子敲得很響：

「朋友，你不知道我們明天就要開防了嗎！」

這時候，我才明白了他的苦衷，以及他與他女人不幸的所在。

我的二兩酒還沒有飲完，他的女人已經來了。她在未說話前，便扯住了他的衣頭，問他：

「你爲什麼偷着跑啦？」

「我不跑，我有什麼辦法？」

「你知道沒辦法，你就不該娶我！」她喘息着，繼續喊着「你祇顧你自己，說走就走了，

你這沒良心的大兵！」

「我願意走嗎？這是長官的命令！」

「命令？狗屁的命令！你祇聽命令，你就不替我想嗎？」

「我也不是沒有替你想啊！——」

「替我想？你什麼時候替我想過？我看你祇知道命令，命令你開出東北，開到西安，你都不讓我知道，不是我來找你還能想着我嗎？這次你又要開出西安，還等着我找你去啊？這裏，沒有我一個親人，你想想你那有錢去找你。再說你今天開到這地方，明天又開到那地方，我等着，將來要把你開出中國，你也等着我去找你嗎？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

他不做一聲，祇是聽着，忍受着不過，我看他因酒，因氣憤，他額旁的脈絡，已經漲滿了

血流，這並不是爲了她的實言，而且他自己也有更多的實言，無處發洩。所以他說：

「你祇知道怨我，——你沒睜眼瞧瞧這是啥年頭！啦」

「啥年頭，你就不養家了？」

她的每句話，都像鋼鐵的塞子一般，堵塞着他的喉嚨，使他無話可說，使他終於哭了。

最後，他向自己的胸脯，猛地擊了兩拳，又掏了所有的衣袋，湧起八角五分錢丟給了她。

「朋友，請你替我付了酒錢吧！」

他向我說，便走了。

然而她却又追向他去。在門外不遠的地方，我聽見他們撕扯着衣服和打擊着皮肉的聲音。

這時候，我很悔恨着自己，如果沒有我，在他們別前，彼此的記憶中不會再多留這一幕悲慘的

印象吧？所以我立刻衝出門外去，解開了他們互相的撕打。於是在這一刻的機會裏裝做一匹

老鼠樣，竄向暗淡的街道去，失了他的身影。

「你沒良心的東西，你去吧，你去挨刀，去挨鎗，讓你死後沒有葬身的地方！……」

她跳着腳，罵着他，她待他好像待她的敵人：祇是仇恨，沒有寬恕。

當她確定了他不再轉來的時候，她的話却柔弱了，柔弱得使人感到女八待男人那種最深的

熱情。

「你走了，你怎麼不給我留下一把刀呢？」

她自語着，然後又問我：

「他真走了嗎？」

「是，他真走了！」

我爲了我們也要分離，我隨便地這樣說了一句：

「你也回去嗎？」

「我回去哪？」

「回家呀！」

「哼，我家，祇我一個人！」

我祇好再這樣地說一句：

「你還是回娘家吧！」

「哼，我的娘家在東北！」

據說第二天的第一列兵車駛出以後，在鐵軌上，軋死了一個女人，全身被軋成三段，血與肉都失去，原色與原形，不過，在她破裂的腹部中，仍然有着一個完整的胎兒的頭部。

而在這個慘陰的滅亡裏，火車却載着鐵的效能向前奔馳。在大荒裏發出生命的呼喚，彷彿另外有一個巨大的胎兒生長在它自己的腹中。

齋
連
長

奚
如

當早晨的雲霧，籠罩着整個K嶺的時候，

無邊的古老的森林，在乳白色的微風裏動盪，夾纏着溪泉和瀑布底飛濺，掀起一陣陣林海底私語。

鄱陽湖在東邊涵湧，揚子江在北邊怒騰

，那聲音，彷彿是一道陡立如出的海浪，就要朝這兒猛然沖打過來。

LH洞以前傳來的砲聲雖比黎明時稀疏了

，但也還在斷斷續續地呼嘯着，聲音一有了間隔，倒反而比密射時格外顯得分明，洪大。山谷反應着長遠的迴音，林木底枝葉唼唼碰擊着。雲霧也起了分裂摩擦的作用，將水氣迅速凝

結起來，化爲一陣橫掃而過的雨點。

朝陽很難一下子晒乾山上的雲霧，往往陽光與雲霧互相綜錯，就顯出了金黃與白交相映托的奇觀。

等到陽光逐漸吸盡了山峯底雲霧，祇是青翠的山谷間還凝聚着一條銀帶似的浮光，這時候，LH洞前面那座高高的山頭——標高一五八〇公尺，——忽然被發現是插上了一把日本軍底太陽旗子，同時，還傳來一陣相當猛烈的「咯咯咯」的機關鎗聲音，一片驚訝之聲，迅即傳遍在LH洞一帶中國軍底主陣地上了。

「啊，我們的前進陣地失了！……」

雖是在耳機中，也可很清楚聽見團長在

「可是，守那裏的第八班弟兄們，爲什

大發雷霆：

麼沒有向主陣地乞援，也沒有向主陣地退却呢

「王營長！……我命令你！……第一，馬

？……」

上派人去把蕭連長抓回來！……第二，馬上派

「嘻嘻，或者……他們都被鬼子殺光了？

人去把前進陣地奪回來！……否則……要殺頭

……」

的啊！……聽清楚沒有？你複誦一遍着！……

這之際，軍用電話鈴聲急急地響了，扼

對對對，趕快照這樣去辦！……」

守K嶺正面陣地的王營長，用着惶亂而帶哽咽

這同樣的電話，打倒師長那裏，又由師長

的聲音，在向團長報告：

打倒保衛K嶺的最高指揮官那兒時，却另外加

「報告團長！……我們的前進陣地……被

添了一點兒花樣，那花樣是：

敵人佔領了呀！……啊啊，守那裏的人嗎？……

「報告鈞座！……那個臨陣脫逃的蕭連長

……報告團長！……是第三連底第八班哪！……

，我已經把他抓回來，而且，已經鎗斃了！……

啊，第三連底蕭連長嗎？……報告團長！……

……」

我還沒找到他。……我想……一定是臨陣脫逃

二

了！」

標高一五八〇公尺的山頭，在地形上說，

實在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前進陣地，它伸出在主

陣地之前一〇〇〇米遠，氣勢高拔峻峭，雄壯

險要。山峯巨石崢嶸，松杉繁密，最易蔽日隱

。兩個翼又是深密，是懸崖，毫無敵情的顧慮

。一道深凹窄狹的谷道，像羊腸，橫亘在它脚

前。正對面二〇〇〇米遠外，有一座標商一二

七五公尺的山頭，是日本軍從九江向K嶺進犯

的前進陣地。但它較比低得多，受着中國軍前

進陣地底火力控制。如果日本軍要冒險仰攻前

進，即使微倖到達山脚，祇須從標高一五八〇

公尺的山頭拋下些手榴彈，也可以將他們炸得

血肉橫飛，永遠埋葬在那深深的山谷裏。

但扼守這險峻的前進陣地的第八班底弟兄

，跟整個第三連底弟兄一樣，是新兵，沒有什

麼作戰的經驗。他們進入陣地以後，開始是各

人站在那被雨水沖積得稀泥齊膝的「散兵坑」

裏，倒也規規矩矩地把身子緊貼在「胸牆」上

，把步鎗依托在「臂座」上，眼睛專注地監視

前方，並也互相說着玩兒：

「哈哈！……打仗啊！……打東洋人啊！

……」

「我說那娘賣比的東洋人是末個樣子呀？

……」

「是洋人，就是高鼻子的洋人嘛！……」

「不是高鼻子的那種，是另外一種灣腿子

的貨！……他們還是我們的後裔哩。……聽說

從前秦始皇想長生不老，派了些軍男童女，過

海去求仙方，可是，他們被一陣風吹打在一個

島子上，永遠回不來了！……這樣，他們就成

了家，生了孩子。……以後，慢慢地一代一代

伸下去，就成了現在的東洋人！……」

「哈哈，他們如今忘了本，兒子打老子了

！……」

……

然而，末夏底太陽，還是火燒火辣的，他

們底汗儘流個不停，腿子在泥漿裏泡久了，感

到了像害黃腫病似的酸痛。瘧疾也傳染很快，

兩天來，他們祇吃到了兩次乾飯，肚子裏的飢

餓也不是好受的。而一臨到晚上，雖是花腳蚊

子，飛螞蟻之類成羣的飛鳴，叮人，但山風却

是涼悠悠的，給人吹來了沉醉的睡意。

於是，他們七嘴八地舌嚷起來了：

「哎呀，班長！……我們休息休息，小睡

一下子吧！」

「對，對！……不管怎樣，我們真要睡一

下子吧！」

「哼這樣飛陡的山，又是黑漆的夜，敵人

哪裏敢摸上來呢？」

「壓他個娘！……就是死在頭上喊我，也

要睡一覺了再說啊！……」

「人是肉做的，不是鋼做的呀，班長！……

……」

班是長個極其熱心負責，可也是個極其輾

心眼兒的人。開始，他對於弟兄們連罵帶叫地

說：「警戒是疏忽得的嗎？這關係全軍底生死

，是開得玩笑的嗎？」到臨末，他在這羣咕嘈

而頑強的「湖南糧子」底面前，終於無法可想

了，祇得鬆了口，說：「自然，我也不反對睡

覺。睡覺，總可以恢復恢復精神的。不過，得

派兩個人放哨，每兩點鐘換一次班。」

弟兄們高興了，大家立即從泥漿裏拔出，子軍服裝的女學生，在旁慰他們，唱着悅耳的腿子來在呵欠連天裏，匆匆忙忙把軍氈張掛在樹枝上，儼然搭蓋了野營底帳幕。在這帳幕之下，兄弟們和着破爛發臭，非黃非綠的軍衣，緊貼在地下軟綿綿的草上，手裏抱着像愛人那樣值錢的步鎗，飛快地呼呼入睡了。

有的大約是已經夢見了那高顴骨，黃臉龐

的老婆，或那還沒生牙齒，祇會吹唾沫的娃兒了吧，分明在他們掛着鮎魚涎的嘴角，在他們枯瘦黑黑的臉上，有味地波盪嘴一絲兒慰安的

死死地盯着班長留給的一隻不很準確，大而無當的電光馬錶，以便記取換班的時間，可是久了，人過度的疲乏，或者那霧氣也有點兒昏昏沉沉，他們覺得眼皮不大靈活，是沉重而且膠澀了。

笑痕。
樹縫間閃露的點點星光，跟螢火虫一樣的飄忽無定，風帶來了熟稻底清香，夜是如此的甜美！

山溝間的流泉潺緩着，彷彿是一隊穿着童

夜是長的，但在這兒也是短的。雲更加低壓，夜氣更加涼爽。這已是接近扶曉的時候了，陣地上是靜悄悄的。

忽然，山脚上彷彿有什麼朦朧難辨的影物

在蠕動，那或許是雲霧底脚吧？或者就是山貓的雲霧。在爬動着枝條。

敵人舉行偷襲了！

它消失了，稍瞬，它又出現。

哨兵立即開始還擊，但陡然被驚來的黑影

一個哨兵已經覺察到了，他端好了鎗，死死地凝視着，並以低聲警告另一個哨兵：

子所糾結，腹部被插入了刺刀！

「山脚上好像有什麼響動！」

接着，發出像一羣野獸咆哮的喊殺聲，震動着山谷。

「他們……是來不……了……了的」另一個哨兵迷迷糊糊地回答着。

於是，一些從睡夢中驚醒的弟兄，感到了

夜，依然是夢一般的沉靜。

驚慌失措，但也胡亂地擊起來。這樣抵抗了一陣，結果，是差不多全被敵人殲滅。其中祇有一個弟兄——

但不久，那像雲霧的底東西，飛快地湧了

一個弟兄——譚火光還算活出來了。

上來，隨即猛然爆發一陣喧轟：

他原是躺在班長底身邊，受領班長底命令，

「碎——卜通——」

，就地抵抗。他急迫而且胡亂地放了幾排子彈

「咯咯咯咯——」

，忽然間，覺得班長手裏的輕機關鎗不響了，

這是步鎗，輕機關鎗，手榴彈底齊鳴，劃破了夜底垂幕；那迸射的火光，也掃開了山間

刺手的血液所驚怖！他立即感覺到：「呀，糟

了！……我們的人死完了！」於是，他很神妙而不自覺地，順手抓住了斑長遺下的那挺輕機關鎗，——這時，如果斑長底屍體是輕一點，他也會一把抓回來的——趕快將身子一縮，像塊石頭，從山頂滾下去！

就在這前一瞬間，敵人從鎗底流光中發

現，他，立即拋來一顆手榴彈，正落在他剛

才躺着的處所，猛發一陣火光，含着着就是蓬

通一聲，將沙石和斑長底屍體都炸到半空裏去

呵！

「噫，好危險！……」他在懸空的滾動中

尖銳地叫了一聲。

當他底身子被攔阻在一處林崖底跟腳時，

他站起身來，很想換回到本陣地去，可是，當

他一起起他底上司——齋連長那對非常發紅的

眼珠，他就胆怯而且戰抖了，他喃喃地說：

「噫，他會鎗斃我的！……」

這樣，他像被獵人趕慌了的一隻失了窩穴

的熊，偶然竄進一個崖洞裏去，連咳嗽也不敢

的，儘呆呆地坐着，彷彿可以坐它三年五載似

的。

三

前進陣地被敵人佔領的時候，齋連長正在

巡查本連主陣地底左翼，他站在依據山嶺稜線

所挖成的散兵壕裏，十分急促而且憤憤然對左

翼陣地底弟兄們，用劉揚人在發急時喊叫的聲

調說道：

「弟兄們！……守着這樣堅固險要的陣地

，祇要大家沉着沉氣幹，哼，娘賣麻比個，……

就是跟日本人打一百年……也行的呀！……」

但他忽然發現了一處缺欠，立即攢火了他那對經常發紅，而且似乎可以榨出酒精的蟹形眼珠，射出子火點，口飛白沫地叫罵：着

「你們這些豬屎的，狗壓的！……瞧，這裏——」他用拳頭捶打戰壕底胸牆。「够兩公尺厚嗎？……擋得住砲彈底爆炸嗎？……呸，要不立刻跟老子加厚些，老子……就鎗斃你們這些婊子養的！……還有，上面的偽裝也插得太少了！……」

大約拳頭捶打牆時，用勁太猛了，有點兒痛吧。他將手背放在那條草綠色的短褲上揉擦着。

有一個嘴皮很厚很翻，樣子有點優裏優氣的弟兄，首先拿起一把軍用的短把軍鐵鍬，準備去挖土。

這顯然使蕭連長很滿意，他那怒氣未平的而圓形的臉上，陡然笑開了，他一隻手拍着那弟兄底肩膀，一隻手從褲子底口袋裏抓出一個電木的紙烟匣，大指姆猛一板動烟匣底的蓋，一根紙煙就被裏面的彈簧彈出來半截，他將它伸到那弟兄底鼻子跟前，說：

「老弟，抽一根吧！」

「唔，謝謝您，連長！……不過，我好久就沒有嚐過這滋味！，嚇嚇，我要留着……」等會兒慢慢地去抽它！……」

那弟兄像發了一筆橫財，用粗笨的指頭拈着紙烟，並將它珍重地送到耳朵上來着！。

然而，就在這時候，一個傳令兵氣咻咻地跑了來，匆匆行了個舉手禮，結結巴巴地大聲嚷道：

「報告連長！……我們……那……那個……」

……前進陣地……丟……丟……丟了！……」

蕭連長氣憤而咆哮了，連長蹙着脚。他那臉上平日不大顯現的麻疤，現在是怔得顆顆發烏，他那蟹形的紅眼珠更加突出，大有綳出之虞。他底心飛快地恐怖着：我要被上司殺頭的，要不去搶回來的話，於是，他緊急地從腰際抽出那桿打廿發子彈的駁亮鎗，威脅一切地揮動着。向你底部下吼道：

「你說什麼？……我們的前進陣地了！……」

「看看看……那那那——」傳令兵底腮幫子鼓大了，口吃了，連長用手朝前方揮指指。動着。向你底部下吼道：

蕭連長順着傳令兵手指的地方望去，在雲霧消失的山頭，朗然可見一把太陽旗子聳在自已的前進陣地上！

「第一排官兵立刻集合！……跟着我去……搶回前進陣地！……」

「第八班底人呢？」

「報告連長？……不曉得怎末攙的，沒有一個回來的底……」

「要是找着……老子要殺死他們的！……」

這瞬間，以一個從行伍出身，熬過了八年的苦鬥，滿身帶着傷巴，在抗戰以後，幸而活着，不意地由排長昇到連長了的他，在這末緊急的關頭，想不到還得先去向營長報告和請示。他祇憑責任的直覺，滿腔的熱血，覺得應該

機斷專行，立即去把前進陣地奪回來，因此，他被營長誤解爲臨陣脫逃，而且被師長宣稱：他已經被抓回來槍斃了！

但這在軍法上已經處了死刑的他，還在活着，而且以急喊不清的瀏陽聲調，在宣佈反攻計劃。

他底部下跟他攪久了，憑着一種習慣的聽法，是完全聽得清楚而且十分了解這位暴燥的連長底話語和意圖的。

「出發！——跑步前進！——」

他發下最後的命令，高揮着駁亮槍。首先跑到前而去了。

緊跟在他後面，是一個輕機關槍射手，一個個觀測手，四個彈藥手，和一個每在作戰時從不離身的傳令兵。

其餘的兄弟們，在第一排劉排長底率領之下，步着他底後塵，像一條烏蛇，飛快地投入對面的山脚，逐漸消失了影跡。

四

依照蘆連長底作戰計劃，隊伍開始採蛇形隊形進入山脚，再成二綫疏開，通過森林雲霧所遮蔽的蔭道，向那被弟兄們戲呼爲「孕婦底大肚皮」的山腰前進。

山腰突出而疏朗，不但易於被敵人發覺，而且被控制在敵人底有效射程之內。剛一到達這裏，隊伍就以劉排長所在的一班爲基準，飛快地向左右散開，構成了散兵線，匍匐前進着。

他們的動作很迅速，很肅靜，依照蘆連長底指示，不到被敵人發覺，開始射擊時，是不

准開槍的。

但散兵綫一突出山腰，沿底稜線，敵人底輕機關槍和步鎗同時射擊的聲響，像一陣冰雹，對他們迎頭猛壓下來。

「臥倒！——瞄準！——各放！——」

指揮正面的劉排長，尖銳地喊着口令，跟着，弟兄們對敵人濺擊起來：

「砰！……砰砰！……砰」

敵人底射擊技術，顯然是很準確的，那射來的彈着點，篷篷地飛打在弟兄們底左右前後，擊來一陣陣沙土，迷糊着眼睛。

這時，蕭連長所直接指揮的輕機關槍班，也開始射擊了：

「咯咯咯咯……」

原來，他率領的輕機關槍班，已經超出在

散兵綫底左前方，選好陣地，嗽準了敵人底「火力點」，猛烈加以射擊，以便掩蔽散兵綫上的弟兄們前進。

他用跪射的姿態，靠近着輕機關槍底射手，在大聲吼着：

「彈着地向右偏差了！……朝左邊點！再！……好，快！放……」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輕機關槍激烈地飛顯着閃電似的火舌，彈道捲着扇形的熱風，彈着點就像有了生命的蚊虻，死死地纏咬着敵人底「火力點」不放，使它冒起飛沙走石的烟霧。

在散兵綫上的劉排長，依據輕機關槍所指射的目標，也就指揮弟兄們底「表尺」，向那一點集中火力射擊，然後喊道：

「前進呀，弟兄們！……」

敵人不敢過份露頭躡準了，射擊底效能有了動搖，聽他子彈底聲音，已不像剛才那樣蓬蓬而沉重，而是這樣碎碎而輕脆，這說明着他底彈着點是飄高落空了。

蕭連長興奮極了，他那對鮮紅的眼珠，足是突出了兩寸，而且飛騰着火花，活像兩顆剛飛出炮口的開花彈。而他臉上那發烏的麻痘，更像快射時的花機關底頂筒，在冒烟了。

「張金寶！」他對傳令兵喊叫着。「你趕快跑去跟劉排長說，……我命令他趕快採取『分班躍進！』……越過山腰底脊梁去！……我這裏會用火力掩護他們的！……」

一會兒，他看見散兵線上的弟兄們躍進了，他帶點兒安然意味的，從鼻孔裏大大噴出一

股氣，然後對輕機關鎗底射手說：

「噓，兄弟！……朝敵人那移動後的『火力點』……猛射！……不要讓拾它頭……娘賣麻比個！……」

弟兄們躍進的動作，顯然不十分熟練。他們有幾個不是取着刺蝟底姿態——將身子縮成弓形，對準事先感準了的，可以掩蔽身體的地方猛跳過去，却是腰桿挺得直直地跳着，而且互相碰擠在一道。於是，被敵人『齊射』的子彈，一傢伙就推翻了四五個！

蕭連長氣極了，額角上暴出了一陣透明的珠汗，他朝那邊威脅地揮動着駁亮槍，不管他們能不能聽得見，但也大聲呼號着：

「你們這批蠢豬！……是在打仗呢……還是在遊山景呀！……喂，你們底腰桿子跟腿桿

子……是用扁擔扎的嗎？……這……我說……要被敵人打死完的呀！……」

忽然，敵人朝躍進的目標，用擲彈筒投射小型炮彈了！那聲音像打雷，山谷被它震撼着，森林被它扯裂着。那如雷的轟隆之聲響處，隨即一陣陣濃黑的烟雲和塵土，捲着兄弟們骨肉底殘片，成火柱形冲向天空！

很顯然的敵人企圖用這威力來阻止那正在山腰底脊梁上躍進的弟兄們，因為弟兄們躍過了那兒，隔敵人佔領的陣地——山頭，不過五〇〇米遠，而且山腰以上，盡是隱密的林崖，可以掩護弟兄們大膽急速前進，接近敵人，投入衝鋒，以白刃戰來解決最後的戰鬥！

濃黑的烟柱消散之後，蕭連長發覺另外一些應該跟蹤躍進的弟兄，沒有動作，他惶亂而

焦灼了！他匆匆命令了輕機關槍班向前轉進後，就向散兵綫跑去。

當他屹然不移的姿態，出現在弟兄們面前時，弟兄們都把緊壓在地下的舉起頭來了。

「怕什麼呢？……各個躍進啊！」他用破裂的喉嚨吼道，有着無可侵犯的權威。

同時，他像一隻跳梁的貓子，先是緊縮着四肢，然後猛然躍出，就落在一塊凸起的青石後站住，又回過頭來孔了一聲：

「弟兄們，跟着我來呀！」

弟兄們立刻毫無躊躇地先後躍進了。但其中有一個弟兄，在進時，又是把身子硬挺着躍，並且極其神經質地在開玩笑似的說：

「這大肚皮！……這鬼地方！……」

「你……你……會被敵人打死去的！……」

……快把身幹縮低呀！……快快……」

蕭連長底警告還沒說完，一顆子彈飛過來

準目標了。

不管敵人底砲火怎樣猛烈，但他已無法瞞

，正正地打在那個弟兄底鼻子上，一剎那，那

「好！……」蕭連長喊叫着。「弟兄們！

弟兄底身子因回力作用，——他底身子要衝向

……現在隔敵人佔領的陣地，祇有兩百米遠了

前，而子彈却要推他向後。——在空中搖幌了

！……大家趕快喘過一口氣來了，就一個衝鋒

一下，就仰面倒下去了！他底臉被血染污，他

打上去啊！……好，是男漢子……大丈夫，就

底右腳踵還在地下抽筋似的蹬擦着，把草根也

得替國家民族也就是替我們第三連……爭這口

磨死了一塊！

氣啊！……」

兩方的鎗聲更加響得密了，敵人底擲彈筒

三分鐘後，他們以狂風暴雨底氣勢，投入

投射出來的小型砲彈，那爆烈之音，夾在像放

了衝鋒！

鞭的步鎗底聲音中，簡直跟放大爆竹一樣！

「衝呀！——」

但在蕭連長頑強的指揮之下，這還活着的

「殺呀！——」

十分之六的弟兄——二十一個人，都已經越過

「活捉日本鬼子啊！——」

了危險的可怕的「孕婦底大肚皮，」湧入隱密

「砰砰砰砰……卜通……刺——」

的林崖，逐漸接近了敵人底陣地。

手榴彈發揮了驚人的威力，白刃底劈刺真

使敵人胆寒。那廿多個敵人，最後掙扎了一陣，結局祇有八個活的，朝山下逃竄了。

敵人逃跑時是很惶亂的，不但遺下了屍身和武器，而且連那掛在樹梢上的太陽旗，也沒來得及取去。蕭連長叫人把它扯下來，另外掛

上一面輝耀燦爛的中華民國底國旗！

微風吹着，國旗誇耀而鎮定地在空中飄揚！

當用火力射壓着逃竄的殘敵時，那失守這個陣地的第八班底一個僅存的弟兄——譚大光，像從地底下鑽出來的幽靈，忽然出現了！他底左肩上揹着一支步槍，右肩上揹着一挺輕機關槍，搖搖幌幌地走着，眼睛遮沒在泥污的軍帽下。他躊躇地走近蕭連長底面前，發白的嘴唇顫動着，吃吃地說：

「報告連長！……我……回來……歸隊！……！」

蕭連長一見到譚大光，就火氣冒頂了。他飛快地舉起駁壳槍，對準譚大光底胸臆，吆喝着：

「我要親手鎗斃你這個壞子養的！……你們這批『冒卵用』的傢伙，還有臉來見我嗎？……！」

譚大光底心下通下通地跳了，嘴裏感到異樣的枯澀，身子差點兒沒栽倒下去。你站着一會兒，隨地，從右肩上卸下那挺輕機關槍，伸向連長那邊，用着頗有點兒鎮定的語氣說：

「我……我從班長……僵冷的手裏……撈回了這……這……這一個……！」

「唔，好傢伙！」蕭連長驚呼了一聲，他那發紅的眼睛連連動騰着，似乎在壓制着一個發笑底激動他手裏舉起的駁亮槍下垂了，以一種欣喜而摯愛的口吻，慢慢地說：

「喂，對於你你……這批莊稼漢……有什麼法子呢？……喂，你……你……譚大光，站

縮來些呀！……不錯，老弟！……你這樁事幹得很聰明！……很……很那個！……要知道，

一挺輕機關槍，比一條人命還貴重些啊！……好，我……我饒恕了你……不過，「他底眼珠又射出了一次紅火。」你們是怎樣把這陣地攪丟了的呢！……」

譚大光復活了，他興奮而且歡樂，開始有聲有色地向連長敘述前進陣地失守的經過，最後，他這樣作了個結論：

「他們都睡死了，祇有我一個人是醒着的！……他們被打死以後，我獨自一個人還很很地跟敵人拼了一陣子，一直拚到最後一口氣。準備與陣地共存亡，但我又一想：「唔，好漢不吃眼前虧。」這才退下來的！」

「唔……你……你……」蕭連長贊許似的微笑着。

蕭連長於指揮弟兄們清除戰場——埋葬屍身，收集勝利品等，及嚴密地配置了警戒以後，感到身子像一只放了氣的皮球，疲勞而且飢渴。他蹣跚地走去坐在一蒼老的松樹下，面對戰後餘生的弟兄們。一面擰着衣上的汗水。一面說道：

「我們雖然把前進陣地丟了，但我們又把它搶回來了！……我想，總可以將功折罪的吧

？……喂，值令兵！你先跑回去向營長報告，我休息一會兒了再去！……」

這時。是午前八時卅分鐘。戰鬥經過的時間，祇有一點十分鐘。

五

主陣地上，從營部牽到團部的軍用電話，又在響叫了：

「報告團長！我上次關於蕭連長的報告，有點兒誤會！……他並沒有臨陣脫逃呀！他在前進陣地失守十分鐘後，就親自帶着第一排：

……去反攻了！……暗暗，是的，反攻得到勝利！……現在，前進陣地……又在我們手裏了啊！……」

團長將這捷報用電話轉報給旅長，旅長又轉報給師長，而師長底回答是：

「剛才……根據你們的報告，說蕭連長臨陣脫逃了，我覺得這責任太嚴重，「贖」不起，祇好向上面報告，說已經把蕭連長抓回來，而且，已經槍——斃了——！」

「可是，他現在實在還活着，而且，還把前進陣地——奪回來了！啊——呢，請示師長，樣怎末處置呢？——」

電話講到這兒，中斷了，顯然師長在加以考慮。一會兒，耳機裏師長明朗的聲音，又響在於長底耳朵裏了：

「那——祇有根據已經向上面呈報在案的事實，槍斃他！——」

「報告師長！——這呀——這——啊，我想向師長求個情，成全成全他！——許他將功折罪吧！——或者，就喊蕭連長離開這兒——」

好嗎？——這樣通權達變，我想也不致於被上面發覺的啊！——

決！——不過，你替我告訴他，他可算既「成功」又「成仁」了！——再呢，問他有家屬沒有的？若有，把地址記下來，將來——我加厚地——發一筆撫恤金——」

「這怎麼行！——我們既然對上面謊報了，一次，若再來一次，將來——被發覺了，——豈不是要叫我們底腦袋搬家嗎？——」

「我——我——不能這樣！——不能——」

「那——那——那——」旅長底聲音哽結

了。

「你不服從命令嗎？——豈有此理！——」

「我告訴你——這是沒有法子可想的！

師長可真發脾氣了，他將耳機重重地攢打

：我們——別人——總之，我有我說不出來的

在桌子上，於是，電話煞然終止。

苦衷啊！」師長說到「苦衷」二字時，聲音是

這之間，齋連長從前進陣地回來，先跑到

十分沉重的。

營部去作了一次口頭報告，其後就回到本連底

「那末，——那末，——」噫，我派人把齋

指揮所裏來了。這連指揮所，是依據山地挖成

連長押戒到師部——軍法處辦——辦好了！……

的一個壘壕，靠近全連散兵綫後端，其間有一

……

道交通壕互相勾通着。

「用不着啊！——就在你那兒——執行槍

勤務兵爲了慶祝反攻勝利，給齋連長準備

了一頓在火綫上罕見的豐富的早餐——一瓦鉢清燉雞，一碗紅辣椒，一瓶子米老酒。而且，已經很整齊地擺在一個方形的土地子上了。

「呃師爺！——你這樣寫：關於前進陣地底一度失守，原因是——新兵沒有戰鬥經驗，夜間的警戒疏忽，遭受敵人底偷襲！——」

蕭連長來不及進早餐。他依照營長再三的勸告和叮囑，在詳細地限師爺（文書上士）口述這次戰鬥的前後經過，以便師爺筆記下來，作成書面報告，他親自拿去呈給團長，轉呈師長去。

但不意的。旅部底王副官到來了，一見面，王副官就匆匆而且板板地對他說：

「呃，蕭連長！——旅長有事請你到旅部裏去走一轉！——」

這王副官，平日是個極其活潑有趣的人物

，像一尊閨閣中人的優養的貓子那樣討人的歡喜。對於全旅的任何一個同僚，他都是滿面喜風，跟同僚們談話時，他是滿口的：『嚇嚇，您老大哥，我少弟兄嘛！』並且高興拍拍對方底肩膀。可是，今天他對蕭連長的神色却很反常，變得深沉嚴肅了。你底眼睛彷彿有什麼愧作。在盡量迴避蕭連長。

蕭連長分明感到了某種的驚異，問道：「啊，王副官！——請問：旅長傳見我：有什麼事情嗎？——」

「我不知道！」是一句冰冷的答詞。

「上面還會處罰我不，你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王副官底小生型的臉上微微掠過一絲兒苦了。

「好，好，我們去罷！」蕭連長折過身去，帶着點生氣的神氣說。

「啊連長，你——你恰干(吃過)早飯了再去不遲呀！」蕭連長底勤務兵在你臨行時說。

他以使別人可以覺察出來的一種不祥之兆的聲調，回答勤務兵道：

「我還恰什麼早飯囉！——不要跟我留茶，你們都恰光了它！」

他去了。

在去旅部的路上，他跟王副官都各懷心事地走着，彼此一言不發。

天是晴朗的，太陽是火辣的，山谷間的雲霧已消散了。前綫也沒有什麼砲聲傳來，樹枝上的蟬鳴可以很期然的聽到。

遠近碧綠的山均裏，葱蘢的杉竹松柏裏。

那高巖着的一幢一幢過去中外豪華之士避暑的別墅，墨瓦玲瓏，金光閃閃，頗有點兒刺痛人底眼睛。

蕭連長忽然感到了一陣窒息的僅感——是空漠與幻滅的啊！他底經常發紅的眼睛褪了一層光，他茫然四顧着，隨即低垂了頭，嘆了一口長氣。

他飛快地想起許多紛亂而斷片的往事，其中有兩種較為久暫而明朗的影迹，在絞榨他底靈魂，那便是他那一連上過去和現在，已死和生存的弟兄們底面貌，如此的親暱，如此的依戀啊！另外，是他那在人世唯一親屬的哥哥了。十年來各奔生活，不通音息了，他還安好在故鄉當長工吧？想到這兒，他底手不安地摸索着口袋裏的一隻皮匣，喃喃自語着：

「我應該跟他寄點錢去！」——「嘻嘻，他大我八歲，今年，他已經四十五，老了啊！」

「好容易走到旅部，——是在隱僻的山坳裏擊成的一排石洞——他被留在外室裏，王副官進到右手一間小屋裏請示旅長去了。」

旅長獨自在房裏，頭埋在兩手裏，附在桌子上，似乎在打盹。

「報告！」——「副官底聲音將他驚醒。」

「進來！」他茫然地說，舉起頭。

「已經把他帶來了，現在就——」副官悄悄地說。

旅長憂鬱氣質的臉，這時更深沉地威然了，他呆呆地盯著副官，全身起了一陣急劇的痲痺。半晌，他以一種打嚏子發冷的聲音，說：

「好吧，——帶遠點！」

副官立即以演默劇的空態，從壁上取下一隻百郎鞭手槍，拉開閘機，「抽噎」一聲將子彈頂上紅鏢，轉身向門外走去。

「轉來！」——旅長突然病狂的站起並喊了。

副官十分驚異地回轉身，默然望着旅長苦痛而躊躇的眼睛，在這樣的場合，他是不敢開口請示的。

「放走他吧——一切由我担承！」——他叫

把符號臂章留下！——不要回連部，也不要告

訴第三個人！——但是要他化裝——走——回家

當百姓去吧——！將來向師部呈報——祇說已

經正法了！」

旅長底眼睛瞪得很緊，很盡氣力地才說完了這些話。

「是——是——」副官所然地垂着手，說，

「旅長這樣作——是很仁慈的！——將來部屬們都會感激的啊！——請示旅長，要不要把蕭連長喊進來——當面對他宣佈這個——起死回生之德呢？」

「不！」旅長慨然說地。「免得彼此傷感——請你替我轉呈旅長，——我——我是不會忘恩負義的！——但我要違背他底期許，我決不回家當老百姓！——過去參加了八年多的內戰——我都未死，我底身子是還有用的——

——他是我底老部下！——過去我當連長，他就在我手下當兵的！——好，你去吧，——叫

他即刻就走」

——當個新兵去！——」

副官將手槍放還原處，很崇敬地向旅長行了個「室內敬禮」，就跑到蕭連長那兒去了。

他與副官緊緊地擁抱了一陣，堅定地朝往南昌的路上走去了。

當他把這曲折的情形向蕭連長說明，並拿

一九三九年，夏末，於南岳橋盈圃。

受難者

艾蕪

挨近正午的嶺頭，尹嫂子和張二娘正尋着菌子雨。後草尖上的水珠，洗着她們赤裸的雙足。樹葉上的水滴，不時落下來，打濕她們凌亂的藍布頭巾。她們覺得一切都是清新涼快的。但有時也嗅着山東邊吹來的微風裏，還雜有一股清淡的鹽腥氣味。

山林子裏，非常靜寂。只遠處有幾聲鳥叫，一絲絲蟲鳴。山腳底下，間或隱隱微微傳來海水拍岸的聲音。

剛才她們兩人爬上這座嶺時，那陣林中，還瀰漫着稀薄的霧，有些陰鬱，現在已慢慢散開了，且爲強烈的陽光照射着，到處都通明大亮起來。樹葉上的水滴，和草上的水珠，皆一齊發出亮晶晶的光輝。藏在淺草和苔蘚中的菌子，均顯得極其鮮嫩。雞郎菌是白瓠瓠的，天鵝菌帶着少許的棕黃。綠豆菌有些淡綠。油炸菌則是焦黑的。傘把菌真是名符其實，像一把傘。有些小菌，又鈕扣似的，藏在草葉底下。

尹嫂子尋着幾朵鮮紅悅目的野菌子，愉快地喊：

「張二娘，你瞧，這才好看哩，不曉得味兒怎麼樣？」

張二娘蹲在一株欖樹底下，抬起頭來，連忙向她搖手，做出恐怖的神情說：

「呵呀，那是吃不得的，有毒哪！——你們真是海上頭過日子的人囉！」

尹嫂子趕緊丟開野菌子，隨即還把手指頭朝草上的水珠洗滌着，一面微帶忸怩地說：

「真是認不出來呵！我們海島上哪會有這些東西呢，一輩子只看見魚哪鹽的。」

張二娘走過來，拉着尹嫂子的提籃說：

「我看看，該不會檢着一籃子有毒的。——呵，你檢這麼多哪！——噫，這是耙耙菌，吃了要瀉肚子的。不要緊，不要丟牠，也有人要哩，——唔，俗話說得有，檢菌子也要靠運氣，看來你比我運氣好囉！你瞧，我才檢這一點點！」

尹嫂子看一下張二娘提的籃子，真的，自己的比她多哩，忍不住有些高興，但聽到運氣的話，又不禁嘆氣起來：

「二娘，你說那裏話？我有什麼運氣？有運氣就不會家散人亡了。要不是碰見你老人家，我們孤兒寡母的，早就做了叫化了。」

張二娘對她做出責備的神氣，嗔怪地說：

「你又在打胡亂說了！我早說過的，你男人女兒並沒有丟掉，你們日後會團圓的！你不信

，你看你今天檢菌子的運氣嘛！」

尹嫂子沒有說什麼，只是又輕輕嘆一口氣。

張二娘繼續說道：

「說到我幫助你，那提都不要提！你應該謝謝收容所的先生些，要不是他們每天給你們五角錢。……」

尹嫂子揀着說道：

「那不消說，是要謝謝的！不過呢，要不是你老人家帶我這裏砍砍柴，那裏割割草，賺點零用錢，我一家五口怎麼够嘛！我晚上睡不着的時候，我還想，我們真算碰見一位活菩薩！」

張二娘又做出黃備的臉色說她道：

「我不准你說這些話！你怎麼把我拿去比菩薩！你要曉得，人家湯清這樣壞年辰，還有什麼辦法呢？只有各人盡各人的心，多做一點好事，」順手指一下山西面，「你看，先前那些人家，都不是輕容易出錢的，如今可不同了。——雖說是我自己不能像有錢人樣，出得起捐，可是囉，我總得想法子，幫忙一兩個人。只可惜我的房子窄了，要不然的話，還可以再住一家人哩。」

尹嫂子隨張二娘指的方向，對那羣山之中的村莊，親切地看了一眼，感激地說：

「咳，你們都是難得的好人囉！」

張二娘沒說什麼，便又走在一旁去檢菌子去了。

雨後西面的山巒，都顯得潤濕而蒼綠，躺在晴空下面，飽吸着多量的陽光。各地山坳裏的村莊，則繚繞起了許多縷的炊烟。遠處隱約送來在正午時候的鷄的歌唱。生活本身充份顯出了闌熟，平安和歡樂。尹嫂子禁不住回頭掀開矮樹枝，墊起足尖看海面上，因為那兒是她活過多年的好地方。十多天來，鎮日爲雨霧籠罩着的，這時已像新姑似的，揭開蓋頭，露出美好的面龐來了。而遠處水天相接的地方，更透出了一簇比天空海面，還要黛綠的東西，平素在海面上生活慣了的尹嫂子，便一眼就看出來了，那是一個小小的島嶼，同時她的眼角，也立即潤濕起來。原來在那島嶼的邊上，就是她的離開不久的故鄉，有着她和打漁的丈夫辛勤築起來的窩巢。並且她還替孩子們安排許多美好的希望，不幸半個月前，都給兵船上跳下來的日本鬼子毀滅了。無數鹽醃的乾魚，幾間結實的房子，一火燒掉，這且不說，竟連結婚十六年來的丈夫，長到十四歲的大女兒，也被日本鬼子捉去了。而同時自己在火光鎗聲中逃走時，還跌死一個最幼的男孩，是平日愛得來喊做小仔仔的。這兩樁慘事，她一提起，眼睛就要流淚的。因此，她這時瞭望着海，便越瞧越難過起來。

她想起，一向天氣這般晴明的時候，在那邊島嶼上，她不是駕着小船，和丈夫一同去海上

網魚嗎？不是攆着小仔仔在沙灘上晾曬漁網嗎？不是和大女兒在綠樹蔭下拿剪刀剖開魚肚子，抹上鹽嗎？

她明明知道，丈夫也許殺掉了，大女兒也許輪姦死了，（她大女兒遭受姦污，是從一個漁人那裏聽見的）但還是想望着：這時海面上能够忽然現出一隻船來，丈夫雙手搖槳，大女兒坐在船裏，而且更希望有這樣的事情出現，便是大女兒手上，還抱着她那死去了的小仔仔？

當然，鮮藍的海面上，老是晴朗朗的，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羣白色的海鷗，亮着白色的翅子，在歡快地飛翔，時而掠近水面，時而騰入空際。間或還有大朵的雲塊，在天上推移，水面便現着浮動的陰影。於是，她的眼淚就不得不大點大點地滾在面龐上了。

張二娘回頭來看見了她，又順着她望的方向，從樹叢縫隙地方，看出了海面，便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馬上責備她說：

「噯，你怎麼又那個起來了！……你總是不聽我的話喃！快來檢菌子吧！事情不是哭得好的，我告訴你嘛，我們這一窩子人，又哪一個生來是一帆風順的？我那當家人丟的時候，我還不是成天的哭過，什麼事情，也沒心腸做。後來，才曉得這不對呀，難道說，孩子你就不養他麼？如今苦了十多年，你看我的阿壽。明年木匠一滿師，我不是就可以鬆一口氣麼？你現在聽我勸，把我對你說的話，再下細想一想，你還年青，正該發狠做事情，不是哭的時候哪。」

尹嫂子不大注意她的話，只是身子驚顫一下，接着還把樹楞掀開一點，手板遮在額上地看。原來一抹黛綠的地方，正有一縷極細微的黑烟在升了起來。不久就在那個方向的海面上，現出冒烟的烟囪，和輪船的上部。看光景像是直對大陸馳來。而且不止一隻，似乎還是三四隻哩，船走得很快，不多久，連艙面上的旗子和大砲，也約略可以看得出了。

張二娘也把手掌遮在額上瞧，驚異地說：

「那是什麼船呀」

尹嫂子一向在海上打漁，是看慣了的，便現出恐怖的神情說：

「天殺的，那是日本鬼子的兵船哪。」

四隻兵船，有三隻向北馳去，另一隻却向這面駛來。不久且停泊在海面上，並從船上放下七八艘小艇下來，一艘艘載滿荷鎗的兵士，然後，對這險峻的海岸，慢慢划來。他們不是筆直地走。而是有時向右有時朝左地轉彎子，顯然他們是在迴迂地避着水裏的礁石。這一帶暗礁最多，若在起霧落雨的時候，連他們小島上的漁船都不敢到來。

張二娘看了半天也害怕地說：

「他們要做什麼呀」

尹嫂子還沒回答，北面離這邊十多里路的海口，已經響着砲聲了。兩個女人都繫不住發起

來。尹嫂子因爲業已嚐過那種苦頭的，便立即臉色灰白，嘴脣顫抖地說：

「二娘，不得了囉！日本鬼子又打來了！……我們快些逃走吧！」

她本是壯健的人，因爲半月來給憂傷弄軟弱了，還沒拉開足步，就蹲下去，站不起來。到是張二娘還大膽一點，拿手按一下脰口，望着北面的海口說：

「不要怕，海口有兵守着的。前一回，日本鬼子都沒有打進來。」

尹嫂子坐在地上，指着海面上說：

「那邊打不進去，他們會從這裏打上來呀！」

張二娘臉子莊嚴地搖一下頭說：

「他們都爬得上來嗎？除非他們都長得有翅膀？我告訴你這帶海岸陡得很，聽老輩人講，從來沒有人爬上來過。不要怕，只要那邊打不進來，我們這地方，再安穩沒有了。」

尹嫂子却很擔憂地說：

「會爬上來的！這邊岩上有塊地方可以爬上來。」

張二娘立刻截斷她的話，說道：

「又在亂講話了？你怎麼知道會有塊地方爬上來。」

「我怎麼不曉得？我們島子上的人，一向要船板，便爬上岩來砍樹子，」

張二娘馬上大眼睛，驚慌地說：

「呀！會爬得上來嗎？這塊地方在哪裏？……唔，那些鬼子一定是在找這塊地方了！」
他趕快拉開樹枝，伸出頭去看。

尹嫂子也慌張地說：

「就是不曉得在哪一節岩上。聽阿牛他爸說過一回，他是上來砍過樹子的。」

張二娘掉回頭來，一面揉下眼睛，招呼尹嫂子說：

「你站起來看看，我的眼睛豈久，有點花。……他們看像在那塊地方哩。」

尹嫂子坐了一會，又好些了，便也勉強站起來，更也到一處容易望的地方去看。

張二娘同時則回頭看一下羣山之間那些炊烟繚繞的村落，忍不住呈出悲憫的神情，嘆息着說：

「要是真個上來，就不得了了成千成百的人，都會落難的！」

尹嫂子看清那些小小的日本鬼子兵，都蹲伏在船上，手裏抱着鎗枝的，就一面恨恨地詛

咒：

「你們這些天殺的禽獸呀！有朝一日總要遭五雷打的！」

同時更引起她的注意的，是頭前走的那隻船，有一個小人站在船上，頭頂發出一種強烈的

返光，綠色而且作着圓形。他想着，那是載的什麼呀？但不一會，那圓形的綠色東西，已經從頭上拿了下來。道下她才突然明白，那是一頂斗笠，糊着綠油紙的囉！同時，那揭下斗笠的小人，雖然臉子一點也看不清楚可是那身上披的棕紅色油布雨衣，和那綠油紙斗笠一聯繫便使尹嫂子不禁大吃一驚，心想，天哪，那莫非是「他」嗎？那一夜，他和大女兒一路出去網魚，隔壁的李四子，可不是還在說笑話。「李大哥，今晚就是你一個人漂亮，新斗笠，又是新雨衣，該不是去做新郎吧？」的確，那一夜在海上的漁夫，而爲日本鬼子抓去的，就只「他」一個人是那樣打扮。她越發睜大眼睛地瞧，雖然心裏感到一種慰安，知道「他」還是活着的，但也同時也襲來了悲哀，禁不住非常難過起來。「他」在伸手指點什麼呀？在替那些禽獸領路嗎？真的，小船正在出着他的指引，向南面緩緩繞去了。不久就給突出的岩石和樹枝，完全遮着。

張二娘拉她一把說：

「看清楚沒有？那些鬼子是不是在找路上來？」

尹嫂子神色大變地說：

「是的！一定是的！……還有人在領路！」

張二娘驚疑地問：

「什麼樣的人在領路？我們本地人嗎？還是日本鬼子？」

尹嫂子有些慌張起來，不知怎樣才好，但終於說了。

「囉……我們島上的人。」

張二娘驚叫起來：

「呵呀，那真是惡鬼呀！做這樣的壞事！……你認識他嗎？」

尹嫂子身子驚顫一下，恐怖地說：

「我……我不認識！」

張二娘盯着他的眼睛說：

「那奇怪了！你又怎麼曉得是你島上的人呢？」

尹嫂子簡直神經錯亂了。

「我不曉得哪，……呵，不是……這樣的，他漁人打扮哪。」

張二娘趕忙拉着他走，一面說道：

「快些跟我走，去叫壯丁來！……我看你簡直駭出病來了。」

尹嫂子足下軟弱無力，心裏又驚慌又難過，不曉得要怎樣才好。只是一手撫着胸口，懇求似的說：

「你讓我息一息吧！」

張二娘立刻責備責起來。

「嗨，你才不知死活喃！……日本鬼子打上來了，看你怎麼辦？你要是這樣不死不活的，快要連我都要弄得沒主張了，……你再遲一步，連我兩條命，都會保不住的。」

張二娘一面替她提起竹籃子，催促她走，臉上現出非常着急的樣子。

尹嫂子想着死的事情，便恐怖地站了起來，急急忙忙尾着張二娘跑。跑了一陣，張二娘忽然坐了下去，拿手揩臉上的汗，一邊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哎呀氣……都要給我跑斷了。」

尹嫂子也坐下去休息，並把身子靠着一根樹子，一面張開口喘氣，一面靜靜地閉下眼睛，她很想立刻躺在地上舒服地睡一下。

張二娘稍稍坐了一下，便又迅速地四下打量起來，帶着不安的神情說：

「怎麼一個鬼影子都沒有，這些放牛孩子哪裏去了？我們跑不動，叫個人去喊喊壯丁也好吶！」

尹嫂子禁不住想道：

「現在我們去叫壯丁了，他們打起來，豈不是首先打死我的當家人哪！」身子立刻顫抖一下。隨即心裏本能地決定：

「不能的！我萬萬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眼着睜開眼睛，不安地看一看張二娘，心想：

「我不去叫壯丁，她可會去叫呀！這怎麼辦好呢？」

張二娘仰頭望一下天，呻吟着說：

「天老爺，你給我一把勁哪！再遲一步，我們這裏人，大家都要遭殃了！」

隨即從地上掙扎地爬了起來。

尹嫂子聽見她這麼說，猛然又想起了那夜的大火，那夜的鎗聲，那夜的逃命，禁不住非常的害怕。

恰好這時有風吹來，海口那邊的炮聲，彷彿近了許多似的，越發令人感到恐怖。兩人都同時朝海口那面的天空，胆怯地看了一下，張二娘不聲不響地朝前就走，尹嫂子也無意識地趕忙尾着。

跑下一個坡的時候，張二娘的褲腳，都爲荊棘拉破了，藍裏的菌子，也傾倒了好些出來，但她毫不顧惜，全像沒看見似的只是上勁地在跑。但沒跑好久，她又不得不坐下來喘口氣，一面丟開藍子埋怨自己地說：

「我才傻喃，還提這個癩瘻做什麼？」

尹嫂子也累得來氣喘汗流的，正恨不得再休息一下。牠覺得就是日本鬼子打來了，刺刀剝在胸口上，她也要倒在地上輸一輸。隨即想着，要是丈夫打頭走來，看見了她，「他」不會保護她嗎？她不會向那些鬼子喊：「這是我的老婆，你們不能動一根指頭的！她想從來不大同她打架的丈夫，一向待她那麼好，一定會這樣做的。她越盤算便越想同丈夫會面，好拉着他，朝他懷裏一倒，把十多天來的冤屈愁苦，盡情地哭了出來。

張二娘還沒喘够氣，又趕緊掙扎起來，她見尹嫂子躺着不動，就生氣地喊道：

「快起來走呀！你怎麼老是這樣拖三拖四的！」

尹嫂子張開含淚的眼睛，痛苦地搖着頭說：

「哎呀，我走不動了！」

張二娘心腸立刻軟了，只是懊惱地說：

「這也不能勉強你了！……你這樣輸，不行的！你得躲進草裏去！你要明白，鬼子來了，不會放鬆你，你還年青哪。」

跟着伸手拭一下臉上的紅，就又趕緊朝前走了。

尹嫂子禁不住抬起頭來，看看週圍有沒有草叢，一面心裏想道：

「真怕人呀！要是打頭前走來的，不是「他，」是日本鬼子，那可糟哪！……日本鬼子豈

不講理的，就是「他」走在前頭，「他」勸不住，又怎麼辦呢？……萬一那個人來了，並不是自己的當家人，是一個壞蛋，亦戴着「他」的帽子，披着「他」的雨衣那豈不是更加冤枉？」

她愈想愈不安起來，便連忙爬起，一壁自言自語地說：

「我不能在這裏當傻子，我得跑哪！」

於是馬上又鼓起勁走，但看見拋在地上的菌子，很覺有些捨不得，便去勉力提着。

張二娘已經走得一拐一拐的了，尹嫂子不久就趕上了她。張二娘回頭來看一下，立刻揩把汗。高興地氣喘着說：

「好呀！你該趕來才是！你要曉得，你是兒小女小的人，輕容易丟不得的。」

一眼看見了藍子就頓怪道：

「呵，喲！你也是！閒心走不動，還拿那個做什麼？趕快給我丟了！」

張二娘給她一拉抓來丟在地上，並推着她走，叮嚀她說：

「你年青些，你走快一點！不拘碰見那一個，你告訴他，日本鬼子爬上山來了，他就會跑去報告的。」

尹嫂了一面走，一面想，是的，不拘哪個人，我就得告訴他。但是，接着又想，萬一打頭前走的那個人，真是「他」又怎麼好呢？豈不是由我親自去害「他」麼？……一定是他的，別

人哪會戴他的帽子，披他的雨衣呢？而且現在想起來「他」那伸手指點的姿勢也很像哪，他不是常常在海上伸起手喊：「把網撒過去一點」嗎？心裏越穿鑿地想，便越發覺得像了。同時足步便自然而然地緩慢起來，隨後簡直就坐下來息氣。

不久，張二娘也趕到來了，剛剛坐下就暈倒在地上。尹嫂子又驚又慌地喊道：

「呵呀，你老人家怎麼了？」

趕緊去摸摸她的額頭和手板心，揣測似地看着臉子說：

「發痧了哪！」

接着就拿手指沾一沾唾液，直朝張二娘的鼻梁上，用刀扯了幾下。張二娘這才呻吟了一聲，等到再扯喉管的時候，張二娘方慢慢睜開眼睛，嗔怪似地說：

「你還待在這裏做什麼？」

尹嫂子只是担心地問道：

「你老人家好些了嗎？」

張二娘把頭掉開，說道：

「你不要管我的！你快去喊壯丁哪。」

尹嫂子激動地說。

「我要救你老人家哪！看你老人家病，我怎把你好老人家單獨丟在這裏。」

張二娘直望着她，罵道：

「糊塗蟲，你這樣就算救我麼？我一下子就會好的，你不要管我！你真要救我，你就趕快去喊壯丁來！」

尹嫂子只是呆着不動身。張二娘就大大冒火起來。

「你是蠢豬哪，看你還聰明，你怎麼連話都不會聽？這裏人天天出錢養你，你怎麼不快去救他們哪！我要是勸得，我就不勞你了！」

跟着就氣忿忿地要掙扎起來，但還沒有坐着，又倒下去了，大張開嘴，只是痛苦地喘氣。

尹嫂子非常難過起來。竭力做出安慰的臉色說：

「你老人家莫要着急，我去，我立刻就去！」

尹嫂子忍着腿的酸疼，十分用勁地走。等到一眼看見她們住的小市鎮，她才猛然地叫苦起來：

「天哪，這叫我怎辦呀？告訴呢？那就害了他，害了孩子，也害了我自己，不告訴呢，我就對不起她老人家，也對不起這裏的好人些。天哪，這叫我怎麼辦哪？」

足步又放慢起來，想着她留在鎮上的四個孩子雖說那些做好事，天天給伙食錢，但這總

不能依靠一輩子吔。全家的担子她一個人可挑不起呀。沒有爸爸，他們十個個都會討吃，幾個化子的。想到這裏，她竟忍不住流淚快起。來要走到鎖口了，她驀地想道：

「哦，鎖上不是紮有好多壯丁麼？日本鬼子打來，他們自然會同他打的！何必定要我來講呢？……算了吧，一切聽天由命好了！」

就這樣決定之後，便拭乾眼淚，走進鎖去剛進鎖口，張二娘的童養媳，恰正領着她的四個孩子，在那裏玩耍。每個孩子手裏，都拿一個包子在吃。他們一看見她，就都歡喜地叫了起來，最小的一個，還跑來抱着她的足，帶哭帶笑地喊媽媽。她坐在街邊上，喘了一陣氣，才撫慰他們，同時又驚異地問：

「你們哪來的包子哪？」

張二娘的童養媳，一壁摸出一捲角票來，一壁就回答：

「剛才有人來做好事，是董家村的！你們難民的孩子？每人三個包子，額外又給兩毛錢。這裏一共八角，你收着。」

尹嫂子張開了嘴巴，驚喜地說：

「呵，你們這裏真是好人多哪！」

童養媳却打量着她，略微詫異地問：

「我媽呢？……藍子哪裏去了？你不是上山檢菌子麼？」

「呵，她就要來了！」

她含含糊糊地回答，但心裏却禁不住疼了一陣，彷彿曾經做了一件壞事一樣，同時對這童養媳，好像要補過似的，便竭力做出感激的盛情說：

「真難爲你！這樣帶他們出來玩。」

一面還遞一張角票給她。

「收着！你拿去買東西吃！」

「剛才壯丁開走，他們鬧着要出來看，好可憐的成天鬧着，我就帶他們出來玩玩。——噯，拿錢做什麼？我有的，我媽也不準我要！」

童養媳一面說，一面推辭。

尹嫂子却偏要塞在她的手上，同時又很關切地問：

「他們壯丁開到哪裏去？」

童養媳只好接着，一面回答道：

「哈，你還不知道麼！日本鬼子打來了，他們開到海口那面去哪。」

尹嫂子掀開她緊貼在身邊的孩子，着急地問道：

「他們還留得有嗎？」

東養德彷彿表示她的能幹似的回答說：

「我數過的！全開走了，一個也沒剩！」

尹嫂子失聲叫了起來，

「呀喲，該死的！怎麼一個都不留呀！日本鬼打來了怎麼辦呢？」

鎮口的雜貨店老板，見她這麼大驚小怪的便對她說：

「你們難民真是！給蛇咬過一口，見了繩子都怕，……我告訴你，那邊海口扎有兵，就是他三頭六臂的鬼子，都打不上來。」

「嚇老板，你那裏知道，日本鬼子會從這裏打來哪！」

尹嫂子做出担心的樣子說，一面還指一下東面的山。

於是雜貨店老板和隔壁其他的生意人，都笑了起來。

「你在說夢話囉！這邊他們都上得來嗎？除非他們個個坐飛機！」

另一個人末尾還嘲笑道：

「不要理她！我看她是駭來發瘋了。」

尹嫂子非常惱怒地說：

「呵呀，你們怎麼這樣信口胡說的！日本鬼子的確爬上山來了，我一個人看見不算數，還有張二娘也看見哪！（其實並沒有看見日本鬼子爬上來，不過爲了說服他們，便不得不把話，說得更厲害些，）我們是特特跑回來報信的，你們看，我們連籃子都顧不得要了，……要是我有一句謊，五雷打我。」

說到這裏，看見衆人不但相信，而且面面相覷吃驚起來，她就頗爲高興，並覺得上積壓的東西，也突然卸下了很是爽快，便回頭向董養媳說：

「你媽倒在那邊踏上了，我們快去扶她！」

跟着她便帶着孩子，出了鎮口，向東跑去。而董養媳則在前前，急急忙忙地奔跑。

不久，武裝的壯丁，一隊一隊地從她身邊跑過，她站在路邊上，讓路給他們，有幾個長官看見她，還故意責備似地問道：

「你真的看見了嗎？」

她胆怯怯地回答道：

「老爺，天在頭上，這事我怎好說來玩！」

於是，長官就立即和言悅色了，稱贊幾句，然後向前開走去。有的知道她的受難情形，還趁此宣傳她一下：

「很好，很好！真是頂刮刮的難民，雖說你沒有親身殺幾個日本禽獸也算你自己替丈夫報仇了！」

而她聽見這話，卻像從夢中給人打醒一般，立刻非常難過起來。一句話也不回答，只是勾下了頭。足步聲音像潮水似的，流完之後，她才悲切地看一看她的四個孩子嘆一口氣。

「完了！我們完了！」

等到東面山上響起槍聲的時候，眼淚竟忍不住由眼角邊流到臉龐上。流瀉一會之後，心裏清實清爽些了，於是又萌起了最後一線的希望：也許打前頭走的那人，不是「他」吧？天啊，要不是「他」才好呀！他抬起含淚的眼睛，向天默默地禱告。

不久張二娘和他的童養媳，慢慢走來了。張二娘首先喜孛孛地招呼道：

「活菩薩，辛苦你哪！這下子你算是我們這一方的活菩薩哪！」

尹嫂子低頭坐着，小聲抑鬱地說道：

「折福呀！你老人家不要說這些話吧！」

於是張二娘重又恢復了她的責備語氣，說道：

「糊塗東西，你不明白嗎？你看你今天救了多少人，救了多少房子？……不是一個活菩薩是什麼呀？」

當天下午東面山上和海口的敵人通打退了，晚上附近各個小鎮市以及村莊都燃起「鞭炮」，每個人都異常歡喜，但尹嫂子一個人卻倒在床上啜泣起來。

張二娘慌慌忙忙推進門，嗔怪地說：

「哈，叫我找你好半天！你原來躲在牀上。……快起來，鎮長和那些長官，叫我們去問話，說是領賞哪！」

她沒有爬起來。只是哭。

張二娘吃驚地說：

「真奇怪！你爲什麼哭呀？如今鎮上哪一個不稱贊你！我說你今天運氣好，你還不相信，你快起來看看，大家都要逗錢賞你，這叫你打魚，苦一年都苦不着的。」

但是她反而哭得更加傷心了。

張二娘摸不着頭腦便有些生氣起來！就責備她說：

「你到底爲什麼哭呀？你說說咄我清淨白淨的屋子也給你哭得不乾不淨哪。」（普通人家的風俗，極忌諱外人在家裏哭）

尹嫂子這才勉強忍住了哭聲，爬起來拉着張二娘的手，跪了下去。說道：

「二娘，請你老人家寬恕我，我傷心得很，就一時糊塗哪！」

張二娘一面拉她起來，詫異地說她：

「我真不明白，今天該你高興哪，你到反而這樣地哭……哼你們活在海上邊的人，真是有些古里古怪的！」

尹嫂子又哽哽啞啞地哭起來了，邊哭邊說：

「二娘，你老人家……不知道，……我今天才曉得我丈夫死哪！」

張二娘立即責備她：

「你見鬼囉！你怎麼曉得的？」

尹嫂子竭力忍着眼淚說：

「我剛才……聽見……他們壯丁講的。」

張二娘不相信地鄉一搖頭說：

「又在胡說了！他們又沒有去過你的家鄉又不認識你丈夫，怎麼會曉得！」

尹嫂子想說又住嘴了，隨即低下她的頭。

張二娘又頓悟她說：

「你這人喃，真是囉？……要說就說個明白！我不喜歡你這樣吞吞吐吐的！」

尹嫂子滿眼含淚地仰起臉來，看一下屋裏然後說道：

「請你老人家，不要告訴別人！」「他」就是今天下午打死的，「他」同日本鬼子一塊爬上山來。」

張二娘驚訝地說：

「呵，這樣嗎？」

隨即逼近臉子，搖廣頭說：

「我不相信，你怎能料定是他呢？」

「我在山上就看見了，不過還有點疑心，等到他們壯丁說是打死一個獨眼的中國人，我才確確地相信。你想想穿那樣的油布衣裳，戴那樣的油紙帽子，還有哪一個獨眼呢？島子上又沒有第二個人壞了眼睛。」

尹嫂子說完。就又哭了起來。

張二娘去把房門關了，才帶責備的語氣，勸慰她說：

「糊塗虫，既然這樣，你還哭什麼呢！我看你男人準不是好東西！房子給鬼子燒了，女兒給鬼子壞了，不去報仇，到反去幫鬼子的忙，這到底成什麼人呀！湯着他這樣的壞蛋，不說你，連我們旁人都生氣哪。他明曉得你娘兒母子，會逃到這些地方來，他才偏不放鬆你們，足跟足又把鬼子帶起來，這真是太沒良心哪！聽我勸，他死了，到是你闖氣！」

尹嫂子靜靜地想了一會，但還含悲地說道：

「我一個人怎麼辦呀？又這麼多的小孩子！」

「糊塗虫，這一點，你用不着想的，現在誰都會做好事哪！走，今晚人家還要賞你吔！」

張二娘不由分說，伸手就把她拖出屋子。

尹嫂子沒有話說，只好由她擺佈，跟在她的後面。

鎮上的人，還在燃放鞭炮。尹嫂子的孩子些，則站在街邊看，睜着歡喜而好奇的眼睛，他們的媽媽，打身邊走過時，他們也沒有看見。

一九三九，四月，十三日桂林。



追 悼

草 明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本軍隊在大鵬灣登陸了。

相當於人體底腋窩的大鵬灣，給蜈蚣底毒螫似的敵人底先頭部隊嚙了一下之後，廣東底整體起了難以忍耐的痙攣和抽搐。作爲血液的總樞紐的心臟——廣州，騷動起來，咆哮起來，沸騰起來了。

報販子用他們底因狂熱的叫喊而沙啞了的喉嚨喊出醒目的標題，警告着最先感覺到驚詫，繼而憤怒，終於激起了勇猛奮發的情緒的市民們。東江籍的人力車夫特別爽快不顧和乘客們爭執價錢，揮着粗壯的手臂，帶着濃厚的東江口音說。

「那麼，快點走吧。媽的，日本鬼子底腿跑得多快啊，一下子淡水，一下子惠州。媽的，老子底家就在那邊啊。」

跟着，他們一面喘氣一面對乘客談起他們底故鄉，他們底家庭。賣菜蔬，賣水菓，賣香烟的小販在街頭巷尾，在馬路邊，在青磚住宅底牆跟躡着，站着，甚或走着，彼此互相問答：

「怎樣，日本子來敲門了，你們用什麼去迎接他們呢？」

「去咯，去咯，沒有鎗就扛起扁担囉嘛。」

酒樓，茶館裏充滿了戰事的新聞。飲客們低聲嗟嘆，也有用激昂的語調，也有拍着桌面和高聲吆喝着來表示他們對敵人底憤恨，鄉土的愛戀，和自己財產與事業將蒙受損失的憂慮。布店，皮鞋店，茶莊，糧食堆棧底學徒，伙伕，店伴與老板，用一輩子沒有過的那樣興奮和激動，關心和預測着戰事的發展。坐在門前攬棉紗的老太婆和拾荒的小孩也在生硬地，不好意思地竊聽關於國家和戰爭的議論。發電廠，紡織廠，樹膠鞋製造廠和一切大小工場裏的男女工人們，躍躍欲動地，沉着而又堅決地準備迎接他們底苦痛的，同時也是他們早就認為只有抗戰才能生存的命運。

七七事變後才成立的一個青年救亡團體粵輝劇社，正被這充滿朝氣的戰事誘惑着，他們全體二十三個社員陷在紛亂，不安和不能抑止的激昂裏，在得到消息的三小時之內，他們全體二十三個社員已經集合在一起，討論着怎樣使他們底工作配合這急劇變化的局面。

專扮演漢奸角色的陸春生和諧角李健擁抱起來，他們底眼睛狂熱而且潤溼，嘴裏好像噙哭似地嚷叫着：「戰爭，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了，到來了，廣東人沒有一個是孑子，去啊，到前線去啊。」

也有人大聲叫着：「是時候了，民衆起來啊，到農村去把農民喚醒啊。」

他們底高聲的叫嚷和紛亂的意見慢慢平靜下來，歸納出兩個主要的意見：他們之中，一部份人主張立刻到前線去工作，另外一部份主張到農村去從事演劇宣傳。經過詳細的討論和考慮，粵劇社決定把團員分成兩大隊，甲隊十二個人，由徐泉可領導，到東江參加戰地工作，乙隊十一人由何庚生率領，到肇慶，三水，清遠，英德底窮鄉僻壤去宣傳。

徐泉可底愛人汪玉麗參加了乙隊，於是他倆就發生了劇烈的爭吵。在靜慧公園東角一棵三個人才能抱得過細底粗糙的樹幹的老榕樹下，徐泉可用了許多理由，企圖說服他底對手。

「玉麗，還來得及的，回去對何庚生說，請他把你底名字塗掉，在我這邊的簿子上把你底名字加上去，容易得很。你試想想，那一個會攔阻你呢，誰會譏笑一個勇敢的愛國者？如果你也在前線，那該多好啊，我們一道工作，一道戰鬥，假使我們不幸害着什麼毛病，也得一個最關心自己的人在你身邊照應照應。怎樣給前方的將士以精神上的安慰？他們一定需要娛樂和鼓舞啊。怎樣促進老百姓協助軍隊？這一切，必須要我們加入了正式的隊伍，把這些工作擔當起來。」

汪玉麗有一個健康而玲瓏的體格，臉孔白晢，橢圓，生動，透射出熱情的黃色光輝的眼睛，藏在長長的睫毛下面，鼻子細小，聰明的小鼻頭有趣地翹起來；上唇雖嫌短了一些，可是永遠帶着嫵媚的微笑。她性格很溫順，感情又很軟弱，不過今天她似乎特別固執，和拗性，聽了

徐泉可底冗長的話語之後，她有點不耐煩，用脚尖輕輕踢地上小泥塊，鎖着眉心望齊地面說：

「理由，我已經說够了，你這個人總要別人說出一些理由，世界上那有這許多理由？愛國者怎樣解釋的呢？打仗當然是愛國，後方生產也是愛國，多購買兩張救國公債券也是愛國，不做漢奸，其餘參加什麼活動的人都是愛國者。你說不是嗎，現在我們底國家，除了漢奸之外，你說不需要那種人？」

徐泉可一隻螻蛄似地跳了起來，一脚誤踏在小籐箱上，隨即又跳開了一步；他被激怒了，笨重而且粗魯地旋轉着身子，搔着濃密的頭髮，微曲而臃腫的鼻子痙攣着，氣休休地指責汪玉麗。

「算了，算了，隨便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可是你不能歪曲我底話。你提出的一切理由，都是一種托詞，一種掩飾，掩飾你底怯弱。不錯，前線是危險的；性命嗎，名譽嗎，唉，那是要隨時準備犧牲的；對了，你才二十一歲，前途正未可限量，唉……」

汪玉麗也迅速地站了起來，她也被激怒了，眼睛充着血，嘴唇和兩手都顫抖着，又儼矜持又儼撒野地踐着脚；用哭似的聲音止着泉可說：

「泉可，你侮辱我，泉可，你侮辱我了，你這發燥鬼，爲什麼毫不講理地去詆毀人家哩。不錯，我沒有你勇敢，沒有你英雄。不過我說給你聽，到前線去不一定會死，反過來說，在後

方也不見得長命百歲，你這野蠻鬼，我偏要到農村去看你怎麼樣。……」

這兩個年青人底僵持局面無法挽救，於是不歡快地結束了。

臨出發的前兩個鐘頭，徐泉可和汪玉璽有一個獨自的機會。這男子走到她跟前，爽朗地向她道歉，他用清鬱的男性低音對她說：

「那一天和你吵了嘴之後，我很覺不安，我希望你在工作的時候把這些不愉快的印象忘掉吧。你一定要使自己精神時常保持愉快，好像注意你底健康一樣。是的，我應該尊重你，也應該尊重自己，我們現在要分手了，不曉得那一天才會再聚一起；至於我們兩個底工作方向，究竟那一個對，那一個收效大些——這些，等將來留給社會的人們去批判吧。」

他們兩個談了大約三刻鐘，就分別了。

X

X

X

X

新年的韶關，特別顯得熱鬧和擁擠。從火車站到中山公園那條彎曲而寬闊的街道，像一條大爬虫；中山公園是牠底尾巴，火車站是牠扁平的腦殼，擁擠的蠕動的人頭是牠底鱗甲，牠張開了嘴巴，吞噬着從長沙，衡陽，從廣州，大坑口，翁源，英德流來的人羣。牠底長而笨重的身體在淺金的太陽底下舞動着，閃爍着，射出斑駁的燦爛的異彩。

何傑生和他底十個同伴，從這大爬虫底尾段——繁盛的風度中路折入抗日東路，隱沒在那

隱晦的韶州旅館裏面去了。

粵輝劇社乙隊自從廣州撤退後，沿路經過英德，翁源，到韶關來已經半個月了。他們到了韶關，會和當地的一個劇團聯合在元旦公演了三天。他們一共十一個人，只在玉璽取得了一個三等角色，李健取得了一個閒角的位置，其他九個人都給提場，佈置會場，到兩三里遠去搬運沙發，這些瑣事累得要死。

三天公演一過，他們把手續交代清楚，便拖着疲倦的步伐回到自己的旅館去開他們底憤憤不平的會議。在這會議裏，王玉璽反常地發了許多議論。好像百多隻蚊蟲向她襲擊似地，她坐立不安，一下子躺在床上，一下子跳起來，一下子又靠在同伴椅上，咬牙切齒地怨恨他們這一次的徒勞無功。「我雖然演劇經驗也不多，可是她比我還不如，這樣的人能担任女主角嗎？」於是她反來覆去指出那女主角什麼地方太幼稚，那一個動作和劇情不配合。大家點頭默認。「何傑生覺得這一次的失敗，完全因為上層關係弄得不好的原故。他們底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粵輝劇社底顧問魏鵬程像一隻荔枝樹上掉下來的甲虫似地突然走到他們底門口來。」

他身段矮胖，模仿着英國紳士底風度，眼睛患淺近視，慣於用高傲和寵意的熱情和青年們往還，他是戲劇界的老前輩，八·一三後他從上海到了廣州，粵輝劇社恭請他做顧問，可是他除了參加過一次他們底研究會之外，就沒有和他們接觸過了。這一次意外的光臨，使這十一個

青年都覺得快活。汪玉麗第一個發現他，她輕健而活潑地跳到他跟前，伸出她底豐滿而溫暖的手。魏鵬程和那些青年底手一一接觸過，然後非常有禮貌，也非常有身份地夾着許多抱歉的字眼首先解釋他在廣州時實在因為太忙，沒有常常和他們在一塊，等到他們來了韶關，又湊巧他和某特派員下鄉巡視去了，——這些他都覺得很遺憾的。青年們靜靜地聽着，他們提出了許多關於劇本底選擇和演出上的問題來請教他。每一個人底話魏鵬程都注意到了，可是因為他注意得太廣泛的原故，他底意見常常是鬆浮的，沒有結論的，彷彿生來就不願意認真地，有始有終地對付某一件事的樣子。

談到這一次元旦的公演，魏鵬程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他拾了拾眼鏡，緩慢地說：

「當然，這一次的演出技巧達不到上海話劇界的水準，也比不上廣州的好些劇團。不過我們看出了一位有才能的演員，——」他微笑了一下，欠一欠身又往下接着道：「對不起，那就是汪玉麗小姐。現在我想請問汪小姐是否參加演劇工作已經有好多年數了呢？」

汪玉麗底心臟突跳了一下，低下了頭，經過一度的鎮壓，才坦然地仰起了面孔，過短的上脣掀起了一個謙恭的嫵媚的微笑。

「沒有，我是去年暑假才開始演劇工作的，算起來才不過半年哩。」她因為自己的話講得太率直而焦燥着，於是改得再婉轉一點說，「魏老先生過獎了，我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人，魏

先生又是戲劇界的老前輩，請你不客氣地指導我才好。」

魏鵬程在這些青年面前縱橫地論到目下流行的劇本，論到每個演員必須具備的條件和一般劇團底優點和劣點。最後向青年人們勉勵了一番。往後，他便成爲韶州旅館的經常採訪者。他很關心汪玉底修養和訓練，介紹了好幾本舞台知識的書給她；過兩天他就捉住她底手臂和抬起她底腳傳授給她舞台上的大動作；沒有好久，他又帶她到韶關最好的建築物，最有名的人物底家裏；他屢次誇讚她天資聰穎，担保她半年之後一定大有成就；並且介紹給她好幾個有體面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幹政治工作的馬中校，一位是由廣州遷來的某大報館底副刊編輯盧多深，一位是一個著名的通訊社底記者林篤樸和當地的紳士黃中如，譚慕西、粵輝劇社得到馬中校和當地幾位紳士底熱心幫助，可以在韶關安心從事戲劇工作；以後，他們離開了那陰黑的韶州旅館選進了風度中路的風凰大旅社了。

一·二八的紀念日裏，魏鵬程底會經花兩夜的工夫編成，並且親導自演了一個星期的三幕劇歌浦恨在韶關公演了之後，汪玉底名聲便開始被韶關青年學生，文化人談論和咀嚼了。歌浦恨以上海閩北爲背景，寫政府裏面一個低級職員底妻子，當日本人向上海進攻的時候，她鼓勵丈夫從軍，自己却堅決守住家園，日本軍隊攻陷了閩北，走進她底屋子的時候，她就從容不迫地自殺了。

翻開的報紙上和某些定期刊物上公認汪玉麗有演悲劇的天才，有些人恭維她是一顆新出現的璀璨的明星。凡是看過歇浦恨的魏鵬程底朋友，都給魏鵬程鼓舞着，替汪玉麗寫起文章來。汪玉麗底照像，她底歷史和關於她底一切由於推想和捏造出來的消息，在印刷館底盤板上繁忙地一起一落地跳躍着了。

和魏鵬程的好短促旅行的那一天，汪玉麗起得很早，橢圓的臉上抹了一層薄薄的脂粉，穿了一雙灰色的羊毛襪子，披一件灰色的厚呢大衣，大衣底領子裏面，一條「金腳帶」蛇似的黃色與寶藍色相間的圍巾綁住他的領子，微拂的短髮繞上了一頂小小的法國式灰色呢帽子。她不安地樓板上踱來踱去，有時候走到窗前，雙手按在窗格上凝視着沒有偏愛地斜斜傾瀉在屋頂，馬路上的陽光，有時候她又想着什麼，嘆了口氣坐下來。和她睡在一起的女伴呂芬給她底不安所擾亂，她把頭頸伸出帳子外面，一面打呵欠一面說：「他們還沒有來麼？暗，早呢。」

呂芬性情遲鈍，永遠睡眠不足地打不起精神來，這時候她一連打了十幾個呵欠，用手把眼皮搓開，半個鐘頭以後，痴痴地望了汪玉麗好一會，點頭稱讚說：

「玉麗，古人說的英雄識英雄，真有點道理。比方說，我和你一起住上了大半年，你底好處，你底才能我硬是說不出來的。的確，你這兩個月來，進步得太快了。我敢斷定，如果不是一個天才，絕不會進步得這樣快的。我看你自己，咳——」

汪玉麗心裏想別的事情，以爲呂芬故意譏笑她，於是裝着正經的樣子擺手說：「阿芬，你這番話如果是外邊人對我說的，我倒不去管他，可是你，你爲什麼不和我講句老實話呢？我有沒有進步呢，到底？」她擰轉身回顧穿衣鏡上的影子，對自己做了一個柔媚的笑。「阿芬，到底我進步了多少？我自己可不知道，他們底話也不大靠得住，他們都把我當作小孩子的。」有時候她真的相信自己是一個天才的演員，有時她懷疑着別人給她的恭維和好意。

第一個依約來的是馬中校，他並且親自駛來了一部車子。

馬中校一次都沒有例外地穿着鑲上白銅馬刺的皮靴，不論在柏油路上。士敏土的地上和樓板上，那種清脆而驕誇的金屬碰撞聲，比他底輕鬆的笑聲早就傳進認識他的人們底耳鼓裏。他對人承認自己才二十四歲，肌膚粗鬆而白晰，嘴巴老是那麼瀟灑地笑着；在女人面前，他要講自己過去的戀愛故事，又對着任何人都發誓說他以後不和任何女子結婚。

黃仲如，譚慕西，盧冬深，魏鵬程和兩位新來的客人陸續到了，最後記者林篤模也趕到；正午的時候，他們八個便乘着汽車走一段路，步行三十分鐘便到遠郊外的飛水岩了。

在飛瀑下面，這八個人選擇了各自喜歡的姿勢休息下來。

黃仲如，這三十五六歲，瘦弱，滿身奮歇於氣的男人熱心地對這些外地人講述韶州底名勝，古蹟，和神話，記者林篤模背着了照像機在樹林裏穿來插去選擇他底鏡頭；盧冬深走到汪玉

麗跟前，殷勤地問她可疲倦了沒有，他無論什麼場合，只要走到她身邊，總是那麼低聲，那麼殷勤，好像向她賠罪的樣子。馬中校穿了一身草黃色的呢軍服，在枯黃的山地跳來跳去，活像一隻肥壯的褐色的草蠶。汪玉麗屢次找機會走到魏鵬程側跟，指點着眼前的景色，說她頂歡喜大自然，所以她更願意自己當一個電影從業員。她似乎還要說很多話，可是所有的男人都向她團團圍住坐下來。譚慕西那喜歡大驚小怪的年輕人用指頭逐個逐個點數一次，得意地大聲叫着；

「七星伴月呢，七個男的，一個女的，巧極了。」

「可是比月兒美麗多了。」馬中校底雄亮的聲音響着。

「什麼月兒？——一顆大明星啊。成功的明星啊！」

汪玉麗聽見這些粗魯的稱讚覺得有點不自然，可是她立刻很適當地支配住自己的精神和感情，她留心着每個人和自己有關的話語，留心每個人情緒的變遷，更留心自己的聲音和姿態怎樣才使所有的人愉快。

「成功？——林先生在說笑話呢。那並不是我的成功，而是魏先生底劇本的成功。」她說話的時候，故意不使喉嚨張大，致使發出來的聲音散播在曠野上是那麼地尖銳，又那麼地嬌嫩和難於捉摸。

來到這廣漠的郊野上，魏鵬程也不能保持他底紳士禮貌，活潑起來了。他抬了抬眼鏡，捏住汪玉麗底手臂搖着說：

「你要感謝盧先生才對，如果不是他在報紙上鼓吹一下，任憑你是怎麼樣的天才也不會被那麼多人所賞識的。」

盧冬深從人圈子當中拈了一根香煙，一面燃點着一面慢吞吞地說：

「那裏·那裏，那是全仗林先生發出一動人的消息，使韶關大小各報都登載的原故。」

林篤模舉起照相機，眯起眼睛做出測光的姿勢，彷彿附着照相機底耳朵上說話一般；「假使沒有馬中校，黃先生，譚先生鼎力維持，並且邀請那樣多的大人物去看戲·那麼，即使消息刊登在新聞報紙上也收不到什麼效果的。所謂耳聞不如目睹，——我當了八年記者可沒有扯過一回謊。」

汪玉麗似乎突然高興起來拍手大笑，那過短的上唇好像就要縮進鼻孔裏面似地。她笑得那權利害·幾乎倒在年青的馬中校底懷裏，後來忍住了嬌笑聲地叫着：

「我這一回的徵俸，自然是各位花」心血造成的，我不曉得要怎樣再努力才不會使各位失望。」

——大家都沒有留心道一類乏味的話，馬中校提議每個人講自己一個最有興趣的戀愛故事。

多青樹在冷風裏搖擺着牠笨重的肢體，一切昆蟲消聲匿跡隱藏在泥土裏；樹梢上偶然站住幾隻毛羽豐厚的麻雀，彼此輕輕地在讚頌太陽。沿着山石的形勢，分三層傾瀉下來的飛瀑向來沒有被誰擾亂過，從早晨到午夜，從春天到冬天，從很遠的年代到現在，無論驚心動魄的風暴裏，在暴燥的滂雨和猛烈的太陽裏，她用同一的音調對寂然不動的肅穆的山岳，對新陳代謝的樹林，草叢，和圍繞着他的一切生物，講述着那冗長的人類底故事。

遊玩者坐在一塊三丈多高的崖壁下，一條七八尺寬闊。永遠用清脆的嗓子歌唱着的山溪打他們腳下流過。在澎湃的一爆與清脆的山溪底合唱裏，在那由於苔蘚，草木，山石和泥土構成的蒼綠色與深褐色混和的無比寬闊的絨氈上，他們互相嘻笑，打趣和追逐着，放縱的噱笑和女人底尖叫，時時衝破了大自然底統一的，肅穆的沉默。

這樣的旅行，的確令這些體面的遊客們得到了不少快感，他們這種快感，可以和一個饑餓的人吃了一席豐富的酒肴，瞌睡的人整整睡足十二小時底感覺相比擬。

汪玉環回到鳳凰大旅社已經是晚上十一點鐘，衣服沒有脫去，她就鑽進被窩裏，好像剛剛審過瘡疾似地臉孔漲得通紅，潑泣似地呻吟着，用手捶着自己的前額，在床板上滾來滾去。她有時候怨恨別人，有時候怨恨自己，有時候她把所有纏繞着她的朋友都毒辣地罵過了，她這樣的吵鬧常常引起同伴們底不安。

「我底頭就要裂開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啊爲什麼一定逼我喝酒呢？」往後她又自言自語着他們把我底前途糟塌了，一個演戲的人喝不得酒，唉，我三天沒有寫日記了，還有泉可留下給我的書一本都沒有着。——他們簡直把我底前途糟塌了啊——」

她這半醉的情形，呂芬看過了很多回。開頭，她曾經爲她操心，用熱水，花露水，萬金油給她療治，後來她又誠懇地規勸她，要求她盡可能減少這些不必要的應酬。現在，她却了解這些對於汪玉麗個人，對於粵輝劇社不會有什麼害處，只要酒氣一過，她就要恢復她底矜持的了。呂芬躺在床上掩住面孔聽着這些呻吟，一直聽到疲倦，睡熟了。

在韶關三個月，汪玉麗成爲一個有名的人物，交際花，和文化團體，青年團體開會時必要的參加者；鳳凰大旅社也成爲出名的旅館了。

X

X

X

X

——悼 追 去破壞公路和橋樑。——徐泉可在給韶關的十一個同伴底信裏這樣寫着：「這裏缺少的是人，做事的人，你看我們十二個，每一個人都要兼做講師，挖路工人，看護，有時還要協助老百姓割禾，燒飯；我們底待遇是一個上等兵，不過我們大家異常健康，愉快，精神和力氣比在廣

州時至少增加三倍，只是大家黑瘦得難看，你們看見我們一定覺得又好笑又奇怪哩！……」

自從歐浦恨公演過後，除汪玉麗之外其餘被詔關的人們遺忘了的粵劇社乙隊底十個隊員，整天垂在旅館裏看看書，打打趣，出太陽的時候便拿紅，綠，黃三色紙寫上黑字的標語到外面去張貼，此外就輪流著感冒和消化不良的病症。

這封從戰地來的信，使他們產生了一個新的希望。他們決定到新豐，梅坑一帶的農村宣傳。

他們在那貧瘠的地帶裏，在那些吃不飽，穿不暖的農民中間演着城市上流行的獨幕劇，唱着幾部合奏的歌曲，講着滿嘴新名詞的演說；他們熱心地工作着，但只號召了一些十二歲以下的觀眾，和好奇的站立一下子工夫就走開的成年人，過了一個多月，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失去了自信，悶悶地又回到詔關來了。

他們仍舊住在鳳凰大旅社，那一天他們舉行了一個嚴肅的檢討會。

除了李健永遠是那麽快樂，汪玉麗始終是那麽矜持和高傲之外，其餘的人都給頹唐和疲倦拖累着，對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工作方向發生了懷疑。在這半年的流動生活裏，何傑生好像蒼老了一點，他給責任心煎灼着，在報告半年來的工作的時候，他底聲音變得異常沉重。他們嚴厲地檢討着自己，整體的和同志間的一切缺點，並且反復地分析着批判着，有時爭辯得面紅耳

熱，有時候熱烈地互相慰勉；好像一個癱瘓的長期病患者決心要把病源肅清的樣子。——他們承認自己的工作非常表面，離開了羣衆。……

討論的結果，大家決心全體到從化戰地與甲隊匯合工作。何傑生自告奮勇，立刻動筆寫信，把這邊的一切情形都告訴了那邊的朋友，並要求他們底協助，使這次議案能早一天實現。

四月初旬，從化的敵人以一千的步兵，三百騎兵，配合了六門大炮，取大包圍的攻勢向玉洞墟，相和鎮，突然進犯。徐泉可爲要保護戰區的三十幾個孩子撤退，胸腹給連續的兩顆機槍彈打中，受傷太重，死了。這勇敢的青年人底殉國消息，到韶關的時候，剛好在何傑生底信寄出的第二天。

這突然的消息使這裏的十一個兄弟姊妹掉進深沉的悲痛裏。他們準備在五月一日舉行隆重
的追悼會紀念這英勇的，年青的戰士。

徐泉可底死，釀成王玉麗心底懺悔和悲痛。她覺得自己失去了某種力量。開頭，她關起房門低聲啜泣。有時候激動地抱住了呂芬，後來，她換了一雙平底鞋子，孤另另地往荒僻的山頭跑上兩三個鐘頭。她回憶着過去，回憶着可愛的泉可和自己。

『而現在，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啊。見鬼，他們都和我要好，可是沒有一個對我說一句真心話，甚至沒人說我一句壞話。』

她沉迷地想着，記起徐泉可底話來了：

『如果把天才解釋作努力底結果，把成功解釋作進步底某一個階段，那是允許的。玉璽。即是說天才和成功這一類東西，一個從事藝術的人，尤其是像我們這樣沒有基礎的人，頂好不去管牠，因為，惡魔常常拿這些好聽的名詞專向意志薄弱的人誘惑。世界上人口有十六萬萬，爲什麼偉大的藝術家只有這寥寥幾個呢？——就是這樣，玉璽你明白了麼？這個社會是多麼險惡呵。』

那時候，徐泉可底堅定而沉鬱的男性低音的確使玉璽起過幸福的感覺。現在無論她走到那一個山頭，坐到那一塊石頭上，這些幸福的回溯總愛緊緊追隨着她，撫摸她內心底悲傷。

跟着玉璽重新在韶關出現，馬中校，魏鵬程，林篤樸便又集中到鳳凰大旅社來了。

他們在玉璽底剛剛吞嚥了淚水的笑臉前說着這兩月來韶關底變動，好像他們已經分別了好幾年的樣子。那一天由魏鵬程提議，他們決定開一個體面的歡宴會慰勞她。

歡宴會恰巧在追悼會的前一天。玉璽對着鏡子擦去臉上的憂愁，又把自己裝飾起來了。呂芬坐在她後面，幫着她整理頭髮。

『阿正，你底心情我是了解的，今天晚上我恐怕你掩飾不住自己的心事，呆呆鈍鈍地給他一個不好的印象哩。要是能够不去赴會的話——』呂芬試着向她提議。

汪玉麗回過頭去，右手搭在呂芬肩上，柔婉地笑了一笑，用商榷的遲緩的聲音回答說：

「這不是叫他們很掃興嗎？他們對我們不是一向都很熱心嗎？況且，我們到從化去的盤費到現在還沒有着落呢。」

這裏有二十多個人，佔據了廣州酒家一間最大的房間，除幾個新客之外，其餘汪玉麗都認識。她一到，使所有的迎候者底注意，談話都統一起來。盧冬深趕到她面前，低低一連串地不曉得說了些什麼；人們趕着和她握手，撫摸她，或者用眼睛從頭到腳打量着，企圖搜索一點和兩月前不同的地方。馬中校像捉住曾經失去的白燕似地寸步不離地緊靠着她坐下來。

她驚異着自己精神還能保持常態，耳朵可以同時聽取多種的說話，眼睛可以判別多種的神態，而且部一一加以反應。她本來打算不喝酒的，到底喝了；酒後給他們唱了一首迷途的羔羊和昨夜的夢。她一面唱一面斜着腰身探住男人們底肩背走，一面走又一面被賓客們纏繞住；她底紫色和黑色混合的綢質披肩，一隻蝴蝶底翅^仿似地輕輕飄撲着那些醉紅的臉。不曉得給什麼東西絆了一交，她跌在一位秘書長底座位上，那男人趕快扶起她，用嘴唇湊在她底面頰上，問她可跌痛了沒有。

華南大藥房底老板，高大而肥胖的漢子，經魏鵬程底介紹，在汪玉麗跟前聊談起藝術來，他說自己在大學念書時也歡喜演戲，又說他很歡喜她底作風；後來又從藝術談到歐洲的藥品。

一刻鐘以後，他才鄭重地告訴她華育大藥房在五月三日開幕，他希望她能夠爲他主持揭幕禮。

她笑着，鬧着，寂寞地死去的徐景可却隱秘地藏在心底心窩裏，她記起他，心房便劇烈地跳動起來；她在惋惜徐景可沒有被社會底先進們稱道過，沒有在宴會上被歡迎過。——於是她舉起酒杯拈着香煙，向魏鵬程低聲說：「一句什麼，站起身來！」

「明天下午四點鐘我們劇社有一個會，追悼我們一位在戰地上死去的同志。他叫做徐景可，關於他底歷史，明天的追悼會有詳細的報告，現在我用萬萬分的誠意，請各位先生抽一點空參加我們那個追悼會，如果各位答應了我這個請求，那不特我們全體社員將感謝各位底盛意，徐同志底忠魂也將銘感不已哩。」她說——之後，恐怕自己措詞不適當，得到相反的結果；正胆怯地想再補充一些緩和的字眼的時候，聽見馮中校豪爽地拍一下大腿叫起來。

「明天我一定。是的，我一定到。」

「不成問題，我們一定要參加的。」有人代表着大家底意見。

這確實的答應使汪玉麗感激地笑了。

離開廣州酒家的時候，那高大的西藥房老板深深地對汪玉麗鞠了一個躬。汪玉麗趁機會叮囑說：「請梁先生明天一定到。」

那高大漢子又溫和地鞠了一個躬回答說：「明天一定參加。敝店五月三號揭幕禮也請汪小

姐不要爽約。」

X

X

X

X

那是一個悶熱的下午，追悼會一切都準備好了，禮堂裏異常肅靜，六七十把黑漆的方斗凳分八排依次序擺設着，斗凳之前，橫陳着一張長方木桌，徐景可底放大半身照像供在桌子上面，一對小花籃，三個花圈，在他底兩旁和脚下，圍繞着他；牆壁上，稀稀落落地掛了兩對輓聯，這上面記錄着動人的輓歌，沉痛的悼詞，和青年們與死者底濃郁的友誼。禮堂進口的地方有一張小方桌那上面放了兩本簿冊，一本是簽名冊子，其他一本是預備憑吊者臨時題贈輓詞的。這十個青年約略分成幾組，一些站在簽名桌子底旁邊，一些恭謹地站在進口處準備迎接賓客，李健坐在最前排，擔任了速記的職務，打開了紙張和自來墨水筆；何葉生整理着死者底生平事跡；汪玉蓮穿了全身黑色的布衣裙，在這像和進口之間輕輕來回走着。她底臉孔是淨素而虔誠的，兩眉眉毛很濃黑，輕輕鎖住了不能掩飾的悲哀。她一會兒呆呆地仰起頭來望住輓聯，一會兒在花圈前面徘徊，或者和何葉生低聲說話。

徐景可底遺像是一樣坦然地微笑着，微曲而腫脹的鼻子是那樣地正直，眼睛却又那樣地充滿生命力，他彷彿在用感激的注視望着他底同伴們。

何葉生掏出袋錶看了一下，恐怕別人偷聽了去似地自己輕聲自言自語着「三點半了，一個

都沒有來。——」

三個穿灰色長褲，草綠襯衫的青年用急劇的步伐從外面走進了禮堂，——他們是徐泉可底老同學，得到開追悼會的消息後馬上從附近的鄉下趕來的——汪玉鷹，何傑生迎接了他們進去。這些年青人彼此緊緊地握着手，互相陰鬱地嘆了一口氣，一句話都沒有說。何傑生從口袋裏抽出了那封從戰地來的信，三個憑吊者一面豎直腰桿讀着，一面用手帕抹去臉上的汗。

快到四點鐘的時候，魏鵬程來了。他簽了名，在題詞冊上題了「爲國捐軀」四個字。向年青人們安慰了一番，在讚像前站了一會之後他便道歉地對大家說：

「真是湊巧得很，今天下午四點半鐘我有一個會議，沒有辦法，真討厭。」

說完就走掉了。繼續來了四五個青年團體底代表。

禮堂保持着靜默，壁鐘用牠均勻的脚步不殘地行進，五點敲過，何傑生焦慮地走汪玉鷹跟前，低聲說：「怎麼，他們一個都沒有來呢？到底——」

汪玉鷹立刻止住地，異常確信地回答說：「怎麼會，他們親自答應過我的。這樣光榮的死，他們自然——」

往後，每隔五分鐘，何傑生就挨近汪玉鷹耳邊遲疑地問道：「那麼，我看，我們到底等等他們呢？」

「自然，他們都是社會知名的人物，他們來參加，對於泉可底哀榮。——唔，」她顯然把握不住，改口說，「等到五點半再說吧。」

跟着時間底增加，汪玉麗底信心動搖起來了。她惶惑而且焦急，覺得自己身上慢慢軟下去。她坐在第一排的凳子上對着徐泉可底照像，那照像似乎微笑地望住她，她更加惶惑，心裏胡思亂想：「他總是那樣優：到死的那一天還是那樣優！」她平仰着頭，覺得他彷彿笑得更明顯了。

一種尖酸的痛楚猛烈地向她襲擊，她覺得自己好像突然給這社會擠棄了出來，掉進一個無助的，陌生的世界裏似地。泉可底遺像始終是那樣和藹地微笑着安慰她，鼓勵她。

淚水從她眼眶裏滾下來的時候，她聽見何傑生站在遺像前面宣佈追悼會開始舉行。

這位勇敢的青年戰士底追悼典禮。於是在那冷清清的廟裏，在這十幾個青年人底熱烈的哀痛的心裏完成了。

一九四〇，一月十二日，於南溫泉。

馬 碣 在

汀 沙

十點鐘望北出發，透了一會馬，我們去合作社吃午飯。後過了一道河，相當寬，水清見底，是唐河的上游，已不復如下游的昏濁了。

當這裏的縣長已經兩年多了。

作爲縣署的是一座平常的小院前。屋子裏人很多。有辦公的，有來交涉事情的武裝同志和老百姓。電報員在低聲地唸着號碼。問了一些必需知道的日情，我們就告辭了；並且約定

在日人不斷的掃蕩中能有如此的建設成績，這是坐在後方的人想不到的。

在一處沙壩上碰見颶風。這對於單調的軍生活所引起的反響是一陣小孩子般的狂歡的呼嘯，大家嚷着，鼓動着，逆着風沙的塵霧挺進了。

到碣馬時已經三點鐘。十多匹馬都全身濕

晚間我再單獨來。

打點好住處，給馬匹上好草料，我便獨自到街上去。村街全是深青色的石頭舖的，房屋的材料也大部分是石塊，鞏固得像城堡一樣。門口多有大而光滑的石條，是供人們坐的。我在一家門口停下來，因爲那裏有着很多男女老少在曬太陽，並有一個賣布的老頭兒，黑鬍子

，臉色紅潤，神氣無憂無慮的。

這裏是經過日人的蹂躪的，我問他們當日的情況怎樣。一個青年人含笑說：

「還好，就東頭燒了十多間屋，死了兩個人。」

「你們跑沒有跑呢？」

「都老遠就跑了，只是他兩個沒有跑掉。」

一個絕望老頭子，在生病，沒有跑；一個出村口就碰上了。」

「可是大家的糧草都給燒光了。」一個麻而無鬚的老人接着說，「他要烤火呀。燒一大堆，就這麼圍着，……」

樂觀的官布人插嘴道：

「那還算好的呢，我們村子裏的家具都燒光了。」

他掙着黑油油的長鬚，眼睛老是眨着。彷彿凡事都很有把握似的。因為面容還相當年青

，我問起他的歲齡，他用手笑着比「比數目：

「五十——不多不少。」

麻面老人摸着自已花白的短髭嘆息了：

「看鬚子你還比我大呀，我七十四了。」

「我才蓄了三個月。」布客得意地接着道

，「就這麼長了。」

「你爲甚麼蓄的呢？」

「爲甚麼？常常要給游擊隊引路呀。他們看我鬚子這樣長，就說，老頭兒，你快轉去把！送幾步路就行了。」

「那你的鬚子倒給你保了險呀！」

那青年人不平地打趣着他。我接着也批評了他幾句，但他都滿不在乎似的，笑着，掙着

鬍鬚嘆道：

「賣布喇！」

一個年輕女人拿起一件布同他講價錢，他

笑說道：

「就這樣：少一個不賣，多一個不要你的，信的過就買吧。」

我轉到村街的東頭去了。在一處燒燬的院落裏我碰見了那女主人，一臉細細的麻斑，小

眼睛，肥鼻頭，已經七十二歲了。頭頂光光的，鬚邊的殘髮結向腦後，拍着一隻小得可憐的黑布結子。丈夫是個醫生。她訴苦道：

「吃的沒有，燒的沒有，真够過嘍。」

我問他家裏還有些甚麼人，她照例叫着嘴

唇答道：

「全死了。只有一個媳婦，甚麼也不管，

想起來總是死了好些，——兒子來又打頭昏腦

跑甚麼呀！」

她的媳婦回來了，高長長的，像個惡毒婦

。一見我就笑道：

「同志！你看怎麼樣呀，一點吃的沒有。」

她們再再問我中央是不是要發賑，我支吾着走開了。

我又走向另一個被難者家裏去。大門裏的牆邊有兩個工人用泥土封着一口棺材，據說這裏並沒有人，是空的。一列長五間的正屋只顯

有牆塗了。只有南面的廂房還是好的，一個青年女人跪在坭上燒着坑，頭上包着孝布。我問

問道：

「你們的房子是日軍燒了的麼？」

她紅着眼圈答道：「甚麼東西都燒光了啊

及各種救亡團體的代表。一共有四十餘人。從

他們的出身裝束來看他們的談吐那是會使一個

智識分子吃驚的，因為這些鄉下人竟能那麼熟

練的運用着各種新的術語。

會議到十二點鐘過後才完結。當我走出會

場的時候，院落裏聚集着十多個老鄉們，有的

站住，有的坐在坭地上。站着的手持木棍，提

着小馬燈。看光景像是衙門送犯人來的，也許

就是漢奸。

我對着燈光走過去了。那幾個坐在地上的

人穿得很襤褸，他們都把頭低垂在略略分開的

膝頭當中，手搭膝蓋上，不住地噲噲着，呻吟

着；我就着燈光俯下身子望了一回，囚首垢面

的，真也和犯人一樣。

一個和我坐得較近，我問他們是那裏人，

！

回去騎了一陣，傍晚時候我再到縣政府去

，縣長正在開會。我退到村口和兩個小孩子扯

了一陣。幾個老鄉蹲在水井邊閒談着，其中有

兩個是隣村來買棉花的。我問他們這是否可以

隨便買。那老者答道：

「不成。少買是可以。還要村公所開條子

。」

「是怕運出去賣給日人麼？」

「是呀，他們會收買去做火藥來毀咱們的

。」

縣長終於開會開完了。我們在那間辦公室

裏談了很久，直到天黑。隨後又參加了他們的

討論會。人數很多，有十多個村子的村人，以

他顛聲答道：

「山東人，……真是造活罪啊！……」

「怎麼跑到這裏來的呢？」

「怎麼呀？去年臘月初二，日軍來村子裏

抓了我們五個人，抓住就送上火車，往大通，

口泉運；罪真受够了。」

「那你們是從口泉逃出來的麼？」

「可不。前一月動身的，走了多個月了。

又摸不清方向。人又生了病，吃沒吃的；白天

黑夜都走，輪下就睡。罪真受够了。」

「就抓了你們幾個人麼？」

「多得很啊；我們村里只有五個，都送到

那裏挖煤礦。」

「煤礦裏的待遇怎樣？」

「起初還好，後來改成包工，一個人每天

要運五大車，運不夠就攪打攪揍；一個同去的

活活拖死了。真受罪啊。」

這時候縣長走來了。我把那幾個同胞的經

歷告訴了他，於是他一面吩咐給那四個受難者

弄東西吃，一個告訴那些手持木棍的自衛員道

：

「沒有甚麼，你們各人請回去吧。」

「可是收條呢？——我們是要負責任的。」

：

他們一直等到收條才走。我離開縣府的時候

已經一點過了。

曠野的呼喊

蕭紅

風撒歡了。

在曠野，在遠方，在看也看不見的地方，在聽也聽不清的地方，人聲，狗叫聲，嘈嘈雜雜地喧嘩了起來。屋頂的草被拔脫，牆頭上的泥土在翻花，狗毛在起着一個一個的圓穴，雞和鴨子們被刮得要想站也站不住。平常喂雞撒在地上的穀粒，那金黃的，閃亮的，好像黃金的小粒，一個跟着一個被大風掃向牆根去，而後又被掃了回來，又被掃到房檐根下。而後混同着不知從什麼地方飄來的從未見過的大樹葉，混同着和高粱粒一般大四方的或多稜的沙土。混同着剛剛被大風拔落下來的紅的黑的，或雜色的雞毛，還混同着破布片，還混同着刷刷拉的高粱葉。還混同着灰矮瓜色的豆桿，豆桿上零零亂亂地掛着豆粒已經脫掉了的空敞的豆莢。一些紅紙片，那是過新年時門前黏貼的紅對聯三陽開泰，四喜臨門，——或是「出門見喜」的紅條子，也都被大風撕得一條一條的一塊一塊的，這一些乾燥的，毫沒有水分的拉雜的一堆，刷刷拉，呼離離在人間任意的掃着。刷着豆油的平滑得和小鼓似的鄉下人家的紙窗，一陣一陣的被沙

粒擊打着發出鈴鈴的銅聲來。而後，雞毛或紙片，飛得離開地面更高。若遇着毛草，或樹枝，就把它們障礙住，於是房檐上站着雞毛，雞毛隨着風東擺一下，西擺一下，又被風從四面裹着，站得完全筆直，好像大森林裏邊，用野草插的標記，而那些零亂的紙片，刮在椽頭上時，却嗚嗚嗚地它也付着生命似的呼喊。

陳公公一推房門，剛把頭探出來，他的帽子就被大風捲跑了，在那光滑滑地被大風完全掃乾淨的門前平場滾滾着，滾得像一個小西瓜，像一個小車輪，而最像還是像一個小風車。陳公公追着它的時候，它還撲拉拉的不讓陳公公追上它。

「這刮的是什麼風啊！這還叫風！嗎？簡直他媽的……」

陳公公的兒子，出去已經兩天了，第三天就是這刮大風的天氣。

「這小子到底是幹什麼去啦？納悶……這事真納悶，……」於是又帶着沉吟和失望的口氣
「納悶！」

陳公公跑到瓜田上才抓住了他的帽子，帽耳朵滾滾着不少的草沫。他站在墻陌上，順着風用手拍着那四個耳朵的帽子，而拍也拍不掉的是棗子的小刺球，他必須把它們打掉，這是多麼討厭啊！手觸去時，它會把手刺痛。看起來又像小蟲子，一個一個的釘在那帽沿上。

「這小子到底是幹什麼去啦！」帽子已經戴在頭上，前邊的帽耳，完全探伸在大風裏，遮

蓋了他的眼睛。他向前走時，他的頭好像公雞的頭向前探着，那頑強掙扎着的樣子，就像他要攆進大風裏去似的。

『這小子到底……！他媽的……』這是話從昨天晚上他就不停止地反覆着。他抓掉了剛才在腿上捧着帽子時刺在褲子上的簍子，把它們風在裏丟了下去。

『他真隨了義勇隊了嗎？納悶！明年一開春，就是這時候，就要給他娶媳婦了，若今年收成好，上秋也可以娶過來呀！當了義勇隊，打日本……噯噯，總是年青人哪，……』當他看到村頭廟堂的大旗杆，仍舊挺直的站在大風的時候，他就向着旗杆的方向罵了一句：『小鬼子……』而後他把全身的筋肉抖擻一下，他所想的他覺得都是使他生氣，尤其那旗杆，因為插在對旗杆的廟堂，住着新近才開來的日本兵。

『你看這村子還像一個樣子了嗎？』大風已經遮掩了他嘟嘟着的嘴。他看見左邊有一堆柴草，是日本兵徵發去的。右邊又是一堆柴草，而前村，一直到村子邊上，一排一排的堆着柴草。這柴草也都是徵發給日本兵的。大風刮着它們，飛起來的草沫就和打穀子揚場的時候一樣，每個草堆在大風裏邊變成了一個一個的土堆似的在冒着烟。陳公公向前衝着時，有一團穀草好像整捆的滾在他的腳前，障礙了他。他用了全身的力量，想要把那穀草踢得遠一點，然而實在不能夠做到。因為風的方向和那穀草滾來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他就正和它們相反。

「這是一塊石頭嗎？真沒見過！這是什麼年頭，……一捆穀草比他媽一塊石頭還硬！」

他還想要罵一些別的話，就是關於日本子的。他一抬頭看見兩匹大馬和一匹小白馬從西邊跑來。幾乎不能看清那兩匹大馬是棕色的或是黑色的，只好像那馬的周圍裹着一團烟跑來，又加上陳公公的眼睛不能够抵抗那緊逼着他而刮來的風。按着帽子，他招呼着：

「站住……嘯……嘯……」他用舌尖，不用整個的舌頭打着哪嚕。而這種喚馬的聲音只有他自己能够聽到，他把聲音完全灌進他自己的袖管裏去。於是他放下按着帽子的手來，使那寬大的袖管離開他的嘴。把舌頭在嘴裏邊整理一下。讓它完全露在大風裏，準備發出響亮的聲音。他想這馬一定是誰家來了客人騎來的，在馬樁上沒有拴住。還沒等他再發出嘯嘯地喚馬聲，那馬已經跑到他的前邊，他想要把牠們攔住而抓住牠，當他一伸手，他就把縮縮回來，他看見馬上蓋着的圓的日本軍營裏的火印：

「這那裏是客人的馬呀！這明明是他媽……」

陳公公的鬍子掛上一幾顆穀草葉，他一邊掠着它們就打開了房門。

「聽不見吧？不見得就是……」

陳姑媽的話就是落在一大鍋開水裏的微小的冰塊，立刻就被消融了，因爲一打開房門，大風和海潮似的，立刻噴了進來烟塵和吼叫的一團。陳姑媽像被撲滅了似的。她的話陳公公沒有

聽到。非常危險，陳公公擠進門來，差一點沒有撞在她的身上，原來陳姑媽的手上拿着一把切菜刀。

『是不是什麼也聽不見！風太大啦，前河套聽說可有那麼一夥，那還是前些日子，……西寨子，西水泡子我看那地方也不能不有，那邊都是柳條通……一人多高。剛開春還說不定沒有，若到夏天，青紗帳起的時候，那就是好地方啊……』陳姑媽把正在切着的一顆葫蘆放在切菜板上。

『嘿，嘿，嘿地叨叨些個什麼！你就切你的菜吧！你的好兒子你就別提啦。』

陳姑媽從昨天晚她就知道陳公公開始不耐煩。關於兒子沒有回來這件事，牠們的家都像通通變更了。好像房子忽然透了洞，好像水瓶忽然漏了水，好像太陽也不從東邊出來，好像月亮也不從西邊落。陳姑媽還勉勉強強的像是照常在過着日子，而陳公公在她看來，那完全是可怕的。兒子走了兩夜，第一夜還安安靜靜地過來了。第二夜忽然就可怕起來。他通夜坐着，抽着烟，拉着衣襟，用掃帚掃着行李。掃着四耳帽子，掃着炕沿。上半夜嘴裏任意叨叨着，隨便想起什麼來說什麼，說到他兒子的才釀上生下來時就有一塊青誌：

『你忘了嗎？老娘婆（即產婆）不是說過，這孩子要好好看着他。腿上有誌，是主走星照命……可就真忍心走下去啦……他也不想，留下來他爹他娘，又是這年頭，出外有個好歹

的，幹那勾當，若是犯在人家手裏……那還說什麼呢！就連他爹也逃不出法網……義勇隊，義勇隊，好漢子是要幹的，可是他也得想想爹和娘呵！爹娘就你一個……」

上半夜一直他叨叨着，使陳姑媽也不能睡覺，下半夜他就開始一句話也不說，忽然他像成了睡子，同時也變成「雙子」似的。從清早起來，他就不說一句話。陳姑媽問他早飯煮點高粱米粥吃吧，可是連一個字的回答，也沒有從他的嘴吐出來。他紮好腰帶，戴起帽子就走了，大概是在外邊轉了一響又回來了。那工夫，陳姑媽在刷一個鍋都沒有刷完，她一邊淘着個鍋水，一邊又問一聲：

「早晨就吃高粱米粥好不好呢？」

他沒有回答她，兩次他都並沒聽見的樣子。第三次，她就不敢問了。

晚飯又吃什麼呢？又這麼大的風。他想還是先把蘿蔔絲切出來，燻湯也好，炒着吃也好。一向是做飯，是做三個人吃的，現在要做兩個人吃的，只少了一個人，連下米也不知道該下多少。那一點米，在盆底上，洗起來簡直是拿不上手來。

「那孩子，真能吃，一頓飯三四盞……可不嗎，二十多歲的大小伙子是正能吃的時候！」

她用飯勺子攪了一下那剩在瓦盆裏的早晨的高粱米粥，高粱米粥凝了一個明光光的大錠。飯勺子在上面觸破了它，它還發出有彈性的觸在豬皮凍上似的響聲：「稀飯就是這樣，剩下來

的扔了又可惜，吃吧，又不好吃，一熱就粥不是粥。飯不是飯……」

她想要決定這個問題，勺子就在小瓦盆邊上沉吟了兩下。她好像思想家似的，很困難的感到她的思維方法全不够用。

陳公公又跑出去了，隨着打開的門扇撲進來的風塵又遮蓋了陳姑孀。

他們的兒子前天一出去就沒有回來。不是當了土匪就是當了義勇軍，也許就是當了義勇軍。陳公公記得清清楚楚的，那孩子從去年冬天就說做棉褲要做厚一點，還讓她的母親把四耳帽子換上兩地新皮子，他說：

「要幹，拍拍屁股就去幹，弄得利利索索的。」

陳公公就爲着這話問過他：

「你要幹什麼呢？」

當時他只反問他父親一句沒有結論的話，可是陳公公聽了兒子的話只答應了兩聲：「唉！唉！」也是同樣的沒有結論。

「爹！你想要幹什麼去！」兒子說的只是這一句。

陳公公在房檐下撲着一顆打在他臉上的雞毛，他順手把它就扔在風裏邊。看起來那雞毛簡直是被風奪走的，並不像他把它丟開的。因它一離開手邊，要想抓也抓不住，要想看也看不見

，好像它早已決定了方向就等齊奔去的樣子。陳公公正在想着兒子那句話，他的鼻子上又打來了第二顆雞毛，說不定是一團狗毛，他只覺得毛茸茸地他就用手把它撲掉了。他又接着想，同時望着西方，他把腳跟抬起來，把全身的力量都站在他的腳尖上。假若有太陽，他就像孩子似的看着太陽是怎樣落山的，假若有晚霞他就像孩子似的翹起腳尖來要看到晚霞的後面究竟還有什麼。而現在西方和東方一樣，南方和北方也都一樣，混混沌沌地，黃的色素遮迷過眼睛所能看到的曠野，除非有山或是有海會把這大風遮住，不然它就永遠要沒有止境的刮過去似的。無論清早，無論晌午和黃昏，無論有天河橫在天上的夜，無論過年或過節，無論春夏和秋冬。

現在大風像在洗刷着什麼似的，房頂沒有麻雀飛在上面，大田上看不見一個人影，大道上也斷絕了車馬和行人，而人家的烟窗裏更沒有一家冒着烟的，一切都大風吹乾了。這活的村莊變成了剛剛被掘出土地的化石的村莊了。一切活動着的都停止了，一切響叫着的都啞默了，一切歌唱着的都在嘆息了，一切發光的都變成混濁的了，一切顏色，都變成沒有顏色了。

陳姑媽抵抗着大風的威脅，抵抗着兒子跑了的恐怖，又抵抗着陳公公爲着兒子跑走的焦煩。

她坐在條櫬上，手裏折着經過一個冬天還未十分乾的柳條枝，折起四五節來，她就放在籠而前臨時生起的火堆裏，火堆爲着剛剛丟進去的樹枝隨時起着爆炸，黑烟充滿着全屋，好像暴

「加小心哪！離灶火腔遠一點呵……大風會從灶火門把柴火抽進去的……」

陳公公一邊說着，一邊拿起樹枝來也折幾棵。

「我看晚上就吃點麵片湯吧……連湯帶飯的，省事。」

這話在陳姑媽，就好像小孩子剛一學說話時，先把每個字在心裏想了好幾遍，而說時又每個字用心放慮着。她怕又像早飯時一樣，問他，他不回答，吃高粱米粥時，他又吃不下去。

「什麼都行，你快做吧，吃了好讓我也出去走一趟。」

陳姑媽一聽說讓她快做，拿起瓦盆來就放在炕沿上，小麵口袋裏只剩一盃多麵，通通攪和在瓦盆底上。

「這不太少了嗎……反正多少就這些，不够吃，我就不吃。」她想。

陳公公一會跑進來，一會跑出去，只要他的眼睛看了她一下，她總覺得就要問她：

「還沒做好嗎？還沒做好嗎？」

她越怕他在她身邊走來走去，他就越在她身邊走來走去。燃着的柳條枝絲拉絲拉的發出水聲來，她趕快放下手裏在撕着的麵片，抓起掃地掃帚來煽着火，鍋裏的湯連響邊都不響邊，

湯水絲毫沒有混動聲，她非常着急。

「好啦吧！好啦就快端來吃……天不早啦……吃完啦我也許出去繞一兩……」

「好啦，好啦！用不了一袋烟的工夫就好啦……」

她打開鍋蓋吹着氣看看，那麵片和死了的小白魚似的，一動也不動的飄在水皮。

「好啦就端來呀！吃呵！」

「好啦……好啦……」

陳姑媽答應着，又閉開鍋蓋，雖然湯還不翻花，她又勉強的丟進幾條麵片去。並且嚐一嚐湯或鹹或淡，饅勺子的邊剛一貼到嘴唇……

「啲啲！」湯裏還忘記了放油。

陳姑媽有兩個油罐，一個裝豆油一個裝棉花子油，兩個油罐永遠並排的擺在盤廚最下的一層，怎麼會弄錯呢！一年一度的這樣擺着，沒有弄錯過一次。但現在這錯誤不能挽回了，已經把點燈的棉花子油撒在湯鍋裏，雖然還沒有散開，用勺子是淘不起的，勺子一觸上就把油圈觸破了，立刻變成無數的小油圈，假若用手去抓也不見得會抓起來。

「好啦就吃呵！」

「好啦好啦」她非常害怕，自己也不知道她回答的聲音特別響亮。

她一邊吃着，一邊留心陳公公的眼睛。

「要加點湯嗎？還是要加點麵……」

「她只怕陳公公親手去盛麵，而盛了滿盤的棉花子油來，要她盛時，她可以用嘴吹跑了浮在皮上的棉花子油，盡量去盛鍋底上的。」

一放下飯盤，陳公公就往外跑，開房門，他想起來他沒有戴帽子：

「我的帽子呢？」

「這兒呢，這兒呢。」

其實她真的沒有見他的帽子，過於担心了的緣故，順口答應了他。

陳公公吃完了棉花子油的麵片湯，出來一見到風，感到非常涼爽，他用脚尖站着，他望着西方，並不是他知道他的兒子在西方或是要從西方回來，而是西方有一條大路可以通到城裏。

曠野，遠方，大平原上，看也看不見的地方，聽也聽不清的地方，狗叫聲，人聲，風聲，土地聲，山林聲，一切喧嘩，一切好像落在火焰裏的那種暴亂，在黃昏的晚霞之後，完全停息了。

西方平靜得連地面都有被什麼割據去了的感覺，而東方也是一樣。好像剛剛被大旋風掃過

的柴欄，又好像被暴雨洗刷過的庭院，狂亂的和暴燥的完全停息。停息得那麼斬然，像是在遠方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今天的夜，和昨天的夜完全一樣，仍舊能夠喚發着黃昏以前的記憶的，一點也沒有留存。地平線遠處或近處完全和昨夜一樣平坦的展放着，天河的繁星仍舊和小銀片似的成羣的從東北方列到西南方去。地面和昨夜一樣的啞默，而天河和昨夜一樣的繁蓋。一切完全和昨夜一樣。

豆油燈照例是先從前村點起，而後是中間的那個村子，而再後是最末的那個村子。前村最大，中間的村子不太大，而最末的一個最不大。這三個村子好像祖父，父親和兒子，他們一個牽着一個的站在平原上，冬天落雪的天氣，這三個村子就一齊變白了。而後用掃帚打掃出一條小道來，前村的人經過後村的時候，必須說一聲：

「好大的雪呀！」

後村的人走過中村時，也必須關於這大雪問候一聲，這雪是烟雪或棉花雪，或清雪。

春天雁來的晌午，他們這三個村子就一齊聽着雁鳴。秋天烏鴉經過天空的早晨，這三個村子也一齊看着遮天的黑色的大羣。

陳姑媽住在最後的村子邊上，她的門前一棵樹也沒有，一頭牛，一匹馬，一個狗或是幾隻豬，這些她都沒有養，只有一對紅公鷄在鷄架上蹲着，或是在房前尋食小蟲或米粒。那火紅的

鷄冠子迎着太陽向左擺一下，向右蕩一下，而後閉着眼睛用一隻腿站在房前或柴堆上，那實在是一對小紅鶴。而現在牠們早就攆進鷄架去，和昨夜一樣也早就睡着了。

陳姑媽的燈盞子也不是最末一個點起，也不是最先一個點起。陳姑媽記得，在一年之中，她沒有點幾次燈，燈盞完全被蛛絲蒙蓋着，燈心落到燈盞裏了，尙未用完的一點燈油混了塵土都黏在燈盞上。

陳姑媽站在鍋台上把擺在灶王爺桌上的燈盞取下來，用剪刀的尖端攪着燈盞底，那一點點棉花子油雖然變得漿糊一樣，但仍發着一點油光，又加上一點新從罐子倒出來的棉花子油，小燈於是噼噼拉拉的站在炕沿上了。

陳姑媽在燒香之前，先洗了手。平日很少用過的家製的肥皂，今天她存心多擦一些，冬天因爲風吹而麻皮了的手，一開春就橫橫豎豎的裂着滿手的小口，相同冬天裏被凍裂的大地，雖然春風寒夜的吹擊，相要彌補了這缺隙。不還沒有彌補，反而更把它們吹得深陷而裸露了。陳姑媽又用原來那塊過年時寫對聯剩下的紅紙把肥皂包好。肥皂因爲被空氣的消蝕，遺落一白花的鹼沫在陳姑媽的大襟上。她用布帶掃掉了那些。又從梳頭匣子摸出黑呼呼的一面玻璃磚鏡子來。她一照那鏡子，她的臉就在鏡子裏被切成橫橫豎豎地許多方格子。那塊鏡子在十年前被打碎了以後，就纏上了四五尺長的紅頭繩，現在仍舊是那塊鏡子。她想要照一照碎頭髮絲是否

還有垂在額前，結果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恍恍惚惚地還認鏡子裏邊的確是她自己的臉。她記得近幾年來鏡子就不常用，只有在過新年的時候，四月十八上廟的時候。再就是前村姜媳婦或是喪事，她才把鏡子拿出來照照，所以那紅頭繩若不是她自己還記得，誰看了敢說原來那頭繩是紅的！因為發霉和油膩得使手觸上去時感到了是觸到膠上似的。陳姑媽連更遠一點的集會也沒有參加過，所以他養成了習慣，怕過河，怕下坡路，怕經過樹林，更怕的還有墳場，尤其是墳場裏梟鳥的叫聲，無論白天或夜裏，什麼時候聽了，她就什麼時候害怕。

陳姑媽洗完了手，扣好了小銅盆在櫃底下。她在灶王爺板上的香爐裏，插了三炷香。接着她就跪下去，向着那三個並排的小紅火點叩了三個頭。她想要唸一段「上香頭」，因為那經文並沒有全記住，她想着不唸了成賽的，那更是對神的不敬，更是沒有誠心。於是胸前扣着緊緊的一隻掌心，她虔誠的跪着。

灶王爺不曉得知不知道陳姑媽的兒子倒底那裏去了，只在香火後邊靜靜的坐着。蛛絲混着油煙，從新年他和灶王奶奶並排的被漿糊貼在一張木板上那一天起，就無間斷的黏在他的臉上。大概什麼他也看不着了。雖然陳姑媽的眼睛爲着兒子就要掛下眼淚來。

外邊的風一停下來，空氣靜得連針尖都不敢觸上去。充滿着人的感覺的都是極脆弱而又極完整的東西。村莊又恢復了它原來的生命。脫落了草的房脊靜靜的在那裏躺着。幾乎被拔走

了的小樹垂着頭在休息。鴨子呱呱的在叫，相間喜歡大笑的人遇到了一起。白狗，黃狗，黑花狗，……也許兩條平日一見到非咬架不可的狗，風一靜下來，它們都前村後村的跑在一起，完全是一個平靜的夜晚，遠處傳來的人聲清激得使人疑心是從山澗裏發出來的。

陳公公在窗外來回的踱走，他的思想繫在他兒子的身上，彷彿讓他把思想繫在一顆隕星上一樣，隕星將要沉落到那裏去，誰知道呢？

陳姑媽因爲過度的虔誠而感動了她自己，她覺得自己的眼睛是濕了。讓孩子從自己手裏長到二十歲，是多麼不容易！而最酸心的，不知是什麼無緣無故把孩子奪了去。她跪在灶王爺前邊回想着她的一生，過去的她覺得就是那樣了。人一過了五十，只等着往六十上數。還未到的歲數。她一想還不是就要來了嗎？這不是眼前就開頭了嗎？她想要問一問灶王爺她的兒子還能回來不能！因爲這燒香的儀式過於感動了她，她只覺得背上有點寒冷，眼睛有點發花。她一連用手背揩了三次眼睛，可是仍舊不能看見香爐盤裏的三柱香火。

她站起來，到檯蓋上去取火柴盒時，她才想起來，那香是隔年的，因爲潮濕而滅了。

「這是多麼不敬呵！」

陳姑媽又站上鍋台去，打算把香從新點起，因爲她常常站在高處，多少還有點害怕。正這時候，房門忽然打開了。

陳姑媽受着驚，幾乎從鍋台上跌下來。回頭一看，她說：

「嗚嗚！」

陳公公的兒子回來了，身上背着一對野鷄。

一對野鷄當他往炕上一摔的時候，他的大笑和翻滾的開水卡拉卡拉似的開始了，又加上水缸和窗紙都被震動着，所以他的聲音還帶着回聲似的，和冬天從雪地上傳來的打獵的人的笑聲一樣。但這並不是他今天特別出奇的笑，他笑的習慣就是這樣。從小孩子時候起，在蠶豆花和豌豆花之間，他和會叫的大鳥似的叫着。他從會走路那天起就跟陳公公跑在瓜田上，他的眼睛真的明亮得和瓜田的黃花似的，他的腿因為剛學着走路，常常就不起那絲絲拉拉的瓜秧纏繞，跌倒是他每天的工課。而他也不哭也不呻吟，假若擦破了膝蓋的皮膚而流了血，那血簡直不是他的一樣。他只是跑着，笑着，同時嘆着。若全身不穿衣裳只帶一個藍麻花布的兜肚，那就像野鴨子跑在瓜田上了，東顧西搖的，同時嘆着和笑着。並且這孩子一生下來陳姑媽就說：

「好大嗓門！長大了還不是個吹鼓手的脚色！」

對於這初來的生命，不知道怎樣去喜歡他才好，往往用被人蔑視的行業或形容詞來形容，這孩子的哭聲實在大，老娘婆想說：

「真是一張好鑼鼓！」

可定他又不是女孩，男孩是不準罵他鑼鼓的，被罵了破鑼之類，傳說上不會起家……

今天他一進門就照着他的習慣大笑起來，若讓鄰居們聽了，一定不會奇怪。若讓他的舅母或姑母聽了，也一定不會奇怪。她們都要說：

「這孩子就是攪樣大的呀！」

但是做父親的和做母親的反而奇怪起來。他笑得在陳公公的眼裏簡直和黃昏之前大風似的，不能夠控制，無法控制，簡直是一種多餘，是一種浪費。

「這不是瘋子嗎……這……這……這……」

這是第一次陳姑媽對兒子起的壞的聯想。本來她想說：

「我這孩子啊！你可跑到那兒去了呢！你……你可把你爹……」

她對她的兒子起了反感。他那麼坦蕩蕩的笑聲，就像他並沒有離開過家一樣。但是母親心裏想：

「他是何着跑的呀！」

父親站到紅輪箱的旁邊，離開兒子五六步遠。背脊靠在紅輪箱上。那紅輪箱還是隨著陳姑媽陪嫁來的，現在不能分清還是紅的還是黑的了。正像現在不能分清陳姑媽的頭髮是白的還是黑的一樣。

陳公公和生客似的站在那裏。陳姑媽也和生客一樣。只有兒子才像這家的主人，他活潑的，誇張的，漠視了別的一切，他用嘴吹着野雞身上的花毛。用手指尖掃着野雞尾巴上的漂亮的長翎。

「這東西最容易打，攢頭不顧脛……若一開鎗，牠就插猛子……這兩個是這麼打住的。爹！你不記得麼！我還小的時候，你領着我一塊出去拜年去……那不是，那不是……」他又笑起來：「那不是麼！就用磚頭打住一個。趁他把頭插進雪堆去。」

陳公公的反感一直沒有減消，所以他對於那一對野雞就像沒看見一樣，雖然他平常是怎麼喜歡吃野雞。雞丁炒芥菜繆，雞塊燉土豆。但是他並不向前一步，去觸碰那花的毛翎。

「這小子到底是去幹什麼？」

在那棉花子油燈還點燃着的時候，陳公公只是向自己在反覆。

「你到底跑出去幹什麼去了呢？」

陳公公第一句問了他的兒子，是在小油燈噼噼拉拉的滅了之後。他靜靜的把腰伸開，使整個的背脊接近，火炕的溫熱的感覺。他充滿着莊嚴而膽小的情緒等待兒子的回答。他最怕就怕的是兒子說出他加入「義勇隊，而最怕的又怕他兒子不向他說老實話。所以已經來到喉嚨的咳嗽也被他壓下去」，他抑止着可能抑止的從他自己發出的任何聲音。三天以來的苦悶和急躁，

陳公公覺得一輩子只有過這一次。也許還有過，不過那都提起來遠了，忘記了。就是這三天，他覺得比活了半輩子還長。平常他就怕他早死，因為早死，使他不得與家立業，不得看見他的兒孫的繁榮。而這三天，他想還算一吧！活着大概是沒啥指望。關於兒子加入義勇隊沒有！對於陳公公是一種新的生命，比兒子加入了義勇隊的新的生命的價格更高。

兒子回答他的，偏偏是欺騙了他。

「爹！我不是打回一對野雞來麼！跟前村的李二小子一塊……跑出去一百多里……」

「打獵那有這樣打的呢！一跑就是一百多里……」陳公公的眼睛注視着紙窗黢黑的窗櫺。脫離他嘴唇的聲音並不是這可話，而是輕微的和將要熄滅的燈火那樣的無力嘆息。

春天的夜裏，靜穆得帶着溫暖的氣息，尤其是當柔軟的月光照在窗子上，使人的感覺像是看見 鵝毛在空中遊着似的，又像剛剛睡醒由於溫暖而眼睛所起的慵懶的金花在騰起。

陳公公想要證明兒子非加入了義勇隊不可的，一想到「義勇隊」這三個字，他就想到「小日本」那三個字。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一想到這個，他就怕再想下去，再想下去，就是小日本槍斃義勇隊。所以趕快把思想集中在紙窗上，他無用處的計算着紙窗被窗櫺所格開的方塊到底有多少。兩次他都是數到第七塊上就被義勇隊這三個字撞進腦子來而攪混

了。

睡在他旁邊的兒子，和他完全是兩個隔離的靈魂。陳公公轉了一個身，在轉身時他看到了兒子在微光裏邊所反映的蠟明的臉面和他長拖拖的身子。只有兒子那瘦高的身子和挺直的鼻樑還和自己一樣。其餘的，陳公公覺得，全部都變了，只有三天的工夫，兒子和她完全兩樣了。兩樣得就像兒子根本沒有和他一塊生活過，根本他就不認識他，還不如一個剛來的生客。因為對一個剛來的生客最多也不過生疏。而絕沒有忌妒。對兒子，他卻忽然存在了忌妒的感情。祕密一對誰隱藏！誰就忌妒，而祕密又是最自私的，非隱藏不可。

陳公公的兒子沒有去打獵，沒有加入義勇隊。那一對野雞是用了三天的工錢在滬花江的北沿鐵道旁買的。他給日本人修了三天鐵道。對於工錢，還是他生下來第一次拿過。他沒有做過傭工，沒有做過零散的鏟地的工人，沒有做過幫忙的工人。他的父親差不多半生都是給人家看守瓜田。他隨着父親從夏天就開始住在三角形的瓜窩堡裏。瓜窩堡春天是在綠色的瓜花裏邊，秋天則和西瓜或香瓜在一塊。夏天一開始，所有的西瓜和香瓜的花完全開了，這些花並不完全每個結果了，有些個是誑花。這誑花只有誑騙人，一兩天就簫落了。這誑花要隨時摘掉的。他問父親說：

「這誑花爲什麼要摘掉呢？」

父親只說：

「摘掉吧！它沒有用處。」

長大了他才知道，誑花若不摘掉，後來越開越多。那時候他不知道，但也同父親一樣的把誑花一朵一朵的摘落在壟溝裏。小時候他就在父親給人家管理的那塊瓜田上。長大了仍舊是在父親給人家管理的瓜田上。他從來沒有直接給人家傭工，工錢從沒有落過他的手上。這修鐵道是第一次。況且他又不是專為着修鐵道拿工錢而來的。所以三天的工錢就買了一對野雞。第一：可以使父親歡喜。第二：可以借着野雞撒一套謊。

現在他安安然然的睡着了，他以爲父親對他的謊話完全信任了。他給日本人修鐵道預備開着拔出鐵道釘子來，弄翻了火車這個企圖，仍舊是祕密的。在夢中他也像看見了日本兵的子彈車和食品車。

「這雖然不是當的義勇軍，可是幹的事情不也是對着小日本嗎？洋酒，盒子肉（罐頭），我是沒看見，只有聽說，說上次讓他們弄翻了車。就是義勇軍派人弄的。東西不是通通被義勇軍得去了嗎……他媽的……就不用說吃，用腳踢着玩吧，也開心。」

他翻了一個身。他擦一擦手掌。白天他是這樣想的，夜裏他也就這樣想着就睡了。他擦着手掌的時候，可覺得手掌與平常有點不一樣，有點僵硬和發熱。兩隻胳膊仍舊抬着鐵軌似的有

點發酸。

陳公公張嘴，他怕呼吸從鼻孔進出，他怕一切聲音，他怕聽到他自己的呼吸。偏偏他的鼻子有點發塞。每當他吸進一口氣來，就像有風的天氣，紙窗破了一個洞似的，嗚嗚地在叫，雖然那聲音很小，只有留心才能聽到。但到底是討厭的，所以陳公公張着嘴預備着睡覺。他的右邊是陳姑媽，左邊是不知從那裏弄來一對野雞莫明其妙的兒子。

棉花子油燈熄滅後，燈心繼續發出胡香的氣味。陳公公偶爾從鼻子吸了一口氣時，他就嗅到那燈心的氣味。因為他討厭那氣味，並不覺得是胡香的，而覺得是辣酥酥的引他咳嗽的氣味，所以他不能不張着嘴呼吸。好像他討厭那油煙，反而大口的吞着那油煙一樣。

第二天，他的兒子照着前回的例子，又是沒有聲響的就走了。這次他去了五天，比第一次又多了兩天。

陳公公應付着他自己的痛苦非常沉著的。他向陳姑媽說：

「這也是命呵……命理當然……」

春天的黃昏，照常存在着那種靜穆得就要浮騰起來的感覺。陳姑媽的一對紅公雞，又像一對小紅鶴似的用一隻腿在房前站住了。

「這不是命是什麼！算命打卦的，說這孩子不能得他的繼……你看，不信是不行呵，我就一次沒有信過。可是不信又怎樣，要落在頭上的事情，就非落上不可。」

黃昏的時候，陳姑媽在檐下整理着豆桿，凡是豆莢裏還存在一粒或兩粒豆子的，她就一粒不能跑過的把那豆粒留下，她右手拿着豆桿，左手摘下豆粒來，摘下來的豆粒被她去進身旁的小瓦盆去，每個豆子都在小瓦盆裏跳了幾下。陳姑媽左手裏的豆桿也就丟在一邊了。越堆越高起來的豆桿堆，超過了陳姑媽坐在地上的高度。必須到黃昏之後，那豆粒滾在地上也找不着的時候，陳姑媽才把豆桿抱進屋去。明天早晨，這豆桿就在灶火門裏邊變成紅忽忽的火。陳姑媽圍繞着火，好像六月裏的太陽圍繞着菜園。誰最熱烈呢？陳姑媽呢！還是火呢！這個分不清了。火是紅的，可是陳姑媽的臉也是紅的。正像六月的太陽是金黃的，六月的菜花也是金黃的一樣。

春天的黃昏是短的，並不因為人們喜歡而拉長，和其餘三個季節的黃昏一般長。養豬的人家餵一餵豬，放馬的人家飲一飲馬……若是什麼也不做，只是抽一袋烟的工夫呵，陳公公就是什麼也沒有做，拿着他的烟袋站在房檐底下，黃昏一過去，陳公公就變成一個長拖拖的影子，好像一個黑色的長柱支持着房檐。他的身子的高度，超出了這一連排三個村子所有的男人。只有他的兒子說不定在這一兩年中要超過他的。現在兒子和他完全一般高。走進房門的時候，兒

子擔心着父親，怕分親碰一頭頂。分親擔心着兒子，怕是兒子無止境的高起來，進門時，就要頂在門樑上。其實不會的，因為分親心裏特別喜歡兒子也長了那麼高的身子而常常說着相反的話。

陳公公一進房門，帽子撞在上門樑上，上門樑把帽子擦歪了。這是從來也沒有過的事情。一輩子就這麼高，一輩子也總戴着帽子。因此立刻又想起來兒子那麼高的身子，而現在完全無用了，高有什麼用呢！現在是他自己任意出去瞎跑，陳公公的悲哀，他自己覺得完全是因爲兒子長大了的緣故。

「人小，胆子也小，人大胆子也大……」

所以當他看到陳姑媽的小瓦盆裏泡「水的黃豆粒，一夜就裂嘴了，兩夜芽子就長過豆粒子。他心裏就恨那豆芽。他說：

「新的長過老的了，老的完蛋了。」

陳姑媽並不知道這話什麼意思，她一邊梳着頭一邊答應着：

「可不是麼……人也是這樣……個人家的孩子，撒手就跟老子一般高了。」

第七天上，兒子又回來了，這回並不帶着野雞，而帶着一條號碼：三百八十一號。

陳公公從這一天可再不說什麼「老的完蛋了」這一類的話。有幾次兒子剛一放下飯碗，他

就說：

「擦擦汗就去吧！」

更可笑的他有的時候還說：

「抓拉抓拉飯粒就去吧！」

這本是對三歲五歲的小孩子說的，因為不大會用筷子，弄了滿嘴的飯粒的緣故。

別人着問他：

「你兒子呢？」

他就說：

「人家修鐵道去啦……」

他的兒子修鐵道，他自己就像在修着鐵道一樣。是凡來到他家的：齊豆腐的，齊饅頭的，收買豬毛的，收買碎銅亂鐵的，就連走在前村子邊上的不知道那個村子的小豬官，有一天問他：

「大叔，你兒子聽說修鐵道嗎？」

陳公公一聽，立刻向小豬官擺着手：

「你站住……你停一下……你等一等，你別忙，你好好聽着！人家修了鐵道啦……是真的

。連號單都有：三百八十一。」

他本來打算還要說。有許多事情必得見人就說，而且要說就說得詳細。關於兒子修鐵道這件事情，是屬於見人就說而要說得詳細這一種的。他想要說給小豬官的，正像他要說給早晨擔着擔子來到他門口收買碎銅亂鐵那個一隻眼的一樣多。可是小豬官走過去了。手裏打着個小破鞭子。陳公公心裏不大愉快。他順口說了一句：

「你看你那鞭子吧，沒有了鞭梢，你還打呢！」

走了好遠了，陳公公才聽明白，放豬的那孩子唱的正是他在修着鐵道的兒子的號碼「三百八十一。」

陳公公是一個善人，對於一個孩子他不會多生氣。不過他覺得孩子終歸是孩子。不長成大入，能懂得什麼呢？他說給那收買碎銅亂鐵的，說給賣豆腐的，他們都好好的聽着，而且問來問去。他們真是關於鐵道一點常識也沒有。陳公公也和那賣豆腐的差不多，等他一問到連陳公公也不曉得的地方，陳公公就笑起來，用手拔下一顆前些日子被大風吹散下來的房檐的草梢：

「那兒知道呢！等修鐵道的回來講給咱們聽吧！」

比方那賣豆腐的問：

「我說那火車就在鐵道上，一天走了千八百里也不停下來喘一口氣！真是，了不得呀……」

「陳大叔，你說，也就不喘一口氣！」

陳公公就大笑着說：

「等修鐵道的回來再說吧！」

這問的多麼詳細呀！多麼難以回答呀！因為陳公公也是連火車見也沒見過。但是越問得詳細，陳公公就越喜歡。他的道理是：人非長成人不可，不成人……小孩子有什麼用……小孩子一切沒有計算！於是陳公公覺得自己的兒子幸好已經二十多歲；不然，就好比這修鐵道的事情吧，若不是他自己有主意，若不是他自己偷着騙去的。這樣的事情，一天五角多錢，怎麼能有他的份呢？

陳公公也不一定怎樣愛錢，只要兒子沒有加入義勇軍，他就放心了。不但沒有加入義勇軍，反而拿錢回來，幾次他一看看到兒子放在他手裏的嶄新的紙票，他立刻想到三百八十一號。再一想又一定想到那天大風停了的晚上，兒子背回來的那一對野雞。再一想就是兒子會偷着跑出去，這是多麼有主意的事情呵。這孩子從小沒有離開過他的爹媽。可是這下子他跑了，雖然說是跑的把人嚇一跳。可到底跑的對。沒有出過門的孩子，就像沒有出過飛的麻雀；沒有出過洞的小耗子。等一出來啦！飛的化大雀還快。

到四月十八，陳姑媽在廟會上所燒的香比那一年燒的都多。娘娘廟燒了三大子綫香，老爺

廟也是三大子錢香。同時買了些毫無用處的只是看着玩的一些東西。她竟買起假臉來，這是多少年沒有買過的啦！她曲着手指一算，已經是十八九年了。兒子四歲那年她給他過買一次，以後再沒買過。

陳姑媽從兒子修了鐵道以後，表面上沒有什麼改變，她並不和陳公公一樣，好像這小房已經裝不下他似的，見人就告訴兒子修了鐵道。她剛剛相反，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圍繞着她的又多了些東西。在柴欄子旁邊除了鷄架又多了個豬欄子。裏邊養着一對小黑豬。陳姑媽什麼都喜歡一對，就因為現在養的小花狗只有一個而沒有一對的那件事，使她一休息下來，小狗一在她腿上擦着時，她就說：

「可惜這小花狗就不能再討到一個。一對也有個伴呵！單個總是孤單單的。」

陳姑媽已經買了一個透明的化學品的肥皂盒。買了一把新剪刀，她每次用那剪刀，都忘不用手摸摸剪刀。她想：這孩子什麼都出息了，買東西也會買，是真銅的。六角錢，價錢也好。陳姑媽的東西已經增添了許多，但是那還要不斷的增添下去。因為兒子修鐵道每天五角多錢。陳姑媽新添的東西，不是兒子給她買的，就是兒子給他錢她自己買的。從心說她是喜歡兒子買給她東西，可是有時當着東西從兒子的手上接過來時她卻說：

「別再買給你媽這個那個的啦……會賺錢可別學着會化錢……」

陳姑媽的梳頭鏡子也換了。並不是說那個舊的已經扔掉，而是說新的燦亮的已經站在紅輪箱上了。陳姑媽一擦箱蓋，擦到鏡子旁邊，她就像發現了一個新的小天地一樣。那鏡子實在比舊的明亮到不可計算那些倍。

陳公公也說過：

「這鏡子簡直像個小天河。」

兒子爲什麼剛一跑出去修鐵道，要說謊呢？爲什麼要說是去打獵呢！關於這個，兒子解釋了幾回。他說修鐵道這事，怕父親不願意，他也沒打算久幹這事，三天兩日的，幹幹試試。長了怎麼能不告訴父親呢，可是陳公公放下飯盃說：

「這都不要緊，這都不要緊……到時候了吧，咱們家也沒有鐘。擦擦汗去吧！」到後來他對兒子竟催促起來。

陳公公討厭的大風又來了，從房頂上，從枯樹上來的，從瓜田上來的，從西南大道上來的。而這些都不對，說不定是從那兒來的。浩浩蕩蕩地，滾滾旋旋地，使一切都吼叫起來，而那些吼叫又淹滅在大風裏。大風包圍着種種聲音，好像大海包括着海星，海草一樣。誰能夠先看到海星海草而還沒看到大海？誰能夠先聽到因大風而起的這個那個的吼叫而還沒有聽到大風？天空好像一張土黃色的大牛皮，被大風鼓着，蕩着，撕着，扯着，來回的拉着。從大地捲起來

的一切乾燥的，拉雜的，零亂的，都向天空撲去，而後再落下來，落到安靜的地方，落到可以避風的牆根，落到坑坑凹凹的不平的地方，而添滿了那些不平。所以大地在大風裏邊被洗得乾乾淨淨的，平平坦坦地。而天空則完全相反，混沌了，冒烟了，刮黃天了，天地剛好吹倒轉了個。人站在那裏就要把人吹跑，狗跑着就要把狗吹得站住，使向前的不能向前，使退後不能退後。小豬在欄子裏邊不願意嗥叫，而牠必須嗥叫，孩子喚母親的聲音，母親應該聽到，而牠必不能聽到。

陳姑媽一推開房門，就被房門帶着跑出來了。她把門扇只推一個小縫，就不能控制那房門了。

陳公公說：

「那又算什麼呢！不冒烟就不冒烟。搗火就用鐵大勺下麵片湯，連湯帶菜的，吃着又熱和。」

陳姑媽又說：

「柴火也沒抱進來，我只以為這風不會越刮越大……抱一抱柴火不等進屋，從懷裏都被吹跑啦……」

陳公公說：

「我來抱。」

陳姑媽又說：

「水缸的水也沒有了呀……」

陳公公說：

「我去挑，我去挑。」

討厭的大風要拉去陳公公的帽子，要拔去陳公公的鬍子。他從井沿挑到家裏的水，被大風吹去了一半，兩只水桶，每只剩一半桶水。

陳公公討厭的大風，並不像那次兒子跑了沒有回來的那次的那樣討厭。而今天最討厭大風的像是陳姑媽。所以當陳姑媽發現了大風把房脊抬起來了的時候，陳公公說：

「那是什麼……你看我的……」

他說着就跨了房檐下醬缸的邊沿上了房。陳公公對大風十分有把握的樣子，他從房檐走到房脊去是直着腰走。雖然中間被風壓迫着彎過幾次腰。

陳姑媽把磚頭或石塊傳給陳公公。他用石頭或磚頭壓着房脊上已經飛起來的草。他一邊壓着一邊罵着。鄉下人自言自語的習慣，陳公公也有！

「你早晚還不得走這條道嗎！你和我過不去，你偏要飛，飛吧！看你這幾根草我就制服不

了你……你看著，你他媽的，我若讓你能够從我手裏飛走一顆草刺也算你能耐。」

陳公公一直吵叫著，好像風越大，他的吵叫也越大。

住在前村齊豆腐的老李來了，因為是頂著風，老李跑了滿身是汗。他喊著陳公公：

「你下來一會，我有點事，我告……告訴你。」

陳公公說：

「有什麼要緊的事，你等一等吧，你看我這房子的房脊，都給大風吹廢啦！若不是我手脚勤儉，這房子住不得，刮風也怕，下雨也怕。」

陳公公得意的在房頂上故意的遲延了一會。他還說著：

「你們先進屋去抽一袋烟……我就來，就來……」

齊豆腐的老李把嘴塞在袖口裏邊，大風大得連呼吸都困難了。他在袖口裏邊招呼著：

「這是要緊的事，陳大叔……陳大叔你快下來吧……」

「什麼要緊的事！還有房蓋被大風抬走了的事要緊……」

「陳大叔，你下來，我有一句話說……」

「你要說就那兒說吧！你總是火燒屁股似的……」

老李和陳姑媽走進屋去了。老李仍舊用袖口堵著嘴像在院子裏說話一樣。陳姑媽靠著炕沿

聽着李二小子被日本抓去啦……

「什麼！什麼！是麼！是麼！」陳姑媽的黑眼珠向上翻着，要翻到眉毛裏去似的。

「我就是來告訴這事……修鐵道的抓了三百多……你們那孩子……」

「爲着啥事抓的？」

「弄翻壞了日本人的火車罷……」

陳公公一聽說兒子被抓去了，當天的夜裏就非向着西南大道上跑不可。那天的風是連夜刮着，前邊是黑滾滾的，後邊是黑滾滾的。遠處是黑滾滾的，近處是黑滾滾的。分不出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分不出東南西北。陳公公打開了小錢櫃，帶了所有兒子修鐵道賺來的錢。

就是這樣黑滾滾的夜，陳公公離開了他的家，離開了他管理的瓜田，離開了他的水草房，離開了陳姑媽。他向着西南大道向着兒子的方向，他向着連他自己也辯別不清的遠方跑去，他好像發瘋了，他的鬍子，他的小襖，他的四耳帽子的耳朵，他都用手扯着它們。他好像一隻野獸，大風要撕裂他，他也要撕裂了大風。陳公公在前邊跑着。陳姑媽在後邊喊着。

「你回來吧！你回來吧！你沒有了兒子，你不能活。你也跑了，剩下我一個人我也怎麼安！……」

大風浩浩蕩蕩的，把陳姑媽的話捲走了，好像捲着一根毛草一樣。不知捲向什麼的地方去

了。

陳公公倒下來了。

第一次他倒下來，是倒在一棵大樹的旁邊。第二次倒下來是倒在什麼也沒存在的空空場場平平坦坦的地方。

現在是第三次，他實在不能再走了，他倒下了，倒在大道上。

他的膝蓋流着血，有幾處都擦破了皮肉，四耳帽子跑丟了。眼睛的周邊是在翻花。全身都在痠癢，抖擻。血液停止了。鼻子流着清冷的鼻涕。眼睛流着眼淚。兩腿轉着筋。他的小襖被樹枝撕破，褲子扯半尺長一條大口子，塵土和風就都從縫裏向裏灌，全身馬上僵冷了。他恨命的一喘氣，心窩一熱，便倒下去了。

等他重新爬起來，他仍舊向曠野裏跑去，他凶狂的呼喊著。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叫的是什麼。風在四周纏繞着他，風在大道上毫無倦意的吹嘯，樹在搖擺，連根拔起來，摔在路旁，地平綫在混沌裏完全消融，風便作了一切的主宰。



風陵渡

端木蕻良

圖騰制最初的形態，是由於獵取對象物的具有共通性的各生產集團的聯合，用來抑制集團間食用的分配的矛盾的。

圖騰制是原始共同制和民族制交替期間的過渡階段。圖騰制的低落與衰退，並不是機械的走向滅亡，反之，而是有機的走向轉化。並且，終至形成後期的各社會階段的圖騰藝術，用來說明古代的生產社會的風習了。

在黃河的北岸，漁民生產集團的圖騰藝術的殘存物是「梢公。」——梢公在這裏是一種管理漁撈生產的神祇。「梢公上馬傳下令，忙了手下衆弟兄！」他們這樣的形容他們的神靈，並且在這裏傳達了他們勤勞的活動的一切誠敬。

在每個「梢公」的寶座前，都有這兩付對聯的張貼。或者稍稍的被變異了，寫成下列的樣子。

「梢公上馬雲裏站，

衆位弟兄把令傳。

「梢公大怒一聲喊，

兄弟齊心把令傳。」

「南行八百西涼界，

北下三千米糧川。」

把梢公的權威做了一個樸實的誇張，在這裏得到了緊張的呼吸和生產工作的感激。而梢公呢？這個粗笨的傢伙，它是全不理會他們的感情的，它自己本身就是兩根呆頭呆腦的木頭。它像兩把鏽壞了的吳王刀似的，交叉起來，豎在一張廢船上面。前邊用粗糙的三根柳木作成一個門形，上邊掛着幾個鐵鈴鐺，在渺遠的砂風吹過的時候，便交互的發出鏗鏘鏘的響聲，使這悲哀的河道更顯得遼闊哀愁。鈴鐺上邊的平樑上，立着一個象徵風雨的水瓶，和兩個代表道教的祈禳法力的鐵色的葫蘆。大槳的後面，用幾張灰色的草席圍攏起來，裏面安放些繆繩、鐵矛、蒿棒、和一些水行的用具。這一切的草席圍攏起來的東西，便成了一個隨時的漁具的儲藏所，而也就成爲生產功能的象徵的地方。一切生產者，都是對着自身手握着的工具投擲下友情和父性的崇拜的。而梢公在這個激隘仄狹，因不停的勞動而弄得不潔了的地方，也就得到它可憐的神樹。

太老了的黃河蠕蠕的從船底下流去。交叉的雙槳便任着不同的氏族，不同的生產集團，各自創造了隨時隨地的供奉地。黃河的兩岸凡是有咳嗽喚浩……拉呀喚拉……的聲音走過的地方，便都有他的紙馬和香花的供奉。梢公的威權是和繩一樣長，繞過黃河任便什麼地方。

這種生產工具的拜物教表示了黃河渡口的經濟進化的程序。或者說是決定「它經濟進化程序的停滯。」

風陵渡，是黃河最大的渡口之一，它有着北方一切的特色。在這裏時間的泛流是遲滯的，一切都渲染上暗淡的昏黃。天空的顏色也像沒有沉澱的石油的井潭，開初看看它還恍惚的具有幾分透明的味道，可是祇要稍稍的凝注的睇視一下，它可又無所謂的混黃起來了。因為剛想沉澱下去的泥沙，又從新爲激浪所擾上了的緣故。

兩岸的沖積層，形成了一種平滑的線條。帶着原野的油膩和淅落的溫情，彷彿在泥塘打滾出來的水牛的脊背，一道一道都是同樣的光潤，同樣的平穩，同樣的拖開去。

水沈帶着黃濁的沈鬱，帶着從古舊的墳堆激蕩出來的先年的白骨，在青草和水藻之間陰沈的泛流。

馬老漢從活了七十九歲那年才死的父親的手裏，繼承了沒有方法可以指出他的年齡的一條破船，在這兒已經浮載了五十幾個年頭了。

「我是這水面上受過日精月華的老妖精！」

他在想不起怎樣結束自己和別人的談話的時候，他便這樣在那沈默的俄頃打個自己以為帶着無限的分量的帶結。

可是要碰見專門不懂事的年青人們，偏偏要追問一句。

「那麼，老爺爺，你可曾看過黃河幾度清？」

「吶吶，那不能那麼說，問問水裏的泥鱗，它見過沒有？水裏的泥鱗？」

他也不怎樣十分有興緻去接受旁人的欺負和侮貌的，雖然他是老實人。他常常是在老實和無知裏帶着幾分狡猾和機詐的，這是他對外的防禦或者是弱者的自衛。但是想指出他的不老實，卻不可能的。因為在他的臉上，每一條深顏色的皺紋裏，都包含「無限的溫撲和對於不管任何人的同樣的一派誠敬。時日的風霜在他的靈魂深處刻畫下辛苦的銅色，再把些痕蹟反映到他枯皺的皮膚和鬆弛了的肌肉上。他就這樣的以黃河的混水似的一年比一年老了下去。

他的太爺在這條水上划過他那一段悠長的生命，他的爺爺也在這條水上一篙一篙的受着過去了，在慣於吟詠的河風裏不見了。他的爹爹便是接受了爺爺那隻篙，又活了七十九歲。他再在爹爹的手裏繼承「這隻破船」。他的命運是從小就決定了而且是不管他願意接受不，他就祇有接受了那條破船的。他從小的工作，就是幫着父親在水上捉魚，然後提到岸上的酒館裏去賣

。他的來到世間唯一的職責，就是這個。黃河鯉魚出名的原因不在它的肥腴，而是由於它的吃法之多，它有十二樣以上的吃法，可能的同時輪到同一條鯉魚身上。預普通的饕餮家也不能錯過了，清蒸一段、糖醋一段、紅燒一段、頭尾作湯。馬老漢從很小很小的時候起，親眼看見自己捕捉的魚，被僮官在脊背的扉席上縛了一個小繩套。提在客人的面前，報出了斤兩。好奇的聽清 做法的花樣……然後拿到了錢回來，送到爸爸的面前去，這是他捉魚的最大目的。

爺爺得到了錢，並不去吃酒也不去胡花，把錢緊緊的握在手裏。這在他們家庭裏是——一件天大幸事。在這一點上爺爺是比別的漁人都爭氣了些，爸爸不花錢吃酒。彷彿在這裏，漁人吃酒是天經地義，能够不吃的簡直是奇蹟。爸爸就是僅有的奇蹟裏的一個。可是爸爸却有一樣不如別人處，就是別人賺來了錢，都放在媽媽的梳頭匣子裏，而爸爸却拿了錢去「賭」。欠了帳不還，人家還要吵到家門上來。媽媽，因為柴米油鹽沒有了，門窗戶對沒有了。債主和蒼蠅一樣躲不開。便在他十三歲那年，趁着父親打酒去，關上門，用鑰頂上門栓，在單薄的房樑上吊死了，說是情願一了百了。

剩下了爹爹一個人還是打魚，打魚賺來了錢也還是「賭」。而且到了老年不耐天寒也就開始喝了酒。那時，自己氣憤爹爹走這麼一條胡裏胡塗的路，可是想不到，不但自己的樣子長得和爹爹一樣，就是命運也彷彿根據遺傳。……

這些事早已不被馬老漢來記起，他也不會來記，在月白風清的時候想到反正這些事都是相當遙遠了，而且也根本不應該想纔是。想起父親是罪過的，因為在「宣講拾遺」裏講過，無端地去想念過去的亡靈，是有罪的，因為他攪惹了地獄裏的秩序。死靈的獄囚將要因為思念家庭的安樂，而不能安靜的受罪了。這樣的思想對於已死者是無益的，對於活着的也有罪。所以父親他不想。母親有時是想的，因為母親常常給他縫過衣服，補過鞋子，所以每到鞋子破了，兜肚破了，也就想一下母親，但隨後也就忘了。母親不能當飯吃，打出魚來卻可以賣錢。

他天天把精神集中在魚身上，他可以在混濁的水裏看到魚。他可以看到魚在河底覓食的姿態，生卵期間的異性的追逐，大魚吃了小魚，小魚又吃了會跳躍的蝦。這些生活他都能看見。他可以在魚的躍水的聲音裏，聽得魚的斤兩，這魚可以作幾道吃，這魚的尾巴肥不肥。他知道魚順着什麼方向游，在水底怎樣向東，在水面又怎樣向西。魚的脊背上有四兩金，魚的腹底下有四兩銀。春天的魚油藏在尾巴的骨縫裏，冬天的，則藏在腹部的鱗葉的兩旁邊。魚也會在半夜裏躍出水面來叫喚。但是祇有他的耳聽得到。而且他從魚身上，可以知道今天天氣要落雨了，明天天氣可放晴了。有時魚也會流淚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它甚至會說明當今的高高在上者，是智是愚，是聖是賢。他對魚既然具有這樣精密的學問，彷彿他的魚生意就應該做得好些纔對。可是，似乎魚天生成的就是一羣不喜歡有教養的師傅的逃學生，它們好像約定的一

樣，對於這位法力通天的捕魚者，總是預先就布置了成見而到網罟來臨時脫逃。這樣，他的嚴厲的捕網，便失去了功效，他打不到魚。

黃河的鯉魚難打，次於馬老漢比七月天還苦惱。這一個經常的苦悶，使貧窮經常的找到他家的門。

據說黃河鯉魚的價值，決定在它的不易捕獲。所以一隻不太大的，中個，要是買起來，也總要出到一元三四角錢以上的代價纔能買到。不易捕，價錢貴。但是減低了收入的最大的原因也還是由於不易捕，或者簡直捕不到。

北方的尖硬的晨風，吹在捕網上，使他的血管一天比一天的僵硬，馬老漢如今是完全老了，連每個毛孔都老了。但是這並不能引起他的頹唐。他每次的拋擲捕網，是以一個姿態，一副精力來對付，從不稍稍含忽。好像他要偷懶一次，或者稍稍鬆懈一會兒，這魚便會從他的網裏溜走似的。

然而，現在連魚也不能打了。臨汾的我們的軍隊退走了那天，風陵渡的渡口便成了一切以軍事為前提的要塞區。在軍事地圖上幾條水牛背都已在紅色的鉛筆圈定之下，記上第幾號高地了。它的高度，和特性都已各別的分錄下來。把它排到戰鬥的列程之內，作了祖國的堅強的守衛。

每天吃着辣椒末，生活並不比往常壞些，而且頂使他驚奇的是他從來沒有以爲自己比現在還有價值過。在過去他以爲這一輩子算交帶過去，完了。成日價祇計算河水深淺、捕魚、賣魚、再捉魚、自家吃不到魚。

而現在他卻幹了對於魚的知識以外的工作。他在做運輸工作。

「我不搬，我的腰痛！」

「不搬也就算……老頭兒多大年紀啦？」

那人隨手還掏出一顆紙烟給他抽。同時還親切的警告他。

「不要抽小粉包，那裏有漢奸屎的毒，在真城就藥死了兩個。」那個人是軍官。

「唔唔……對對對」山西市民層以下的言語，是把一個「是」字連成三個「對」字來說出的。「對對對！」在這裏是表示誠懇和服從，最恭謹的答詞。

在他的生存的記憶上，第一次有過他夙所恐懼的這人會以這樣溫存的直率，來向他談話。而且是爲了防止他的生命、被外來的侵襲所損害而發的，那就更其使他感動。

他想還是搬點東西好，算是對於這種不可多得盛意的一種答謝吧，可是又不好意思。彷彿方纔是說了腰痛了的，何況又是真正的腰痛呢？別到晚上，又是一宿不能睡覺，於是他就立定了，站在那兒陷入極厚的沉思裏去，在那裏想着自己的腰。

從那次起，他就就搬起來了，而且，搬的比別人都特別的勤快。而在河中撐渡的時候，也就特別希望能早些到達，快些回來好再搬。

從前他祇能打魚，現在他可能打敵人了。從心坎裏，他迸出了新的狂喜。

小時候，走在廟裏，他看見了那獐惡的泥像，他想一脚踢過去，可是母親說：「那不成呵，轉轉念頭佛爺都會讓那小冤家頭痛的。」

果然他回家裏就頭痛。

母親許了三道大願，都不好。鄰家說是城隍老爺捉弟子，非應到十八歲當和尚不可的。

母親捨不得，後來親自把每天保準一個蛋的老母鷄，拖在廟裏上過供，還帶了他在廟台前磕了三個響頭，由方丈裏的老香火在頭頂上剪去了三縷頭髮，說是以後傳差票的差官（捉弟子的使者）便不認識了。

從那時候起，他就確認了對於可怕的都應該加以敬畏的那種意念。

傳說的事實中的日本鬼子，比那獐惡的泥像還要可怕吧。而且據說他也有讓人頭痛的那種法力，……

馬老漢常想當一個手榴彈拋出去的時候，一排一排的日本強盜們便要支持不住倒下去了。再不能拿起刀來殺人，再不能把將熟的穀子殘踏在泥土裏去，再不會把小豬用刺刀割得一片一

片的，挑在火頭上烤着吃。日本鬼子就死掉……

山西的軍隊，是以拋擲手榴彈出名的。「率直」戰那年東北軍隊攻打南口，老西們一顆子彈不放，專等對方爬到半山腰，炸彈一個一個拋出去。那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而現在卻是打走日本鬼子。他想像着手榴彈的威力。

馬老漢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價值，除了打魚之外，還有其它的功用，這份功用又是在對付自己夙來以為沒得辦法的東西，而且過往的弟兄們，對他都很客氣親熱，對他都叫：「老漢，喂！」他高興極了。這使他喜悅而且甚至於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回子事。所以，他有時拿起來一柄像山東梨的那麼一隻小圓球兒，在端詳了半天，深悔自己老了，要不然也去扔上他一筐兩筐。「小日本請來吃鴨兒梨吧！」酒灌到喉管裏去，他笑得有點噲噲起來。

他並不能看報紙，他不認識字，也不能理解那報紙上忽大忽小的字兒，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祇能從過往行人的口裏聽到前方的消息。彷彿前方是不利了。

但他對於手榴彈的信念，仍然毫無改變。

敵人已從馬牧近逼到運城，人心有點兒恐慌，風陵渡比以前更兵慌馬亂了。方型的木船在急流上划來划去，把前邊的消息，遲重的帶到後方。

潯關的塵土足足有四寸厚，在飛揚起來的時候，便什麼地方也不管了，也不考慮一下，便

落下去，又覆蓋起來。樹木、河床，都鋪了一層層的塵土。

風砂彌漫起來，是牛羊的夥伴、樹木的夥伴、旅人的夥伴、食糧的夥伴……一切的光與色都被它遮蓋了，一切都是土灰灰的，黃河嗚咽的流去，與河床是同一的顏色。

天、地、河流、是同一塊地氈，這地氈純粹是駱駝絨的。

一天的黃風颳迷了眼，方型木船失去了活動能力。黃河成了絕對的瞎子，連烏鴉也沒有飛過。黃砂把天空充塞起來，彷彿像一隻昏沈沈的柚子燈。

第二天風陵渡就「封渡」了。過往行人斷絕了，對於戰局馬老漢無從知道消息。

馬老漢這幾天，實在有點氣悶呢。真着黃河也覺着比往天混，黃風漫天漫地的颳起來。但是馬老漢也不那麼消極，馬老漢還是把船好好的收起來。

馬老漢的船是老得不鑽洞也要沉了的。幾塊板子都已朽爛，每次撐起來都好像是八隻船，要向八處跑。

馬老漢的船，船頭是方的，相同個大簸箕，上邊用年紅紙寫着——

「虎口銀牙生玉浪，

龍頭金角放光輝。」

橫額寫的是「噴雲吐霧。」

這船也和主人一樣，可算得老當益壯，它居然還能運轉東西，還能担負交通任務。船的桅桿上，頭一個寫的「二將軍開路先行。」第二根上寫着：「大將軍隨意觀山景，」本來照往年的老例，是應該寫成「大將軍八面威風」的纔對，可是今年馬老漢對寫對子的李外橫就說：「算了吧，我這個歲數，還要什麼威風了，就讓我隨意觀觀山景也就算了。」

李外橫說：「好的，好的，可是你這隻船上的對子，我可算包寫了十八年了。跟王三姐守活寡的年頭一樣多」。先不說我寫的有沒有「差訛白」也罷，可是終歸是老老實實寫的呀，也沒有隨意觀過山景呵，哈哈。……」

馬老漢還要說：「你就落筆算了，常言道落筆是文章，也沒有聽我觀觀景緻江山就改姓的。」可不是一句話就說漏了，天機正落在這個劫數上。不想這耗子尾巴就是個「坎」兒，（今年可不是個鼠年。）老鼠尾巴打個結兒，人們掙不過去。

馬老漢看着那畸形的船，不正的船，那順着原來木頭本有的灣形的脈絡造成的船，心中反而不由的愛惜起來。如同一個硬心眼的父親，看見一個在外漂泊了許久的兒子，忽然回到自己的家來，死在他自己的肘臂上一樣。一陣透骨的悽愴浸在他悲痛的眼裏。

這船雖然脫胎換骨的拆修了不知有幾次，也許每個釘也都換過了。但是和骨血一樣，是祖宗三代傳給他的總是真的。祖傳的是不容弄毀的。

老頭兒不能失去他的船。他要失去了船，他也就活不了啦，那是他的命根子。他的生產惟一的一的靠山他的船，是和黃河一塊兒生長起來的，有河就得有船。

噫了的黃河忽然有一天發出奇怪的聲音來。河面上一天有奇怪的聲音在活動，發出卜卜的串響。有的胆子大的出來看，便看見一些灰色的東西，像幾隻大鷺鷥似的在水面急速的游行，南面的河岸上便不時遞出來憤怒的鎗聲。

敵兵的游艇在河面上划行着了，黃河的湍流上從來就不容許過比方型木船速度再快的船隻來駛行。黃河的河面就如一個受污的鄉女一樣，今天在臉頰上沖洗着兩道恥辱的淚痕。船尾攪動的水輪在後面長長的拖引開去，在太陽光下耀起了銀白的閃光。兩岸都鴉雀無聲，也看不見房舍，也看不見樹木。祇有敵兵的小船來回的跑着，也不明白他們的企圖。

從來的像三月天剛開的蝴蝶梅似的灰色的，藍色的，鵝黃色的帆都不見了。背着背揆子的行旅，拖着東西的毛驢，喝吹咳浩咳浩的船夫，搬着白麵的「小櫃」……統統都不見了，遠方吹過來的砂土，將他們平日活動時所殘留下的脚印平伏下去，河岸上肉鬆似的土壤，散布出一種乾燥的氣味在坦散開，非常柔軟，非常和諧，就如同這裏從來就沒有行人走過一樣。

日本兵的牛皮靴子就在這上面踏着，還不時有騎兵在各處亂衝。

敵兵捉住了馬老漢是在當天的下午，敵兵逼着他引路去見村長要糧食。

馬老漢偷觀着一隻眼睛。在那兒想，他媽的真倒霉，領他去見不見呢……

「我長這樣老，還沒見過官兒呢，我上那兒給你找去！」

「不是官，是村長。」

「是長就是官，是官就長不了的，我上那兒找去，我今天五十……都掛零頭了。」他對那個凶狠的日本兵用手比畫着。

「喂，老頭兒，大日本的兵好不好？」那兵不問他要村長了，和他嘻皮笑臉的開玩笑。

「你們對我們好——……苦酷！」最後一個字老人一噲喇，就連一口痰吞進去了，他恨恨地咬着烟管，一面又拍着胸膛壓着噲喇。

那個日本兵勝利的向他的同伴們誇說方纔他用中國話，詢問這個老頭兒的結果。他的夥伴們都嗚啦嗚啦的揚起手喊口號，那個兵像勝利的大將軍似的，露出滿口的黃牙齒，在那兒得意的大笑。

一個瘦瘦的，露出非常疲勞的樣子，坐在石頭上吸煙斗，向這邊不信任的擲過來一個微笑，便用日本話說：

「你不要聽他說就是！……」

方纔那個得意的敵兵，馬上露出一臉殺氣。立刻顯出對於他這真懷疑的態度，表示了難於

忍受的樣子，大聲的喊着：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於是像遭受了奇恥大辱一樣，在地皮上踏來踏去的走起來。一隻手在背後背着，一隻手在下巴那兒撫摩着，神色非常的不對，不知道他在打着什麼鬼主意。

突然的，他走到馬老漢坐着吸烟的那兒立下來，一隻腿翹起，一隻腿灣在地面上，還用手輕輕的着老年人的肩膀。他兩隻眼眶深下去，用中國話，一個字一字的問着。

「你對我們大日本軍歡迎不歡迎？」

大概是怕「歡迎」這字樣，爲對方所不易明白，所以便連忙改說。「歡喜不歡喜？」

馬老漢又輕輕的抽口烟，不緊不慢的點點頭。

那個方纔爲同伴的不信任而煩躁着的大兵，此刻又非常高興，他圍着老人嗚嗚嗚嗚的四圈跳起來。

過去拍那憂鬱病患者的肩膀，又大聲的喊鬧起來。

瘦瘦的臉上還是掛着一副不信任的微笑，不過態度卻比方纔放心得多了。

也許準備還不够充分，一直到現在他們沒有衝過渡口的模樣，他們現在並不敢向遠地去搜索，也不敢向對河去闖渡。他們惟一的工作就是：着附近沒有抵抗的村落追索糧食，或者趁

着暗夜幹了些搶劫和無恥的奇蹟。他們因為渡過來的人太少，所以對於四周的環境卻懷着戒心和怕懼，沒有敢十分的放肆，而且最大的原因，還由於村子人都都逃走了。

船戶們看見方船並沒爲敵人所搜求，有計多大膽的便撐到河心去工作了。敵兵便舉起鎗來打他們，有的眼急手快的，便連忙推過來，有的打穿得厲害的，便滴滴溜溜的在大流上，打幾個轉盤磨，祇有沈落下去，遠遠都聽見了呼救的聲音。

有時對面封渡的哨兵也射過鎗來，所以老百姓們又重新把船封起來了。

馬老漢的船，一直沒動窩。

馬老漢的生活更苦了，但他卻咬定牙根熬住不響。他每天咬了兩個硬饅，喝一點兒開水，便等着自己的軍隊打過來。明知道終久有一天要打過來了。他每天吃兩個硬饅，喝一點開水，他期待着，期待着那天大家一齊下手幹哪。

在一天夜裏，他實在餓得睡不着了，他摸摸坑沿上的饅，連個渣兒也沒有了。他披着衣服，趁着月光，他想到船上坐一會兒吧！其實這一切的舉動，都是無意思的，不過因為沒有事可作，而且心情又悲哀的緣故，所以他便溜出門去。

他沒有什麼親戚。或者朋友，他是很孤獨的，他的老朋友祇有一條船。他有什麼內心的隱秘或者是無可排遣的悲痛，他都要向它告訴的。

所以，他拱手坐在上面，望望月亮，看看水，遠遠的天邊，迷迷濛濛的凝浮着黑霧。他撫撫船舷，摩摩放倒了的桅杆，那按照原來的木紋拼起的船艙。不由一陣難過，老眼竟留溼潤起來。

他想真是越老越沒出息，還是回去吧！……回去也許就睡着了。

他又望了一下天上的月亮，遠處的天雖然混沌，但是月光非常好，飽滿而且清亮，完全是北方原野的理想月光，月光照在河裏，也閃着銀色的鱗片。

唉，多少年沒有這樣好月亮了。

他把船上的纜繩仔細看了一下，立起身來想走。

忽然遠遠的有塔塔的踏步聲，本能的他想蹲伏下來。躲閃起來，以觀究竟。

但是他沒有，我這大一把年紀了，怕什麼的，還是回去睡覺吧。

月光照着他來時的脚步，在河岸的灰塵上一個黑點，一個黑點的拖開去，其餘地方，一點痕蹟都沒有，祇彷彿是一張一張褐色的水牛皮襪，完整的鋪開，向遠處鋪開去。

脚步聲，越來越近，他看不出是什麼人來，祇看見兩個人影，一搖一幌的。他急於要回去睡覺，也沒有心腸細看，他向回家的路走去。

但是人的脚步聲，却向他追趕過來，而且哇拉哇拉的向他講着他頂頂憎恨的那些話。他有

些恐懼，又有些悲哀，自己後悔不該半夜裏出來。

「你的——老頭子？呵，呵，你是那個老頭子，你……哈哈，你，領我們去找花姑娘去吧！」

「哈哈哈哈哈！」另外那個敵兵也大笑起來，玩笑的向對方的腦上打了一擊。

「你呀，你……濟國佬！」他個像個啤酒桶的矮一點兒的兵，接連的打着飽咯，制止胸膛積存的東西，不再嘔吐出來。他吶吶的喝咧了一通，纔一手拖起他的同伴，一手拖起老頭子，「看月亮去，看看唐月亮！中國的月亮是和支那的女人一樣好。」他踉蹌的向前跑。

他回過頭來，問老頭子。

「你的船，有！」

老漢不作與回答，一直沒有響。

他們跑到船上，坐下來。

老頭子看他倆坐下來喘氣，他用半個眼睛在看他們。

「把船放到水裏去！」

那個啤酒桶樣的兵命令他，

「到水裏去！」

「不能，我一個人推不了這船的！」馬老漢陰鬱而且固執。

「你推！」

「不能，水溜急得很，我們三個都要淹死的！」

「我們情願淹死！」那個兵把對方一推，互相的對看了一眼。他倆是游水的老手。

「你推！」

「不能。」

「推不推？」

「這船不是一個人推得的！」

「我們幫着你，行不行？」

「不行！」

「我喝醉了。」

「不行？」

「行不行！」那兵拿出了鎗。「我喝醉了。」

老頭子很平靜的把船推下水裏去，他忽然的想笑。

他隨着那船順着水溜順下走，他想大聲的像年青時撐船一樣，吆喝一通。或者說些個禱語

，像旁邊有他合手的推船的伙伴一樣。但是他沒有，仍然很認真的說一次。

「溜大，你們可要死的！」

兩個兵並不聽他的話，「推呀，這老滑頭，你推不推！」

「反正你們要死的！」老頭子陰的謔說，但是馬上又縮住了，他很快的去推船。

月光照在水上面，白花花的一片汪洋展開去，被地平綫的雲角吞食了，雲裏也閃起水星。

船在水面上浮起來了。

「好呀，好呀！」

船流的更急了。

那兩個兵就更高興。他們大約都是過慣了都市生活的傢伙，他們要求在體力之內配合起一種現代的刺戟。彷彿必須有狂風似的律動，機械的律動，滲透在他們血液裏，他們纔感覺到深的肉體的痛快。

船完全流在大溜裏了的。

兩個敵人像兩根黃色地蘿蔔一樣在船板上轉。他們倆一並排的在模仿日本舞蹈的那種偶人的動作，而且得意的笑着。

船在打旋了，他倆跳得最歡，他倆是游水的能手。

船在像一條打滾的落葉一樣的轉了，他倆還在跳，彷彿就在水面的旋渦上他倆也一定要跳一樣。

忽然一聲狂笑聲，在半空中扯起。馬老漢毛骨聳然的笑聲扯起來了。

「哈哈哈哈哈！」

像屋瓦的磔裂……

「哈哈哈哈哈……」

像年老的古樹的崩折。

「哈哈哈哈哈……」

馬老漢從心裏、眼裏、口裏、淚裏、和血裏一齊都笑起來了。他的最後的一縷生命，都化作笑聲，尖銳的衝散在天空。

「哈哈……哈哈……」

兩個敵兵，這時候，纔像大夢初醒似的，想起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大溜在渦旋，他們就在渦旋裏。他們不再笑了，立刻慌亂的跳下水裏去，想逃命。

渦旋裏？逃不了命的，就是魚也得丟下兩片鱗片，纔能轉個身。

「哈哈……」

一種復仇的和對於生的抗議的連串的大笑，還在河面上浮搖。

「哈哈哈哈哈！」

一個白髮的老人立在船面上大笑，血和淚，天空和河水交流的大笑。

「哈哈哈哈哈！」

那條黃河面上，巨常浮載着的生命的破船，從此被一條捲起的水舌，舐食了一下，便什麼都不見了。

但是水面上還扯起那一道慘笑，好像那一切銀色的月光，都是笑聲的實體，灑落在水上、沙上、土上和天間，三個人便立刻不見了。隨着笑聲滾到水裏。

從那之後，每逢天陰的時候，或者有月亮的晚上，人們常常聽見水花上泛起了森人的笑聲。過往的舟子們，在夜裏常常聽到的，而且互相的傳播這個消息，他們說水面上有不瞑的亡靈在扯起復仇的大笑。

直到風陵渡克復了重新在我們軍隊的手裏之後，據說這笑聲，忽然的就沒有了，舟子們互相的傳詢，都說是的確是沒有了，從此馬老漢的故事，祇在昏燈暗夜的晨光裡被年老的婆婆講起。

舟子們，行人們，士兵，每次通過了這個地方，便沒有什麼奇事好講，祇看見那交叉的雙

葉，還是以那古老的姿態在那兒不變的站着。如同它就是黃河生命的看守者。在黃河一天沒有劇烈的變更的一天，它是永遠的保有了它的最高的神祇的地位的。

「生新」

張天翼

那位李先生剛到這中學校——那你一定會覺得——他這付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麼也調和不起來的。

來找潘校長的時候，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吃了一驚！怎麼，這然而李逸漢先生用種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

就是那位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漢先生麼？

潘校長：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如今可醒來了。我真要感謝日本

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裝大衣，強盜，要沒有他的砲聲震醒了我，我還在那裏

，他那兩口重甸甸的小皮箱，做隱士哩。」

都是灰撲撲的樣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臉子有點黑。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修臉：下巴上豎

做隱士哩。」

出了一根根的鬚梗子，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竟看出來的時候，他就說得很快，突出的顴骨上

得上有五十的年紀。連他那付近視眼鏡——都有點發紅。有時候他忽然打住，好像一下記不

顯得給風塵油黃了，好像那些整年不措的玻璃起來似的。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又性急

衝一樣。地說了下去。老潘知道逸漢有滿肚子的憤怒。

你要是讀過他幾篇精緻的小品文，你要是可老潘覺得他這老朋友平常修養得太和平，太

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不會使性子，現在要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

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

，看來他祇是表現了急躁。

李逸漢在敵人離家鄉祇有六七十里時候，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他平素每年能收七百担租穀，今年可完了。他把她們兩母女安頓在岳家——在浙江南部一個什麼鄉下。他一個人跑到這裏來找老朋友。

「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我是決定了的：我要到這後方來做點工作。我要開始我的——我的新生！」

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圖畫課的缺，就答允擔任了這一門課：他認爲他應當附帶找這麼一個職業。

「啊呀，」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你居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我真覺得有點惶恐的樣子。……」

可是逸漢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

「笑話！……現在的逸漢不是過去的逸漢。過去的逸漢在那裏學陶灌，而現在的逸漢呢——是墨翟。我要工作，我要吃苦。千千萬萬的人都在那裏受苦受難，而我——而我——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

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療養室撥出來——請逸漢先生住進去。於是逸漢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參加這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並且替他們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他還打算多畫些畫，有宣傳意義的畫。

「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他很性急地對學生們說，手指莫明其妙地亂動着。「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寬

大，和平。而敵人呢——獸性，殘忍。我們不單是爲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並且是爲人類的莊嚴而奮鬥。」

他不安地在圖畫教室裏走來走去，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他全的力氣全都聚在他那隻右手上，一把抓着拳頭一會兒又放開。他臉上有點發熱。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

幾個學生都緊瞧着他。他掃了他們一眼：

他視線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隻眼睛——他覺得似乎竟撞出了一種響聲。於是他躲避似地走到窗子跟前，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

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校園裏的枯枝上，綴着些烏鴉，在冷風裏面搖幌着。現在還不到五

點鐘，屋子裏已經很黑了。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線青灰色的冷光，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他每逢工作得疲倦了，總得在他書齋窗邊站這麼一會，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就是到了冬天都也碧綠的。

「那棵臘梅總已經開了花吧，」他對自己說。

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向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馬上又着手來校正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誰也不能夠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誰也不能關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

而這裏呢，完全是一種新環境。

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連他自

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連他

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怒——也不是那種火熱的憤怒，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變成了一種跟憂鬱滲和起來的東西……

爲了要避免這些不快的感覺，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

「真的，爲什麼一定要把四點鐘課全都排在星期三下午呢？」

後面有哪個學生「嘶！」的一聲：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擤鼻涕。他吃了一驚，慢慢轉過身來。臉上帶着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一

個自愛孩子剛剛哭過，又在生客面前露了臉似的。

他搭訕着問：

「你們對於——呢，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

幾個學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們二三年級的畫圖是選修，」逸渡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喚醒一般民衆。祇要畫得人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術很「稚」也不要緊，橫豎現在是——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

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大概在那裏交換眼色。隨後一個剪和尚頭的學生把屁股稍爲掀

—— 267 ——

一揪，來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麼些宣傳畫呢？——是不是藝術？」

「這不是藝術！」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

「是不是一切的宣傳畫都不是藝術？」

做先生的有點可憐那個學生。唉，連這也要問！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釋了一回。宣傳品就是宣傳品，絕不是藝術。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目前我們所需要的——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喚醒國人的東西。他用右手在空中斫着，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

「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敵人用大砲來轟我們，我們也用大砲去回答他們！現在頂偉大的最前線的抗戰軍人，而頂沒有用的就是

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我們應當趕快暫時拋棄藝術，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

「李先生！」——這回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不欠一欠了：祇坐在畫架前面乾叫。「那麼柯勒惠支的那些連環圖畫，蘇聯的許多木刻——都是有宣傳意義的，那些東西算不算藝術呢？」

「這又是魯迅的信徒！」李逸漠想。

他們師生互相訂着。一陣難堪的沉默。屋頂上有烏鴉飛過，「哇！」的一聲，好像牠老早就在旁邊偷聽，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麼一聲喊似的。

逸漠先生猜到他自己臉色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因為有一個學生發出了一聲輕笑，而且向窗外敵了一眼。於是這位當先生的也

拚命擺出一付微笑來，表示滿不在乎。可是一開口——自己都覺得聲調不大自然：

「關於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唔，這是一時說不清楚的。這個這個——一個美學上的問題。藝術之所以成其爲藝術……講起來複雜得很。……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我慢慢地幫你弄明白。」

然而那個和尚頭一直沒來找過他。祇是每逢星期三下午，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那些問題呢——可絕口不提起了。

一般學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似乎是把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又似乎是看他不起。有時候有個把學生來請他替那個小刊物寫文章，請教他要怎樣編排才好看。他們總是一談完了事務就走掉的。

他走過有學生的地方，常常聽見後面有人

說：

「這就是李逸漢！」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還是一種諷刺。

他們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那是個小個兒，臉上有幾顆麻點。他管的事情很雜：又是什麼座談會，又是什麼讀書會，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的——一會兒是談達姆彈之類的通俗文字，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他看見了逸漢先生，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

老潘有好幾次對逸漢先生談起他：

「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人又熱心，又虛心。他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你

願意跟他談談麼？」

「我想那位陳先生大概很苦的；他生活枯

叫牠灰色症。……我真悶得慌。……我們出去吃點酒罷。」

躁得很。」他停了會兒，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你們在生活上正是同調哩。」

「好吧，」那個靜靜地點一點頭。「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我有心臟病。……要不要再找個人陪你呢？——呃，找陳先生來好不好？」

真的。老潘在這張校長椅子上——一坐就

是十九年。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成天

「他會吃酒啊？」

到晚都默在學校裏，過着他的刻板日子。彷彿

校長先生苦笑着搖搖頭。然後帶着幾分抱

也祇有這麼一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

歉的臉色說：

，才配得這灰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全都是這麼一付勁兒。

「我們這學校裏——哼，恐怕祇有章老先生會喝幾杯。……」

有一個星期六傍晚，逸波先生到底忍不住了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

「就找他來罷，如何？他這個人有沒有有一點風趣，」

「老潘，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這就是單調症。再不然就

「風趣？」老潘笑了起來，「八個大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接濟又用一種校長的口氣談到那位章老先生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也或許是個飽學之士，一筆字也寫得挺好，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有一次一個學生作文上有「目的」兩個字，他老先生就大發脾氣，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老潘攤開兩隻手在膝頭上敲着：

「請你看！——這樣的師長，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這裏有一位大紳士替他撐腰，這就是我們的神聖教育界！老實說，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算是好的哩。你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根本不打算在社會上做點事。你要做事你就得遷就，低頭，忍氣！……」

那個打了個呵欠，拿一根烟來點着，帶種憐憫

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够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一跟他談到時事，談到抗戰呢——哼，他簡直就是漢奸理論！」

這晚這一對朋友在一個館子裏坐了兩個多鐘頭，逸漢先生一個人喝了一斤黃酒。他不斷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子裏篩着，不斷地啜着，他那張瘦臉越來越蒼白了。

那一個耽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壺：

「老潘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個酒徒對人說：『熱酒傷我的肺，冷酒傷我的肝，而不吃酒呢——傷我的心。我寧願傷肺傷肝，而不願傷我的心。』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你們不會喝酒——我真替你們悲哀。」

於是他大聲吸！一口。還嚙了嚙嘴，很舒服的樣子把身上往椅背上一靠。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眯着，不過眼眶有點發紅，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了的。

便談談，吃點酒。……我酒呢是吃不多的，我祇是愛那吃酒時候的風趣。……呢，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你進過酒店沒有？」

「沒有。」

「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吃這裏的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這裏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是——而竟還可以。……老潘你倒嘗一口看。你應當品一品這個味道。……」

那個給逼着喝了一點兒，很慚愧似地說：

「噢！你應當去坐一半的！」逸漢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那些酒客——那種那種——唔，那才真是會吃酒。一塊蘿菔豆腐乾，兩碗還年，他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你不該不去了解了解那個趣味。」

「我從前倒還喝了一點。不過也辨不出好不好。」

他閉了眼睛，累了似的噓一口氣。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專爲他喝酒用的精緻磁器。又想起

「這個——要比到我們家鄉是比不上。我家裏有九罇陳紹酒，據說是陳了六十年。六十年雖然不見得，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我常常邀幾個朋友到我們那個鎮上來小住幾天，隨

他那盒圖章，他那些書籍跟字畫。忽然他又記起他鎮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金石家——如今可不知道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

他又噓一口氣。他忍不住要說話，談起

他的家庭生活，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她。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祇有時候聽見外每逢他一喝酒，就得上邊俯下身去，把她的嘴湊到他杯子上呷這麼一口。而他的太太在就旁邊帶笑地罵：

「看這小鬼！」

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耐心耐意聽着。逸漢先生雖然猜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積壓着許多東西，不拚出來就不舒服。

可是他一陣頭暈。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額頭伏了上去。

「醉了吧？」那個問。「我們就回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

別的顧客都走掉了，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

逸漢先生忽然抬起頭來：

「呃老潘，你太太是住在岳家還是住在你自己家？」

「自己家裏。怎麼？」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說。「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我不反對結婚。但是岳家——岳家——唉我真怕他！」這裏他把眼睛張大了些。「我要不是家鄉失陷，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岳家，岳家——從岳丈起，直到小內姪為止——沒有一個不卑鄙醜態，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像個人的！……她——她——」

封信……發牢騷……訴苦……娘家住不慣……

要來。……我怎麼辦呢，我！她們來了生活怎

麼辦呢？她們做什麼工作呢？不做工作——到

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我要不是爲得想做

點子工作，鬼才跑到這地方來！這裏——這裏

——這樣一個死城！一點沒有生氣！灰色！……

……

他們是九點多鐘回校的。街上的店家早已

經把排門關得緊緊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的樣子。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叫人

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黯慘些。

逸漢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

他的心就往下一沉。

一間孤零零的屋子。好像除開了他逸漢先

生而外，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的。

四壁都粉成檸檬色，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

。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什麼裝點，祇有簡簡

單單一點家具，一點必要文具，其餘就該算到

他那兩口小皮箱。雪亮的電燈照在這麼一間屋

子裏，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他得開始他的「

新生！」

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他覺得他自己是個

孤獨者，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誰都不來關

切他，誰都不來照應他。這真是他有生以來頭

一次碰到的怪境遇。他小時候有母親，有姊姊

，後來有太太：都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

要什麼。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聚集在他四面，

把他當做一個中心。而現在呢？——

「我恐怕是在做夢……」他糊里糊塗地自

言自語着。

他希望這一切都是一個夢。一醒來——還是在家裏，在自己那張軟綿綿的暖烘烘的牀上。牀旁邊茶几上，已經放着一壺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還有一聽老砲台，一部梅村家藏稿。他女兒就得拿一支煙送到他嘴邊，替他點上火，並且孩子氣地笑他：

「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

仍舊照每天早晨一樣——窗幔子打開——大半，讓外面的陽光照進來，稀稀疏疏的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他仍舊照例要躺在那裏抽完一支烟，看了吳梅村幾首詩，這才慢慢爬起來。

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照舊那麼和平，一點火氣都沒有。

「那樣靜恬的世界，說是竟有戰事發生，

這真太不可想像……」他想，「這個夢真長。

……不過南柯記裏那個蘆生——唔，夢裏有幾

十年……而其實，而其實——一下子……」

他打了一個瞌兒，打袖子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抹了抹嘴。他還坐在校長室裏那張舊沙發上，不肯回屋子裏去。校役們都已經睡覺，

老潘親自替他到廚房裏找開水去。

於是他拚命去鎮定他那昏亂的腦筋，要把這弄得清醒些。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現在他這個夢是什麼時候做起的。

蘆溝橋事件一定祇是一個幻境。……馮職就更加沒有這回事。……

那麼九一八呢？——這個他可要想想看。

還有一二八呢？我們中國就丟了這麼四省，一

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者一點打擊麼？這裏他堅決地站了起來，用手絹使勁抹抹嘴，拿十分果斷的精神告訴自己：

「不行！不行！九一八也實無其事，一二·九」

八也實無其事。現在總還是——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

「替你沏一壺濃茶，逸漢！」老潘很高興的走進來。「你先吃一點八卦丹罷，怎麼樣？」

逸漢先生嘆一口氣，從那個手裏接過一小片八卦丹來，不經意地放到了嘴裏。他重新坐了下去。手指摸著石邊太陽穴——正在那裏一跳一跳的。他帶着一種懺悔的神情告訴那位老朋友：

「剛才我真不知道想了些什麼！我太敏

感，太多幻想：近來我神經上似乎有點癱了

「你還是早點去睡罷。我看你喝得太多了

「那不相干，」他有點不耐煩地答。「你

不懂得我——我的那個……」

看了看校長先生的臉，他收回了他的話鋒

。他倆還是五四時期在北京的時候做起朋友的

，以後可就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發展。如

今——逸漢先生認為他一眼就把老潘認識個徹

頭徹尾，而老潘對他逸漢先生呢——根本就一點也不了解。

然而這全校，這全城——就祇有老潘邊陪他談幾句。他永遠祇對着老潘那張長長的老實的臉子，永遠祇聽見老潘那付高亢的嗓音。這

就好像叫你餐餐吃這一色菜，天天吃這一色菜，不許你換一換口味。他盼望有個把別的同学來找他，哪怕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也好，甚至於那位章老先生都歡迎。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會生胃病了。」

從這個星期以後，逸漢先生每天都要喝一點老酒，不是上館子就是叫校役去打。而總是找老潘陪他。有一次他竟幾乎發脾氣地大聲問老潘：

「這裏就簡直找不出一個吃酒的人麼，除開那個什麼章老先生？連學生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連在校役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

跟那位小個子陳先生總算是認識了。那完全是個沒有趣味的伙，祇知道忙着一些事務

，祇是跟他談起怎麼改進那個小週刊，祇是要求他多給一點作品。一談了正經事，就恭恭敬敬點個頭走掉，好像生怕人家抓着叫他喝酒似的！

「這究竟也是工作，」他告訴自己。

雖然他不大愉快，可到底也在酒後畫了一幀漫畫：一個軍人跟老百姓牽着手在那走路。

他題好了標題——「軍民合作，」忽然又覺得有點慚愧的樣子。他躊躇了一會，決計就這麼不署名的交了出去。

「糟糕糟糕！」——他一看見那刊物在他漫畫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就突然有種被人打了一個嘴巴似的感覺。「竟登出了我真名字，那些混蛋！從此『逸漢』這兩個字就不能見人……逸漢畫出這樣的畫來！……噯，真混蛋！」

真混蛋！……」

他覺得陳先生他們在故意破壞他。而那個勇和尚頭的學生顯然跟他們是一夥的。這次星期三在圖畫教室裏——那個學生公然還求李先生再給點稿子哩。

「沒有！」李先生冷冷地答。「我近來心境不好，什麼也弄不出！」

一下了課——他就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裏，在老砲台烟聽子裏拿出一支白金龍來，躺在牀上抽着。一份當天的報紙煞地掉到了地上，他也沒有去檢。這是他自己掏腰包定的一份報。學校裏雖然有七八份報紙，可是全都陳列在閱報室裏，總是好幾十個人攬在一起看。這個他可弄不慎。

學校裏什麼習慣都這麼跟他合不來，好像

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廚子實在頗當判他幾年徒

刑才對：老是那幾樣菜，老是那麼淡而無味。

逸漢先生不願意在飯廳裏跟大家一塊兒吃，吩咐他們單開到他屋子裏，他們就更加欺侮他，叫他一看見那份飯菜就生氣。早起想要喝點茶呢，總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够把校役喊來。而茶葉——他親自去買來的據說是頂好的祁門，泡出來祇是一味的苦澀，沒一點香味兒。

「真奇怪！」他把手裏的烟一摔。「他們在這裏居然生活得那樣起勁，那樣快活！」

他伸一個懶腰，起來呷了口冷茶，把茶杯生氣地往桌上一頓。

嗨，喝幾杯去罷，於是鎖了房門走來。

找誰同去呢？又是老潘——逸漢先生躊躇

着。一想到那位校長先生，他就有一種很奇怪

的感覺，彷彿剛剛吃過什麼太甜了的東西，從食道一直到胃裏都膩巴巴的很難受。

他這就放慢了脚步，裝做散步的樣子，裝做是無意中踱到校長室裏去的樣子。

校園裏的一排柳樹開始在那裏抽芽，給黯紅色的雲彩照着，望去就好像是一塊弄髒了的綠色紗布。灰色校舍也彷彿給紫色的水沖洗了一遍似的，顯出一種怪不調和的顏色。

可是籃球場裏發出了歡天喜地的叫聲。還有些學生在那裏起勁地唱大刀進行曲。教職員宿舍裏也爆出了幾個人的笑聲，隨後就顯出了

一句話——

「一般老百姓怎麼會懂你這些抽象理論呢

……」

這大概又是那位小個子陳先生！這大概又

是在那裏談什麼事務！

逸漢先生故意走近那熱熱鬧鬧的窗口，向裏面瞟了一眼。也許陳先生會發見他，會請他進去坐坐。他步子放得更加慢，低着了頭，好像在量這條小路的尺寸。有一剎那——他竟想要打破他的慣例，竟想要自動闖進陳先生屋子裏去。

不過他可沒有停腳。

「爲什麼他們不來找我，倒要我去找他們！」

就這麼着，這天晚上吃酒的時候，仍舊是那一味老菜——那個老潘。

「我這裏真住不慣，真無聊！」他埋怨地瞅老潘一眼，彷彿這都是老潘害的。「我實在想要走。……但是走到哪裏去呢？——別處又

沒有朋友，生活又成問題。……活活把我卡在這裏！……」

他一直沒有寫文章，也沒有畫畫。他心境不好。自從認識了那位章老先生，他向那位老先生借來一冊石印本的石鼓文，每天就臨臨帖。

章老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背有點駝，腿有點癩。照逸漢先生看來，那個國文教

員並不像老潘說的那麼可憎。而且有些嗜好還跟他逸漢先生相同：也是歡喜買買碑帖，也是

歡喜玩玩圖章。他們在教員辦公室彼此談到各人對泰山金剛經的愛好，簡直非常投契了。

「這種石刻我已經搜羅到一千零五個字，

」逸漢先生說：「易培基也沒有我藏得這樣多。但是現在——」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現

在不曉得是燒掉了還是被日本人拖走了。」

「所以囉！」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來，輕蔑地眯着一雙眼睛。「我也灰了心，近來也懶得去找這些東西了：當這個亂世有什麼好談的！這真是個劫數！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硬要攪出這樣一個戰事來，唉！」

逸漢先生很有禮貌地微笑着，試着提出他的反駁來：

「然而人家來侵略我們，我們如果不抵抗……」

「嗯，抵抗！」那個把嘴角往下一彎。「抵抗得人家厲害！抗得人家厲害！——徒然自討苦吃！」

「那麼，我們難道讓日本人來佔領中國啊

「到也不是什麼讓……總之——總之——」
「你打人家不贏，何必又自討苦吃呢。你——犧牲反而大。……」

「怪不得老潘說他是漢奸理論！」逸漢先生想。

那位老先生一個嘴上綴着一泡白沫，他用小拇指的長指甲把牠掏掉，又憤激地說：

「譬如——日本鬼子到的一些地方，先倒也好好的。然而後來來了遊擊隊，又有了反日分子。好了，這樣一來，日本鬼子自然就去搜捕，殺人，弄得老百姓不得安業。……遊擊隊有什麼用處呢！打又打人家不贏，這裏闖一下，那裏闖一下，等人家大隊人馬來了，他就一走了事。日本鬼子一搜索，這個地方的無辜良民倒弄得個玉石俱焚。……」

「但是根據許多消息，老百姓倒是很歡迎遊擊隊哩，」逸漢先生還是微笑着。他覺得這場辯論很滑稽，覺得自己是白費唇舌，可是他忍不住要說幾句。「有許多地方的遊擊隊，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自衛隊；他們不甘心袖手看着自己家鄉受糟蹋。」

「哼，自衛！哼！你有大砲沒有？你槍械比不比得上人家？……自衛！自衛！——倒把地方上弄得亂糟糟的！」

——照你這樣說法那麼我們老百姓就該在敵人統治之下當順民，當漢奸了！——不過逸漢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於是他念頭忽然觸到那個週刊上的一篇論某種漢奸；這一定就是針對這位老先生的。現在他一親耳聽見對方那些論調，這才感到！那篇文章的有力，而且非

常痛快。

逸漢先生性地點了一支烟，性地坐到

一張椅上。他覺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憤懣而發抖

，腮巴上也發起熱來。就是站在爲類的立場

上，他也該給這個姓章的一種反攻。他想要告

訴對方一點普通常識，一點真正的事實，想要

證明我們的游擊戰給了敵人一種怎樣的打擊，

把敵人的後方變成前方，說明敵人佔了我們幾

個大城市的沒有用處，他覺得就是措詞不客氣

一點也不要緊，他甚至於不妨嚴厲地這麼教訓

那個老朽：你應當曉得這是個苦難的時代，祇

要是個中國人，祇要是個够得上稱做人類的

人，祇要不是畜生——就該咬緊牙關去奮鬥。

然而他沒有開口。他不慣於跟人在這類題

目上爭論。況且這些話並不是他獨創的見解，

叫別人聽了會冷笑——

「哼，逸漢先生祇會拾人牙慧！」

他還聯想到服爾泰那句話：「頭一個拿花

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癡。

而他逸漢先生的這套理論呢——正是論某種

漢奸那篇文章發揮過的，並且說得十分詳盡，

十分精到。

「那個週刊——章先生看不看的？」他

問。

「白話文我看不懂！」

隨後兩個人都不言語了。逸漢先生想要走

開去，可又覺得不大禮貌似的。他時不時對門

口瞅一眼，希望有第三個人走進來——把這裏

的僵局打開一下。他發見別人正緊瞧着他手裏

的烟，叫他意識到了什麼，這就掏出烟盒來敬了對方一支。

那位老先生點了火抽一口，又把這支烟伸

得遠遠的——隨着眼睛看上面的牌子。那張糊得緊緊的紅臉也慢慢鬆弛下來，祇是焦黃的手指還緊緊夾住了紙烟，生怕牠逃走似的。一抽起來就很響地吸一口氣。

彷彿爲了享用着別人的東西就不得不客氣幾句，章老先生就問到他一天要抽幾支，接着又提到了酒。

「聽說李先生也喜歡吃幾杯？……」

「是啊。」逸漢先生趕緊回答。「祇是我不到一個酒友，」他用種期待什麼的眼色釘着對方。

「唔，哪一天要請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

。」逸漢先生提議今晚權且去上一上館子，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地又說：

「今天我身上不便。……本是應該由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然而家裏沒有預備。」

然而還是給邀到了一家天津館子裏。李先生帶了錢：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講什麼客氣的。

他們做了酒友。他們常常去吃那些小店。

章老先生總是「身上不便，」並且也從來不邀請別人到他家裏去。逸漢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府上去，還是爲了送還那冊石版文。從下午五點鐘到了七點半鐘。女眷們在安地陪里咕嚕，有時候在門窗縫裏張一張。臨了還是客人把主人邀了出去，一到館子門口——章老先

生又忽而要打回頭，因為他忘記了帶皮夾子。臉，覺得對方似乎是用個較長身份來干涉他個

「噯，真荒唐！」這位老先生給邀着「拐人生活，他有點不高興。他用種很自信的神色

一拐地走進這家館子，一面怨埋自己。「本是說明了他的態度：

應該讓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的。……」

「朋友見解不同並不要緊。各人彼此不同，生活倒會豐富一點。要是有許多許多朋友，

一杯喝下去。同時不斷地從逸漢先生放在桌上，而意見都差不多，這單調不單調呀，我問你！

……我跟章老先生呢——除開時事儘有得談的

；談詩，談金石書畫。……」

可是這幾天逸漢先生自己也感覺得到——

他跟他那位酒友已經漸漸談不出什麼勁兒來了

。章老先生總是炫耀他家藏的東西；吳昌碩刻

過一付圖章送他。他還藏了一幅倪雲林的山水

，上面有張叔濟的題跋。總是這一套。

「他吹牛，」逸漢先生想。「怎樣我到他

家去幾次都沒有看見呢？」

「怎麼，你跟章老先生還談得來麼？」

「無所謂，」他說。他瞧瞧老朋友那張長

刺一彈，在桌沿上抹幾抹。

這麼一個朋友——逸漢先生竟跟他結交上

了，這可叫老潘吃了一驚：

「怎麼，你跟章老先生還談得來麼？」

「無所謂，」他說。他瞧瞧老朋友那張長

他不言語，祇把臉子埋到杯子上呷一口酒。他一下記起了他那個孩子氣的女兒，悶悶地噓了一口長氣。

那位章老先生呢——似乎因為老是別人請

他，他爲了要報答別人，爲了要贖他這個做酒友的義務，就不得不想出一些話來替別人解解悶。這就提到了學校裏的事。他用種種可對自

己人談的那付機密臉相，告訴了逸漢先生許多秘密。

原來那位訓育主任有「斷袖癖」而那個體育教員竟跟一個校役的老婆有勾搭。這些事沒一個人知道，祇是瞞不過他姓章的。會計科的人很會揩油！發薪的時候扣除所得稅用郵票來補足零頭，就叫他們得許多好處。

「李先生我告訴你，」他把臉子湊過去，

讓別人剛剛聽見他嘴裏那股臭味兒。「拿薪水呀——頂好是把所得稅的數目先交給他們，你這就可以拿到一筆整的錢。我就是這個辦法。我不要他們的郵票。」

說話的人停住嘴想了一會，臉子更湊近了些，逼得逸漢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讓開一點兒。

「潘校長很相信我。但是近來——他爲那一羣宵小所包圍了。陳先生就是一個。李先生

認不認得那個陳先生？李先生我告訴你，你須好是小心些。他是一個反動分子，那個陳先生。」

接着緊抿嘴點一點頭，又重複了一句——「反，動，份，子。」

這些秘密——逸漢先生認爲是關於私人道

德的事。他沒對誰提起過。

「唉，單調！」他祇是埋怨着。爲什麼他朋友這麼少呢？爲什麼他不得不去找那個老先生，像以前找老潘那樣老是吃這一味菜呢？

他的經常喝酒，他的跟那位酒友廝混——現在好像祇是一種不得已的義務，對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種義務了。

並且這種義務還增加了他的經濟担負。同他請客。他出來的時候祇帶四百來塊錢，如今已經花去了一百多。祇有跟老潘一塊吃喝才可以調濟一下：總是老潘搶着會鈔。

「讓我來罷，」老潘常常說這句話，「你手頭比較困難。」

於是到了這個星期六晚上——他竟誰都不找，一個人上小館子喝了一斤半酒，一回來就

躲到自己屋子裏，把門上了門。

那盞藍泡子的電燈發着青光，跟檸檬黃的粉牆混成一種慘綠色。什麼地方在那裏打更，一下一下的梆聲彷彿敲到了他心臟上。他似乎還聽見了那個更夫的脚步響——在那條又深又黑的巷子裏發出了寂寞的回聲。

逸漢先生照平素那麼躺在床上，抽着烟。

他近來每次喝了酒之後，總是很易感，很煩躁，再也沒有從前在家裏酒後那樣飄飄然的快感了。心上時不時有什麼東西在輕輕刺着似的，一路刺到了鼻尖上。他恨不得跳起來在地下打滾，隨便抱着一個什麼來痛痛快快哭一場。

從前他祇是跟幾個趣味相同的人做朋友。他沒有幫助過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要求助於人的。他從來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孤獨的痛苦，

現在可打得他好苦。

「除開老潘是個恩厚人——還肯照應之外

，簡直就沒有一個朋友，」他很受難地喃喃着

我陷害她的！」

。「我人緣不好。」

手裏的烟掉到了地下，他彎身去檢的時候

想起他當「純粹的藝術家」時候的那種孤高勁兒，他竟有點懊悔起來。可是——唉，以前怎麼料得到會有這樣的戰事發生呢？如今可連那家至親，那個丈人家跟他家的關係都弄不好。

一般親戚朋友合不來——多半要怪他太太的小器。他想起他太太每年親自去收租的那種厲害勁兒。他還想起有一個老同學窮得向他通融十塊錢，可給他太太否決了，雖然當時她很有充份的理由——

他起來把小皮箱開了鎖，拿出今早寄到的

份的理由——

他太太的一封平快。老是那麼一些話，老是訴苦。她甚至於警告他：在娘家這麼住下去她準會吐血。

「接濟朋友本是應該的，」她這麼說。「不過接濟到後來，就好像變成我們的義務了。要是有一次不接濟他，反而招怨。所以還是不

做丈夫的咬着辱，紅眼睛對窗子釘了一會兒。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用力往地板上

要有銀錢來往的好。橫豎我自己過得過，不會向人家去告幫的。」

逸漢先生從前很感激他那個稱明的太太，有時候自己還幫着出一點主意。現在他可認爲一切的過錯——全都在他太太一個人身上，以致害他到了這麼一個地步。

於是他坐下來寫回信。他用老潘送他的那支小紫管，寫着帶李北海筆意的筆字。寫得很慢，不斷地抽着烟，像他寫小品文那麼仔細。他告訴他太太——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苦。然而在這抗戰時期裏，誰也得忍耐。

「吾已道過多次，須忍耐，須忍耐。」歎一口氣，抽一口煙，手上的烟燻得他把眉毛輕輕皺着，一面又往下寫。他說他岳家是一羣庸俗的市儈，祇知道個人利益的傢伙。他爲了怕他丈人或是舅子會拆信，還在信頭上寫了幾個大字：「私拆此信，即是禽獸」——

下來了一個「！」，隨後又覺得這未免太火氣，於是把這感歎號塗掉。

這晚他睡得特別不好。他在反復地想這個問題：

「這戰事要什麼時候才結束呢？要怎麼樣才可以快點得到勝利呢？」

他翻了一個身。下面的舊床褥子硬得他很不舒服，又翻了一個身。兩手放在被窩裏太熱，伸出來可又太冷。他頭部有點發燙，腦筋昏亂得很。他覺得他本來可以把這個問題好好解決的，他的思想本來可以順着一條路前進的——如今這條路上可似乎有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把他擋住了。

忽然他記起歐文的一篇作品：好像有一個什麼人在個什麼山洞裏睡了一覺，外面的世界

已經過了幾十年。唉，要是他逸漢先生也能睡這麼一覺……祇要幾分鐘……醒來走出山洞一看——一個幸福的中國，一個苦鬥了五十年的中國……

「又到了星期日，唉！」

然而他又責備自己：

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一早就出去了，留了個條子叫校役送給他；關於那個週刊要討論一下，希望他下午一點鐘去出席。

「這種想法太消極！」

不錯，他應當拿出一點力量來。他應當去參加這一場苦鬥，叫中國快一點得到解放。於是他想起了阿拉丁的神燈——祇要這麼一擦，

「唔，」他把紙條往桌上一扔。一又是事務，又是！」

就出現一個聽他吩咐的無所不能的魔鬼……一會兒又想起一些美麗的童話：一個天使客允他三個願望。他這就把思緒整理一下，打算具體地提出這三個願望，三個帶積極性的願望。

陽光打南窗外射進來，影子在那裏發抖。校園裏的麻雀嗷嗷地吵着，好像要跟那些學生的嚷聲唱聲比賽一樣：真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高興的！

……

逸漢先生一個人在屋子看看報，喝喝並不好吃的那壺祁門。他似乎爲了一件什麼事在這裏跟一個什麼人賭氣，他誰都不願意見面。

早上醒來已經十點鐘。嘴裏有點發苦。他

「失地裏的那些老百姓——到底怎樣生活法呢？」他問自己。

也許有人照樣做買賣，有人照樣耕地。要是他沒有離開家鄉的話，也許還照樣收得到租，照樣畫他的畫，刻他的圖章；這些跟軍事政治都不相干。祇要不在小品文裏面反日，大概不會受到什麼干涉。

然而他失望地歎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關於敵人暴行的那些事實。

祇有北平——彷彿沒有這些事，他想。北平是和和平平失陷的，那裏就能和和平平處下去。不是有些學者在內地住不慣，又回到北平去了？……

逸漢先生吸一口茶，皺了皺眉。他把昨晚寫的信抽出來看一看，然後往箱子裏一鎖：他

決計不發出去。

「何必再責備她呢，她這樣可憐……」

木椅上坐得他屁股發酸，他往床上一躺。枕頭邊那隻錶在滴滴滴地響着，他腦袋給一下地震動着，叫他疑心這響聲是他自己的太陽穴在那裏跳。他常常在離開太太的時候就專門去想些太太的好處，現在他在記起她的能幹，他對他的體貼。要是她看見他如今這種苦生活——唉！

他的老家變成怎麼個樣子了呢？

「所謂敵人的暴行，大概都是局部的，」他對自已說。

可是他自已也很迷亂：不知道剛才這句話是什麼用意。他想像他太太和他小姐要是還在家鄉裏的話……他全身發了一陣冷。

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躪——不如所傳之甚。可是他又校正自己：他知道敵人如果很有紀律，老百姓也許不會這麼堅決地來起來自衛。

「而我們家鄉呢？——遊擊戰打得很起勁。他常常對老潘說的。」

他又點了一支烟，叫校役來重泡過一壺茶。一面他還很仔細地整理他的思路，不叫牠給別的名開去。他腦子裏像電那麼閃了一下。很快地轉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回家去看看罷……」

據說敵人佔領的地方——起先很平靜。可
是因爲有遊擊隊，因爲要搜索遊擊隊，這就有
暴行了。……他一下子記不起這是誰說的。這
些話似乎很有根據。……

等他記起這是章老先生的理論之後，他就像身子內部突然給人挖空了一樣——突然感到了一種空虛，一種失望。他莫明其妙地憤怒起來，彷彿一個人上了當之後的發脾氣，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

「漢奸！漢奸！」他拿烟的手用力曲着，好像要抓個拳頭而又被一個什麼阻住了似的。

「這個非肅清不可！下午開會一定要提出來，叫他們大家寫文章來攻擊他！……」

他用種很仔細的姿勢弄熄了烟蒂，然後把陳先生那張條對摺了又對摺，弄成很小的一

方，用手指在紙面上摸着。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天上又有一朵
朵的白雲，怕人瞧見牠似的偷偷地流着。屋子
裏的太陽影子就一會兒隱，一會兒顯。漢先

生的臉子也一會兒黯下去，一會兒亮起來。

他搓了搓手，打算寫一篇短文，要把章老

先生那種思想結結實實攻擊一下。可是他沒有

拿起筆來的意思，也沒有動手去構思。不知道

是怎麼回事，他總隱隱地覺得他寫這類文字是

不很合式的：也許因為好久沒有動筆就生疎了

，也許是因為他心境不好，不過也許是因為

——因為寫出來怕人家會發現出他的一點什麼

，會發現他所攻擊的那種東西——正是他不知

不覺有了點兒的東西。

這裏他從袖口裏掏出手絹來抹抹嘴，悶悶

地噓了一口氣。

「真的，一個太冷靜的人，大會分析的人

——往往是悲哀的。」

真的，他對他自己的分析未免太過火了點

兒。於是他拚命去說服自己：他的不動寫那篇

文章並不是別的，完全祇是爲了心境不好。

「嗨，心境真惡劣！」他堅信地反復了一

句。「要回家鄉去呢，除非是回去打遊擊，而

這——我又辦不到。藝術家是沒有用的，沒有

辦法。」

他放心地噓了一口氣。他反正解決不了這

苦悶，就索性走到校長室去。他得想法子排遣

排遣，好好地消磨這一天。他不能讓自己的心

境老這麼惡劣下去。

可是老潘正在那裏陪濟一個客人。他們坐

得很規矩，顯然是不十分熱的。並且一定是

有什麼事務。他們似乎正在談着什麼戰時教育

的問題。

這位逸漢先生帶付滿酒勁兒隨隨便便一跨

進房門，這裏的酸腐空氣一下子可把他膠住了，彷彿他全身都凝固得成了滯巴巴的。接着他感到一種失望。

「我來做什麼呢！」他埋怨地想。「人家正在計議天下大事，你闖進來做什麼！——你難道想找老番去陪你吃酒麼？……」

他對老番打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手勢，一轉身又走出了房門。他走得很快，不過連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裏去。脚步在小石路上性急地沙沙響着。他的影子在地下輕輕顫動着，好像爲了要拼命追着他而很有點吃力似的。

真的。找老番喝酒有什麼意思呢。人家一滴也不肯進口，並且時時刻刻怕他逸漢先生喝多了，似乎生怕叫自己「花」酒錢！

逸漢先生走出了校門。一想起昨晚一個人

喝悶酒，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任聽他那雙腳往東走，任聽他那雙腳拖他往那個酒友家裏去。

有些學生——三三五五地迎面走來，大概是回學校吃中飯的。逸漢先生低着腦袋裝做沒有看見。他總有點不大自然，總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拖住了他，絆住了他：他下午有一個會。聽見後面有誰咕咕咕咕的，接着哄出了一聲笑。他吃了驚，回頭瞟一眼——那兩個學生可已經進了校門。

「哼，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他在肚子裏恨恨地說。「我偏不到會！我爲什麼要聽那個姓陳的的命令嗎？……我不怕人家講閒話；老實不客氣，事路上的事我是弄不來的。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就這樣！難道找章老先生吃

原书缺294--末